



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

宣化老和尚講述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

卷四

◎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講述於

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

開經偈

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

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

爾時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大威德世尊！善為眾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。

「爾時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在大眾中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」：當爾之時；就是阿難說偈讚佛完了之後，滿慈子在大眾裏邊，即刻就站起身來了，露出右邊的肩背。袒，就是露出來。富樓那彌多羅尼，翻譯中文，叫「滿慈」。富樓那，譯作「滿」，是他父親的名字；彌多羅尼，譯作「慈」，是他母親的名字。子，是兒子；他的名字，是父母的名字合起來，所以他叫「滿慈子」。

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」：右邊的膝蓋跪到地下，合起來兩個手掌，恭恭敬敬地對佛說。佛的弟子對佛都特別有禮貌，想問什麼話就先站起來，再跪下右邊的膝蓋，合掌恭恭敬敬地這麼問。現在暹羅、緬甸，他們的和尚都還是這一種的禮貌。譬如：和尚去見上座老和尚，到那個地方，講話不是站著講話的，都要跪到那個地方，右膝著地，合起掌來。對上座的法師來說話，還這樣子！

中國出家人搭衣袍，這右邊為什麼沒有，也就表示偏袒右肩。在印度那個地方，冬

天、夏天都不冷的；所以常常露出來右肩，也都可以的，不會凍著。在中國的地方，非常之冷；如果你常右邊的肩背露出來，就會很容易傷風、很容易凍出病來。所以在中國，就在裏邊穿上衣服；這就是因時制宜：因為氣候的關係、因為地理的關係、因為人習慣的關係，所以就裏邊穿上衣服，外邊搭著衣。

在印度，這個衣沒有鉤環的——這麼鉤著，中國叫「鉤環」；中國為什麼有這鉤環呢？這個來源，就因為中國氣候的關係。如果你裏邊穿著衣服，外邊披著衣，沒有鉤環勾著它，衣就掉下去也不知道；所以用鉤鉤著它，它就不會掉了。這是中國的祖師，因為天氣的關係，發明出來這麼一個辦法。

現在印度、暹羅、緬甸、錫蘭、泰國、高棉，行持小乘教的和尚，衣也是這麼多塊，但是不像中國有這個鉤環。如果到暹羅、緬甸，他裏邊也不穿衣服，披著衣，就算搭衣了；所以它跌下來，他就知道，因為它貼著肉皮子，有一種感覺。在中國，這個衣不貼肉皮子，它跌下去都不知道的，所以用鉤環鉤著它；這是中國當時的祖師，發明出來的辦法。所以在中國的這個衣，和暹羅、緬甸多少有不同的。

「大威德世尊」：佛是大威德的，可以懾服三界一切的眾生、能救拔三界一切的眾生。威，就是威嚴，有懾服一切眾生的力量；德，就是感化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，聞風向化，聽著佛名字，就改過遷善了。「善為眾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」：敷，就是分布開、分析開。演，就是演說。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教化眾生，為眾生演說如來這第一個最妙的道理。

就衣這個「鉤環」的問題，我出家之後，我曾經向中國很多個老和尚、老法師來研究這個問題。我問他們：「為什麼外國的和尚就沒有這個東西？中國的和尚就弄出多這麼一個東西來呢？外國那個衣，就往身上這麼一披，也沒有鉤環。」我問他們中國這個鉤環的來源，是什麼道理有的呢？這些個老和尚和老法師都晃晃頭，不知道。這個問題雖然是很小的問題，但是怎麼來的？都不知道。

以後究竟誰告訴我的呢？沒有人告訴我。我一想，把中國的氣候和印度、暹羅、緬甸的氣候一比較，所以我知道這個來源，是最初到中國的這位祖師，大約因為中國氣候冷，就穿上衣服。穿上衣服，你再披上那個衣，掉了不知道的；所以以後那麼研究，用一個鉤環把它勾著，披到身上，它不會掉了。這個理由，我和一些個老法師、一些個老和尚一提，他們說：「喔！是這樣子！」都說是這樣子。究竟是不是這樣子？這是我這麼想像，大約是這樣子。

這個問題是很小的，但是沒有人知道的；就因為它小，所以就沒有人知道了。我因

為美國人很多人都願意研究道理怎麼來的，所以我現在今天把這個意思講一講，免得有人向我問這個問題。不要問我，我現在把它發表了！

世尊常推說法人中，我為第一；今聞如來微妙法音，猶如聾人逾百步外聆於蚊蚋；本所不見，何況得聞？佛雖宣明，令我除惑；今猶未詳，斯義究竟，無疑惑地。

富樓那這樣子向佛叩頭頂禮、祈請，為什麼呢？他就因為有所懷疑了。阿難現在沒有懷疑了，富樓那這個「說法第一」的人，他生了懷疑，他對佛說的法不明白了；於是乎，他就向世尊說了。

「世尊常推：說法人中，我為第一」：您常常推薦、推選，說：講經說法的人裏頭，我富樓那是第一名，善說諸法妙義。經典若是給富樓那一講，那真講得天華亂墜、盡見蓮華；不像我現在講得乾燥無味，把人聽得都要睡覺了。富樓那若說法，那是微妙第一；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地，善分諸法相。

「今聞如來微妙法音，猶如聾人逾百步外聆於蚊蚋」：現在我聽見世尊你所說微妙清淨的法音，可是我現在好像聾人離了一百多步遠去聽蚊子叫喚似的；佛所說的法，我是格格不入，沒聽見。「本所不見，何況得聞」：這個聾人連看都看不見蚊子，況且再聽得見呢？這一百步遠，你怎麼能看見個蚊子？看不見的，因為它太小了！

法音，就佛講法的聲音。微妙法音，有的人講說：「微，是很小的；這是說佛說法聲音很小的。」這不對的！並不是聲音小，這個「微」，是微細而玄妙，講得最清楚。有的人說，因為什麼他比蚊子呢？就因為佛說話的聲音小，所以他說，像隔百步遠，在聽蚊子叫似的；他照這個字義，就這麼講去了。我以前就好像講過這一句「囙圖吞棗」，懂不懂什麼叫「棗」？棗是一種水果；拿桃來講，就好像桃整個吞下去了，不知道什麼滋味。

有很多「囙圖吞棗」的法師說：「聾的人，你大聲他都聽不見，何況說的聲音像蚊子叫那麼小？」他依文解義這樣講，是不對的！這只是個比喻，比喻富樓那說他自己是個聾子。佛說的微密微妙的法音，就好像離這個聾子一百步遠有蚊蟲叫；那個聾子是不是會聽見呢？他也看不見、也聽不見。又有的人說：「喔！這富樓那是不是罵佛，說佛是蚊子呢？」不是的！不要這樣懷疑！

富樓那是做比喻，比喻他自己是個聾子；並不是比喻說佛就好像蚊蟲似的。這個意思，就是他已經聾了，那麼相離一百步遠，又是好像蚊蟲那麼小的聲音，那個聾子聽不見、也看不見的。這表示佛說的法，太微妙了！妙得太厲害了！妙得到極點了！

所以他雖然在這法會聽見，就好像他是個聾子似的，聽不明白。

所以有的人說：「現在聽經不明白，那真難怪你！你看！富樓那說法第一，他都發生了疑問，都說他不懂了，都說他自己像個聾子。我們現在還可以聽得見？」你不管懂不懂，都可以聽得見；這比富樓那，還勝強百倍。你不要自暴自棄！

那麼他聽不懂，就好像聾人相離一百步遠聽蚊子叫那麼樣子；佛說的法是微妙到極點，所以他不明白。這也就好像佛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二乘人「有眼不見盧舍那」，看不見佛的千丈盧舍那身，他就看佛是一個丈六老比丘相；「有耳不聞圓頓教」，也聽不見佛說的妙法。現在這富樓那，也就有這個情形。所以這並不是罵佛，也不是說佛說這個法他不相信；就因為他聽不明白，所以舉出這個來做比喻。

「佛雖宣明，令我除惑；今猶未詳斯義究竟，無疑惑地」：佛雖然特別詳細地宣說這個妙法，令我富樓那和在會的大眾，把疑惑都除去，使疑惑的思想都沒有了；雖然是這樣說，但是我現在還沒有明白這個究竟的道理，令我沒有一點疑惑的地方。

世尊！如阿難輩，雖則開悟，習漏未除；我等會中，登無漏者，雖盡諸漏，今聞如來所說法音，尚紆疑悔。

「世尊」！「如阿難輩，雖則開悟，習漏未除」：這個「輩」，就不單阿難一個人，還有和阿難同等的這些個阿羅漢。像阿難這一類的人，雖然他們開悟，明白成佛的道理了，可是他們這種餘習還沒有盡。習漏，是多生多劫的習氣和漏；漏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也就從習氣這兒來的。

所以，習氣不是一天有的，是從無始劫以來，生生世世習染來的、學來的，就有種種的漏。什麼叫「漏」？就是煩惱；習漏未除，他的這種習氣煩惱還沒有除盡。餘習，就多餘的習氣，由前生那兒來的，也就和這個業是差不多的性情。

講到這個習，佛有個弟子叫迦留陀夷。迦留陀夷證了果後，有一次過一條河；河有河神，這河神，是個女性的。他要過河的時候，就叫：「小婢住流！」小婢，就是「僕人」；以前中國不是有丫鬟、奴婢的嗎？這就是奴婢。

他叫「小婢住流」，就是說：「你這個小奴才啊！你給我快把水停止住，我好過河！」因為證果的羅漢過河，他有這種權利叫水不流的；沒有水了，他可以走過去，有這種的神通。這一定要河神來住流，所以他到那地方，就叫「小婢住流」。

左一次、右一次，他都這樣叫她，這個河神因為他是阿羅漢，也敢怒不敢言；很多

次之後，這河神就到佛那個地方去控告迦留陀夷，說是：「您這個弟子、這個迦留陀夷，他一過河的時候，就對我叫『小婢住流』。啊！我真是氣得不得了！佛要教化他，不要讓他這麼粗野！怎麼叫我『奴才』呢？」

佛一聽說，就叫迦留陀夷說：「迦留陀夷！你過來！你向這位河神來道道歉！」就是叫他認認錯，再不要這麼講了。你說迦留陀夷怎麼樣啊？他說：「小婢！你莫怪！」他就是因為叫她「小婢」，所以她就生煩惱了；現在他道歉，還叫她「小婢」，說：「小婢啊！你不要怪我！」這樣子，這個河神更氣壞了，說：「您看您這個弟子！當著您，都這麼叫我『小婢』！」

釋迦牟尼佛就說：「你知道為什麼他叫你『小婢』啊？因為在五百世以前，你是做他的工人來著；做他的工人做了很久很久，他叫『小婢』叫慣了、叫順口了！所以現在他見著你就叫『小婢』的。這是一種餘習，以前的習氣沒有改變，所以現在還這樣稱呼你！」這樣一講，這河神才沒有話講了。喔！這原來是一種因果！所以這個事情也就解決了。為什麼總這樣叫她「小婢」呢？就是過去生中所習染來的，他還沒有改變。

「我等會中登無漏者，雖盡諸漏，今聞如來所說法音，尚紆疑悔」：富樓那說，我們現在在這法會裏頭的一切聖眾，都是已經得到漏盡通、已經得到無漏果的人，雖然都沒有這一切漏了；可是現在我們聽見世尊您說的法音，都在這個地方紆擾著這種疑悔的思想，都不明白！得到漏盡果的，尚且沒明白，何況阿難現在僅僅證到初果呢？所以他就開悟了，相信也是沒明白。

到什麼果位算漏盡了呢？第四果。第四果的阿羅漢，叫「得到漏盡通」了；在初果，還沒得漏盡通呢！

世尊！若復世間一切根、塵、陰、處、界等，皆如來藏清淨本然；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，次第遷流，終而復始？

富樓那對佛前邊所說的這一切道理，他都生出懷疑來了，不相信。「世尊」！「若復世間一切根、塵、陰、處、界等，皆如來藏清淨本然」：假設這個世間一切的六根、六塵，和五陰、十二處、十八界這一些個道理，都是如來藏所生出來的法，這都是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，本來都是清淨的。

根，是六根；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塵，是六塵；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陰，是五陰；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處，就是十二處；就六根和六塵。

界，就是十八界；六根對著六塵，中間就生出來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這六識。

「云何忽生山、河、大地諸有為相，次第遷流，終而復始」：所有有相的，都叫「有為相」。既然都是清淨的如來藏，為什麼在這裏頭，又忽然間生出來山、河、大地這麼多有相的東西，彼此很有次序的遷變而流動，終了了又開始、終了了又開始呢？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到什麼時候，是個完的時候呢？他懷疑而請問世尊。

又，如來說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本性圓融，周遍法界，湛然常住。世尊！若地性偏，云何容水？水性周徧，火則不生。復云何明：水、火二性俱徧虛空、不相陵滅？世尊！地性障礙，空性虛通，云何二俱周徧法界？而我不知是義攸往。

「又，如來說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本性圓融，周遍法界、湛然常住」：又者，世尊您說：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，這四大的本性圓融無礙，都是周遍法界、湛然而常住不變的。究竟這又是什麼道理呢？

富樓那大約比阿難或者聰明多少，阿難對這些個問題，當時也想不起來；現在富樓那在旁邊，就生出懷疑，來問這種道理。

「世尊」！「若地性徧，云何容水」：假設地性是周遍法界的話，它裡頭又怎麼會有水呢？土是剋水的，有土就沒有水；土性既然是周遍了，就不應該有水了！這兩種東西不可以合作的。

「水性周徧，火則不生」：若是水性周遍法界的話，就沒有火，火就一定會跑了。因為什麼呢？水剋火，這水、火不能並立，有水就不能有火，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就好像以前佛問阿難，說是「有明則無暗，有暗則無明」；現在佛的弟子用這個方法來問佛了！

「復云何明：水、火二性俱徧虛空不相陵滅」：您又怎麼能說明：水、火這兩種東西都遍滿虛空而互相不鬥爭呢？有水就沒有火、有火就沒有水，若是只有一種可以周遍，我還相信；這兩種東西，根本就不相合作的，怎麼可以同時都周遍呢？

富樓那為什麼沒有問空、見和識呢？這都是看不見的、沒有形相的；識也沒有形相、見也是沒有形相、空也沒有形相。所以他不問這個，他單問地、水、火、風，這都有形相可見的。他就問佛說，這個不合乎理啊！這兩種東西在虛空裏頭，都周遍法界，水、火不能相容的，火大、水就沒有，水大、火就沒有了；您怎麼知道它們兩個在虛空裏頭可以並行而不相悖、並立而不相害？您怎麼知道它們兩個你也不侵犯

我、我也不侵犯你？

「世尊」：恐怕佛被他講糊塗了，或者恐怕佛睡著了，所以他又叫了一聲世尊！「地性障礙、空性虛通，云何二俱周徧法界？而我不知是義攸往」：地的性質是有形質、有障礙的；空的性質是虛通的，什麼東西都沒有。怎麼又說這兩種的性質，都周徧法界呢？若是有地就沒有空，有空就沒有地了；現在佛您講的法，真把我講糊塗了！我現在不知道這個道理，究竟它的旨歸、那個究竟的目的，都在什麼地方呢？

惟願如來宣流大慈，開我迷雲，及諸大眾！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欽渴如來無上慈誨。

富樓那說這一些個理論，他並不是向佛來辯論，的確他心裏生出一種懷疑。什麼懷疑？就是這水、火不能在一起、不能做兄弟的，它不能在一個家庭裏住；這個地和空，也是互相不能相容的——他這兒沒有說風，就說空。這些個道理，的確他是不明白，所以他這才著急了。喔！這得了！水、火怎麼能都一起周徧法界呢？所以他慌上來了，不顧一切地，就向佛來請問，也不管有禮貌、沒有禮貌了！

「惟願如來宣流大慈，開我迷雲，及諸大眾」：我只願世尊您宣說、流露出來您的大慈悲心，開開我的迷雲——我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就好像有雲彩掩蓋住似的。不單我有這種懷疑，大眾都有這種懷疑。

「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」：說完了這話之後，大約他自己覺得或者也有一點過火了，於是乎就趕快地跪倒叩頭，向佛來請問。或者他不像我這個傻徒弟韓光先，磕頭就磕響頭似地。哈哈！他不會磕響頭！（韓光先：「甚麼？」眾笑。）哈哈！你聽不懂是嗎？那我也沒講！

「欽渴如來無上慈誨」：欽，就是恭敬；渴，就渴望。好像自己口乾，渴得不得了，就等著如來用法水來滋潤，等著佛無上的慈悲教誨。

爾時，世尊告富樓那，及諸會中漏盡無學諸阿羅漢：

「爾時，世尊告富樓那，及諸會中漏盡無學諸阿羅漢」：當爾之時，世尊就告訴富樓那，和在會裏頭漏盡的、都到無學位，證到四果的這些個阿羅漢。無學，就是到無學位，得到四果阿羅漢。

「如來今日，普為此會，宣勝義中真勝義性；令汝會中定性聲聞，及諸一切未得二空，迴向上乘阿羅漢等，皆獲一乘寂滅場地，真阿練若正修行處。汝今諦聽！當為

汝說。」

「如來今日，普為此會，宣勝義中真勝義性」：這是佛自己說。我如來今天，普遍為這個會裏頭，宣說最妙的義理之中又是最真的這種道理。勝，殊勝的；最殊勝，就是最妙的。「令汝會中定性聲聞，及諸一切未得二空，迴向上乘阿羅漢等」：令你們現在在會裏頭這些個定性聲聞，和所有沒得到人空、法空這二種，和迴小向大的這些個上乘阿羅漢等大眾。

什麼叫「定性聲聞」？他是得少為足，耽空滯寂；他得到空理了，就不肯向前再追求了。他就認為：我在這個「什麼都沒有了」的境界上，這也不錯！不想再多求了！他知足了，得少為足；所以佛罵這種的定性聲聞，叫「焦芽敗種」。他就是不肯再往前，沒有進取心了；證到初果上或者二果上，他想：我在初果上也不錯了！就不求進步了，在那個地方，做一個消極的分子，這叫「定性的聲聞」；聲聞，就是「羅漢」的一個別名。

釋迦牟尼佛為富樓那和在會大眾宣說這「勝義中，真勝義性」，就是說這個妙中之妙的勝義中的真勝義性，講這個道理。為的令這一切的阿羅漢，都得到無漏、得到無學的果位。什麼叫「無漏」？無漏，就是把我們每一個人所有的習氣毛病完全去盡，也就是沒有一切的煩惱、沒有根本的無明。煩惱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就從「根本無明」這個地方來的；所以若把根本無明破了，人煩惱也就沒有了。我們人所以有煩惱，就因為有這個根本的「無明」。這個煩惱、無明有多少呢？沒有數量那麼多！煩惱和無明如果有形，盡虛空、遍法界也充滿了；就因為它是無形，所以雖然是多，也不覺得它多、也看不見。

「皆獲一乘寂滅場地」：都獲得一乘的中道了義，這個寂滅的道場。寂滅，就是一個清淨的地方；場，是道場。什麼叫「一乘」？就是中道了義、就是實相的理體，也就是《法華經》上所說的「大白牛車」。

在《法華經》上說，有一個很大的房子，房子裏頭住著很多人，就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這房子裏頭。那麼大人都到外邊去工作了，這些個小孩子就在這房子裏頭來玩耍。可是忽然間，這房子就起了火了，大人回來一看，這些個小孩子在房子裏邊還那麼玩得很快樂，也不知道出離這個火宅。

這大人就對這些個小孩子講：「你們快到門口來！我有羊車、鹿車，又有大白牛車！」這些小孩子一聽說有車可以遊戲，於是乎就都跑出來了。跑到外邊，這房子也燒得毀壞了，小孩子就沒有燒死。家裏這個主人一看小孩子都出來和他要羊車、鹿車和

牛車這三車，就給他們買羊車、鹿車和牛車。

這表示：羊車和鹿車，就是二乘人所行的道路；他雖然也是一樣的車，但是不能運載多的物質；大白牛車，就是大乘菩薩法，能以運載一切眾生，從生死的此岸，經過煩惱的中流，而達到涅槃的彼岸，這是「皆獲一乘」。這一乘，就是大白牛車、就是菩薩乘，也就是自利利他、自覺覺他。

「真阿練若正修行處」：這個無喧雜的真正修行地方。什麼叫「真阿練若」？還有「假阿練若」嗎？真阿練若，是無喧雜處，就是沒有人講話，沒有人一天到晚 talk, talk, talk, talk, talk, too much talking. 沒有人 talk too much。有很多人在這一個房子裏頭，像沒有人似地，連蚊子喘氣那麼大的聲音都沒有，這叫「真阿練若」。你們想要學佛法的，我先告訴你們一個要訣；要怎麼樣呢？不要講話講太多了！Don't make too much talking, talking, talking！Make other people cannot get Samadhi。

我們現在這個地方，就是真阿練若，也就是正修行處！你說，我們一早起從六點鐘開始，差不離的，從五點鐘就起身了。起身，洗面、漱口，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——go to toilet（上廁所）；這是誰都必辦的一種公事。所以這應辦的事情辦完了，六點鐘就打坐、meditation。七點鐘就開始吃早餐，到八點鐘又打坐，坐到九點鐘。九點鐘，這是正式要 talking（講話）了，大家練習講法。

不叫你講話的時候，你要講話；叫你講話的時候，你又不講話。你說你這是聽話、不是聽話呢？是不是一個好學生？你自己講了！叫你講話，你就講話；不叫你講話，你就 close your mouth（閉上嘴），這就是好學生！你做一個好學生，就是一個好佛教徒；做一個好佛教徒，將來就成一個好佛。那麼佛還有不好的嗎？不錯了！佛沒有不好的；可是你若不好，就不會成佛的。一定要你先好了才算呢！

我們這兒由九點到十點，學生 lecture finish（講完法）了，十點到十一點，又是打坐，meditation。十一點鐘，這個時候就要幫助自己的肚皮了；如果不幫助它，它也不幫助你，就不叫你好好打坐。它說：「哎！我餓囉！你，你應該叫我吃飯囉！」所以十一點鐘就給它飯吃，像哄小孩子似地，把這個小孩子戲弄得不哭了，你再用功。十二點鐘又開始打坐，到一點鐘；一點鐘到一點半這個時候，又是問問答；由一點半到兩點半，又是打坐。由兩點半到四點半，是 lecture，我就講經了，這時候我上班了！

你們都要好好地學，如果你們不好好學的話，我就要罷工了。現在我告訴你，這部經講到一半，正講到要緊的地方；如果你不好好學，我就罷工，我停止講演了！美

國什麼都講罷工的，我講經，你不好好聽，我一樣罷工的；如果我不好好講，你們也可以罷工的：都可以罷工的！

由四點半到五點半，又是打坐；由五點半到六點半這個時候，又是吃晚飯；七點鐘，晚間的講經又開始了，到九點。我們這一天，你說，真是喘多一口氣的時間都沒有，用功用得這麼忙迫！所以我們現在這佛教講堂，就是真阿練若、就是正修行處；若不是真正的阿練若、不是正修行處，那再就沒有正修行處了！

所以，從今天開始，誰願意講話的人，要少講一點話；不願意講話的人，可以多講一點。這就就是合乎中道了！不要不平均，願意講話的一天到晚都講，不願意講話的一天到晚都不講！現在要平均。美國講平等，我們說話要平等一點，歡喜說話的說少一點；留一點時間，給那個不歡喜說話的人說。你都聽得懂我講話？哈哈！果前真真是有點前進了！有點前進了！

「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」：你好好聽！我現在給你們說法。這是叫誰好好聽啊？就是叫你們每一個人都好好聽，不是單單叫富樓那和阿難。現在我講經，就是叫你們好好聽！

富樓那等欽佛法音，默然承聽。

「富樓那等，欽佛法音，默然承聽」：富樓那和阿難他們在會的大眾等，很恭敬地聽著佛說法的音聲，都不講話了。不單我叫你們不要講話，富樓那和阿難都不講話。欽，就是很欽敬；默然，就是不講話，把口閉上了！Close your mouth（閉上你們的嘴），Hear my lecture（聽我講經），hear what I talk（聽我說什麼）！You don't talk before I talk this time. OK？（這次在我講之前，你們不要講話，可以吧？）

在今天，我很歡喜的。（注：此處有弟子問上人一些事）不要緊，兩點鐘可以了。你不要著急，定定的。你學這麼多年佛法，一點定力都沒有？

今天我很歡喜的，我歡喜什麼呢？我有兩個弟子從非洲飛來美洲這兒，特地在百忙之中來聽經，這足見他們兩個人是很尊重佛法的。這位李家景，他的法名叫果敬，現在在非洲那邊開個紗廠；他的曾祖父，就是中國清朝當過宰相的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。

昨天我這個果地說這位李家景：「喔！大約果松教果敬佛法，令他明白佛法！」這我也很相信是有這一點的關係。在李果敬沒有皈依以前，也就像 Paul Hansen 似的——Paul Hansen 沒有皈依我，到這兒就給我跪下叩頭，他叩頭不像中國人叩頭那麼

不把頭磕響了；Paul Hansen 叩頭的時候，把頭磕得「梆！梆！梆！」很響地——在沒有皈依以前，他就向我叩頭。

這位李家景也是沒有皈依以前，被我這個徒弟果松化導的，也知道見著我就叩頭了；皈依之後，更很恭敬的，所以我給他起個名字叫「果敬」，因為他沒皈依，對我就很恭敬。由非洲到這兒來，今天本來他很沒有時間的，但是他也來這兒聽經；所以，我現在也好像用火箭到月球那麼快，講幾段經給他聽，這也是聽過師父講經了。不然的時候，皈依師父，人家問：「你聽過師父講經沒有？」「沒有啊！」你說，那太抱歉了！我再告訴你們一個：我唯一的嗜好，就是歡喜人聽我講經。誰一來聽我講經，那就是比你供養我多少錢我都高興的；所以他今天來聽經，我是特別的高興！

佛言：「富樓那！如汝所言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汝常不聞如來宣說：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？」富樓那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常聞佛宣說斯義。」

我告訴你們，你們今天趕到這兒來聽經，這個地方最要緊的；所以在這《楞嚴經》裏頭，這個地方很重要的。就是說，人為什麼做了人？為什麼在這個清淨本然的如來藏中，就生出來一個山河大地？這個地方很要緊的！

「佛言：富樓那」：佛對富樓那說，富樓那！「如汝所言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」：好像你所說的道理：在清淨本然的如來藏裏頭，為什麼就生出山河大地？

富樓那以前他是這樣問的：「世尊！若地性遍，云何容水？水性周遍，火則不生；復云何明水、火二性俱遍虛空，不相陵滅？世尊！地性障礙，空性虛通；云何二俱周遍法界？而我不知是義攸往！」佛現在就答他這個問題。

「汝常不聞如來宣說」：佛說，富樓那！你沒常常有聽見世尊常常宣說？如來，就是「世尊」；如來，是佛的十號之一，如來的名字，也就是「佛」。有的一般人說「如來佛」，這個「如來」，並不是說單單「如來佛」，是一位佛；每一位佛的名字，都叫「如來」，佛佛都有十個同號。如來宣說什麼呢？

「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」：性覺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自性的真覺，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一真理體、本具的佛性。妙，就是寂，是一種清淨的表現；妙明，就是寂而常照；而明妙，就是照而常寂。寂，就是寂靜；照，就是照耀。寂而常照就是寂照；這種性能，可是能遍照法界、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的。所以這個性覺，就是一真理體，是寂而常照的，這也就是「一本散為萬殊」那個「一本」。

本覺，就是每一個人天然原具的理性，每一個人本來就有的，也不增、也不減，也

不生、也不滅，也不垢、也不淨，本來就有那種覺悟；這個本覺，又叫「始覺」，它是照而常寂的。無明在什麼地方來的？無明就是依真起妄，依著本覺的體，而起一種隨緣的用——妄能。佛說，富樓那！我常常講「性覺妙明、本覺明妙」這種道理。

「富樓那言：唯然！世尊！我常聞佛宣說斯義」：富樓那就說了，是的！Yes！世尊！我常常聽佛講這個道理。唯，就是答應，就是 Yes；然，就是這樣子。

佛言：「汝稱覺明，為復性明，稱名為覺？為覺不明，稱為明覺？」富樓那言：「若此不明名為覺者，則無所明。」佛言：「若無所明，則無明覺；有所非覺，無所非明，無明又非覺湛明性。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。」

「佛言：汝稱覺明，為復性明，稱名為覺？為覺不明，稱為明覺」：佛對富樓那說，這兩個「覺」字，也就是那個「性覺妙明、本覺明妙」，都具足那兩個意思。這個「性」，必定就具足明。你所說的這個覺性，是性覺本明、性覺必明，才叫一個「覺」呢？還是說這個覺本來不明，而要加上一個明，這個樣子才算一個覺、才叫「明覺」？就問富樓那。

「富樓那言：若此不明，名為覺者，則無所明」：富樓那這回也就像阿難似的，即刻就答覆釋迦牟尼佛說了：假設這個覺不加上一個明，你就給它起個名字叫「覺」的話，就沒有所明了！他的意思，就一定要在覺上加一個明。這個地方就弄錯了！為什麼呢？覺，本來它就是明的，不必再加上一個明；你再加上一個明，就不是真正的明了。

這有個比喻，就好像摩尼珠。摩尼珠的明是本身就有的，並不是說摩尼珠和明分開了，要在摩尼珠再加上一種明才有光明。摩尼珠本來就是明的，是夜明珠，若加上明，就好像電燈有開關似的。你若不開開關，它就不明；你一定開開關，它才明朗。這就是他認為在覺上還要加個明，才是覺明。根本覺的本體，就是明的；富樓那在這個地方認錯了，所以差的地方，就在這兒！

「佛言」，「若無所明，則無明覺；有所非覺、無所非明，無明又非覺湛明性」：假設不再加上這個明，這個覺就沒有明了；你若有所加上個明，那又不是個覺了；你若沒有所加上一個覺，你又說這不是一個明了。可是這個無明，可又不是覺湛明性。無明，就是根本無明，它不是那個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的覺，那個覺就像水那麼澄清、那麼潔淨的明性。所以你在覺上加一個明，這是個錯誤！這個意思也就是：在本覺上，你若加上個明，這就生了出了一種妄了；你若不加明，那它就在真上，

也沒有妄。

「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」：性覺，就是自性本具的覺。富樓那！你如果說在性覺這個覺上，再加上一個明，你這就是一種妄，妄給覺加上一個明，那就不是本來的真覺，而是妄想所現出來的一個覺。

覺非所明，因明立所；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。

「覺非所明，因明立所」：這個性覺和本覺，並不是要你加上一個名字，它才是個明覺，它本來就是明覺。你若是因為給它加上一個明，而立出來所覺；這個所，就是所有的業相、造 karma 的相，這是三種細的微細惑。

「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」：業相既然是你由妄而給它立出來的，就在這種的情形之下，你就生一種的妄能來，這是生出妄想的一個發源。這個發源，就因為你硬要在覺上給它加上一個明，根本不需要的！因為你在覺上給加上個明，所以就有一種業相了；這個業相，是由你這種妄想立成的，也就生出來你這種妄能、不實在的功能。

在這一段文上，大意就是：我們人人本來都是佛來著，怎麼又做了眾生了呢？眾生為什麼又沒有成佛呢？毛病在什麼地方呢？這個毛病就因為：我們人本來和佛是無二無別的；但是在佛性裏邊，會化出來眾生。怎麼化出來的呢？佛有千百億萬化身，這個化身在什麼地方化出來的？在佛的光裏頭化出來的，也就是在佛的性裏邊化出來的。佛性是光明的，這是本覺，也就是「本覺明妙」。這個本覺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自性裏邊，天然本具的一種覺性，也就是佛光；在這佛光裏邊，化出眾生了。

我舉出一個比喻來，這個比喻不太貼切，不過也可以明白這個道理。佛的化身，就好像我們照像似的，我們現在照出一個像，和你這個人一樣的；但是這個像沒有知覺，是個死物。佛的影像呢？佛也可以照像，照像就化出來一個人，這個性是從佛那兒來的；但是化出這個眾生，和佛的性是一樣的，相貌也有相似的地方，就好像影像一樣。

又好像鏡子裏留影像似地，我們在鏡子前面一過，就有個像；過去，就沒有了。佛化這個身，也就是這樣子。我們的本覺就好像鏡子似的，在鏡子裏邊，忽然就生出來有一個像現前了；這就比方出生出一念的無明，這一念的無明生出來，然後就有了眾生了。

現在說這個「明覺」。覺的本體，就是明的，在富樓那的意思說，在這個覺上邊，還要再給它加上一個明。就好像電燈，本來不需要開關，它就是光明的；若是你不

安開關，它白天、晚間都是光的。你若是安了開關，你開開又關上，這就添上一層手續；這好像在覺上，加上一個明。本來富樓那的意思，好比電燈是因為開關而有光明了；在沒有開關的時候，沒有光明，要給它安上個開關，才有光明。那根本不需要的！根本覺的本體，就是個明的；不需要怎麼樣再矯揉造作。要點也就在這個地方！

無同異中，熾然成異；異彼所異，因異立同。同、異發明，因此復立無同、無異。

前面所講的「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」，這個「所」，是一種業的相，業的樣子。這個業相，妄立出這種業相，「生汝妄能」，就有了一種轉的相。由這個轉相裏邊，「轉」就是轉動，由這個業相生出一種轉的相來。既然生出轉相來了，就是「無同異中」：在這個本來虛空裏邊，也無所謂同，也無所謂不同。在這裏頭，「熾然成異」：熾然，就好像火似的那麼熱，好像火那麼光，熾然就成異了。本來沒有同也沒有異，這裏邊，什麼裏邊呢？虛空裏邊——就在這個沒有同、沒有異的裏邊，熾然顯現出來這個兩樣了。兩樣什麼呢？就有了世界了。在這個虛空裏頭，生出來世界來。

「異彼所異」：怎麼叫異彼呢？這個「異」，就是當「不同」了，不同「熾然成異」那個樣子，與「熾然成異」這個境界又不同了。異彼所異，由這個轉相，又有個「現相」，就在這個虛空裏頭現出一種世界。這個世界由「轉相」生出來的。

前邊富樓那問：為什麼在這個清淨本然如來藏裏邊，就忽然生出山河大地？所以，現在佛就給解釋這個問題。那麼最初是由「業相」，由這個「業相」然後又「轉相」，「轉相」然後就有了「現相」來了。「異彼所異」，那麼這個不同於「熾然成異」這個異；熾然成異，和這個「異」不相同。

「因異立同」：因為它不同的，這個世界和虛空不相同，相異。虛空的本體它是沒有什麼同異的。「同異發明」：在這個虛空和這個世界。這個虛空是沒有相的，有了世界就現出相來了。現出這世界相，所以在這個同和不同的裏邊，就發明——「因此復立無同無異」：因為在這個虛空和世界這兩種的關係裏邊，又發明——「因此」：因為這種的關係，「復立」：又立出來，「無同無異」：無同無異，就是眾生了。

在這個「異彼所異」，這個時候就有了世界了，和那個虛空不同了。在這個虛空、世界之後，又有眾生生出來了。眾生，就是「無同無異」。怎麼叫「無同」呢？因為這個眾生的形像，每一個人、每一個眾生都不同的。所有的眾生，沒有一定說是相同的，這叫不同、無同。「無異」：那麼眾生的知覺，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。

眾生這個知識，這個知覺心都是一樣的，那麼這叫「無異」，就不兩樣了。

那麼和前面那個業相、轉相、現相。這是做人最初由這個無明啊，這個妄明啊，發生出來的。發生這個業相、轉相、現相。最初有這種業相，然後就發生一種轉相。妄——這個「生汝妄能」，就是一種「轉相」。這個「因明立所」，這個「所」就是一個「業相」。那麼現在講這一段文，就是「現相」。這是啊，「一念不覺生三細」——在這一念不覺的裏邊哪，生出這三種的細惑了。這是最初這個微細微細、不容易覺察到的這三種的細，這叫粗細的「細」。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這是最初的這個三細。

如是擾亂，相待生勞，勞久發塵；自相渾濁，由是引起塵勞煩惱。

這一段文，前面五句，就說的六種粗相裡的五種；後面六句，單單說的第六種。這六種粗相是：

第一種的粗相，是「智相」，智，是智慧。這個智不是究竟的智，是智的一個相，它有一種分別的能力；這種的能力屬於俱生法執，有法的執著。俱生法執，就是這法執是與生俱來的，就好像性似的。

第二個粗相，叫「相續相」；相，是互相；續，是接續。相續相是屬於分別法執。

第三個粗相，是「執取相」；執，就是執著。執取相是屬於俱生我執，有個與生俱來的我執。

第四，是「計名字相」。計名字相是屬於分別我執。

第五，叫「起業相」。由這種計名字相的分別我執，就又生出來一種起業相，造種種的業。

第六，是「業繫苦相」。因為第五是起業了，從起業相，就起第六種業繫苦相；這個業就把你纏住，好像用繩子把你綁上似地；綁上，就應該受苦了！

這些個相，是屬於六種的粗相。頭一次聽，我相信都不會太懂的；研究時間久了，就會明白這個道理了。現在你先由耳朵過一過，八識田裏有一個印象，有一個認識；你佛法研究時間久了，你一定會豁然貫通，明白這個了！

「如是擾亂，相待生勞，勞久發塵」：好像前邊所說的「無同、無異」，和虛空的「異彼所異」、世界的「熾然成異」，這麼混合起來了，好像沒有什麼秩序似的，

這麼在裏邊互相有同、異，發明久而久之，就生出一種勞來，這就生出智相來了，這是頭一個粗相。在這個勞久了，就生出一種相續的相；相續不已，就發明而生出那種塵勞，塵勞就是執取相。

「自相渾濁，由是引起塵勞煩惱」：由這種與生俱來的我執，自己和自己就都互相這麼渾濁了、搞不清楚了，就起惑，再生出一種計名字相的分別我執。由智相、相續相、執取相、計名字相和起業相這種種的關係，就引起來一種的塵勞、煩惱；這「引起塵勞煩惱」，就是起業相。

「塵勞」怎麼叫「塵」呢？就是不潔淨、不清淨了。前邊那兒不「自相渾濁」嗎？由此就引起來塵勞、煩惱；塵勞也就是煩惱，煩惱也就是塵勞。所謂「塵勞」，有八萬四千塵勞，也就是八萬四千種煩惱；因為上邊「生勞」、「勞久」、又「發塵」這種種的關係，就生出煩惱來了；煩惱一生出來了，這就成了山河、大地，什麼都現出來了！

起為世界，靜成虛空；虛空為同、世界為異、彼無同異，真為法。

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現在這一段文，是第六個「業繫苦相」。

像上邊所說「如是擾亂」這種種擾亂的情形，就是有同有異，有無同，有無同無異，這種種的境界擾亂，就生出這種六粗來。所以「起為世界」：起，就是生起來，也就是動。這個虛空，它是靜的，靜極生動，在靜裏頭生出動，生出這山河大地，房廊、屋舍，一切一切的依報。「靜成虛空」：那麼在這個靜呢，靜就是寂靜，寂靜就是虛空。

「虛空為同」：這虛空，是同。這個世界呢，就是不同了。這虛空和什麼同呢？虛空和什麼都同的，它沒有；沒有，所以虛空就沒有什麼分別。因為沒有什麼分別，這叫個「同」。世界，怎麼叫異了呢？這個世界，因為和虛空不同了。它有了色質了，有了色法了，有形色了，有了相了，有山河大地。生出山河大地，這成了世界了。這在後邊還有詳細的解釋。

「彼無同異」：這個「彼」，指在這個虛空裏頭，本來也沒有所謂同，也沒有所謂異，但是說出來就是說「同」。「真為法」：那麼現在生出世界來了，由這虛空裏頭，由這個業相、轉相和這個現相，就生出智相、相續的相、執取相、計名字相、業起相，加上這一段文，這是業繫苦相，生出這六種的粗來，六種的粗相了。種種的相就生出來了。

覺明空昧，相待成搖；故有風輪執持世界。

不光成了世界，這個世界又有地、水、火、風「四大」，現在先講風輪。

「覺明空昧」：在這個真正覺的本體，它是光明的。但這虛空有的時候，它空晦明昧。空晦明昧在虛空裏，和這個覺性這麼混合，「相待成搖」：這麼相對待，久而久之它就動了。它一動，「故有風輪執持世界」：因為它這個動，搖動了，所以就會發生風，生了一種風，在這個世界的地底下有一種風輪，所以——故有風輪執持世界。這個風輪啊，我們現在都說虛空裏有大氣層，過了大氣層那個地方，沒有空氣。但是過了大氣層，還有的地方有風的。有風，地水火風，這都是講「輪」；這個「輪」，也不一定說是輪轉的輪，就是周遍的意思。周遍，這個風有一種力量，來成就這個世界了。這在後邊有很多的講法。

因空生搖，堅明立礙，彼金寶者，明覺立堅；故有金輪保持國土。

「因空生搖」：因為虛空生出搖動，生出這種動相來了。「堅明立礙」：在這個虛空和這個光明——這個明，就屬於火。立礙，就生出一種阻礙了。「彼金寶者」：彼，這一些個金。在這虛空裏頭，這個是地大裏頭，有一種金。這個金性，很堅硬的。所以彼金寶者，「明覺立堅」：因為金有一種光明，和這個覺又有了這種的因緣，就生出一種堅硬的性。「故有金輪保持國土」：所以有這個金輪，有這種金的性質，來保持這國土。在這個地水火風裏邊，它也有一部份，來支持這個世界的。

堅覺寶成，搖明風出，風金相摩；故有火光為變化性。

「堅覺寶成」：那個金是堅硬的，地也是堅硬的。這種堅硬的寶成就了。「搖明風出」：這個金和這個明，生了一種搖動的境界，那麼就有風出。「風金相摩」：在這種的情形之下，這個風和這個金相摩，互相摩擦。「故有火光為變化性」：所以就有一種火光，為變化性。

寶明生潤，火光上蒸；故有水輪含十方界。

「寶明生潤，火光上蒸，故有水輪含十方界」：這種金有一種光明，久而久之，在金上邊，它就生出一種潤澤的溼氣、一種水的氣氛來；下邊這火光再一上蒸，蒸到這種金上，就有水出，所以又有了水輪，這個水也是遍滿十方的。這個金，不單單就是黃金，就是金屬的東西。

火騰水降，交發立堅；濕為巨海，乾為洲渾。以是義故，彼大海中，火光常起；彼

洲渾中，江河常注。

在水輪之後，就講怎樣有的海、怎樣又有洲渾。

「火騰水降，交發立堅」：火往上升，水就往下降；上下交互作用，就生出一種堅硬的地來。因為上邊說金有一種潤氣，火蒸這潤氣就出水；所以現在說水向下降、火往上騰。「濕為巨海，乾為洲渾」：水往下降就溼，變成大海；火向上騰就乾，變成陸地。

「以是義故，彼大海中，火光常起；彼洲渾中，江河常注」：因為火蒸水降這種關係，溼的就變成巨海，乾的就變成洲渾。以這種的道理，在大海裏邊，雖然說是海，可是常常也有火光；在洲和渾裏邊，也常常有江、有河，來回地流注。

水勢劣火，結為高山；是故山石擊則成燄、融則成水。

「水勢劣火，結為高山」：水、火互相來鬥爭，水勢若是劣了，沒有火勢這麼強，水、火一蒸燒的時候，就變成有高山。「是故山石擊則成燄、融則成水」：為什麼說這是水、火所造成的高山呢？因為這山石，你一打石頭，那石頭裏就有火星出來；有的石頭你一熱到極點了，它就變成水了。好像火山爆發，為什麼它會爆發呢？也就因為水、火這種蒸燃的力量大了，所以就由山裏頭往出竄火。

土勢劣水，抽為草木；是故林藪遇燒成土、因絞成水。

「土勢劣水，抽為草木」：土的勢若劣於水，沒有水勢的強，在水和土這種的因緣之下，就會生出來草木。「是故林藪遇燒成土、因絞成水」：草多的地方，就叫「藪」。因為這個，所以有樹木和有草的地方，你用火一燒，它變成灰了，灰就是土；你若用絞，草木裏頭就有水流出來，絞它成水了。

交妄發生，遞相為種；以是因緣，世界相續。

「交妄發生，遞相為種」：這種的妄念互相交織而發生，互相傳遞作種子。水和火裏邊，就有山和草木的種子，變成山了、或者變成草木了。遞，就是傳遞；互相你傳給我、我傳給你，都互相作種子。

「以是因緣，世界相續」：以這種互相傳遞、互相為種的因緣，是故這個世界，就是周而復始的，毀滅了又再成，成了再毀滅；由成、住、壞、空這種種的情形，所以世界就接連不斷了。

復次，富樓那！明妄非他，覺明為咎。所妄既立，明理不踰。以是因緣，聽不出聲、見不超色。色、香、味、觸，六妄成就，由是分開見、覺、聞、知。

「復次，富樓那」：我再給你講一講，富樓那！「明妄非他，覺明為咎」：這個虛妄的妄明——這個無明和妄想，不是旁的，不是其他的東西作怪，這就是因為那個覺你再加一個明，所以就生出毛病來了。你在覺上又加出來一個明，這等於頭上安頭一樣。

「所妄既立，明理不踰」：所妄，還是說的業相。因為業相的這種妄既然成立了，這種的無明和這種的轉相，還是和以前那種的道理是一樣的，沒有改變。明，就是無明；理，還是那種妄。不踰，是不變；就是前邊所說的「因明立所，所妄既立，生汝妄能」，這還是那個業相的道理。「以是因緣，聽不出聲、見不超色」：以這種業相和轉相的因緣，聽也不超出這個聲音、看就不離這個色相。

「色、香、味、觸，六妄成就」：這就包括著「聲」和「法」。由這種關係，就生出來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六塵的境界。「由是分開見、覺、聞、知」：由這個地方，就又分開來見、聞、嗅、嚐、覺、知這六識。

六識原來都是如來藏性，所以才說，「元以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。」原來這都是一個如來藏性，分開來，它是六種和合的作用。就是由於見、聞、嗅、嚐、覺、知（見性、聞性、嗅性、嚐性、覺性、知性）這六根，與六塵互相發生，眼見色、耳聞聲、鼻嗅香、舌嚐味、身覺觸、意緣法，就生出六識，把原來一個如來藏性就分成六種妄識了；雖然說是分開六種，實際上本來就是一個，就是由如來藏性發生的作用。

同業相纏，合離成化。見明色發，明見想成；異見成憎，同想成愛。流愛為種，納想為胎，交遘發生，吸引同業；故有因緣，生羯羅藍、遏蒲曇等。胎、卵、溼、化，隨其所應；卵惟想生，胎因情有，溼以合感，化以離應。

「同業相纏，合離成化」：這相纏，根、塵成就，就「變化有四生」——胎、卵、溼、化。同業，是在自己所造的業裏頭，和父母的因緣相同。相纏，是纏繞、纏縛不脫。離，就離開；合，就不捨離；化，是有一種變化。因為同業，互相生出一種情愛，就如膠似漆纏到一起了，互相擺脫不開，而有了胎生和卵生；因為離異而託化、合濕而成形，就變化出化生和濕生來。這後邊說得很詳細！

「如膠似漆」，聽得懂嗎？膠，是用膠水黏到一起了；好像糊信封，紙上用一點膠水把它黏上。漆，就是用油東西的油到一起，你再洗也洗不掉了。如膠似漆，形容

男女這種愛情愛得太厲害了，好像用膠膠住、用漆漆到一處，互相擺脫不開，也沒有法子離得開了，這叫「同業相纏」。

「見明色發，明見想成；異見成憎、同想成愛」：因為這看見的見和無明發生出來色相，因為無明和妄見而想成了。成什麼呢？和你見解不同的，就變成憎恨；和你的妄想一樣的，就成了一個愛。

什麼叫「愛」呢？我告訴你們：誰若是歡喜講「愛」的，就不能了生死；愛就是生死的根本，你誰若歡喜講「愛」的，那也很快就會了生死！說：「你講愛不能了生死，又說注重愛很快就會了生死！怎麼這樣講呢？」這裏邊，微妙就在這個地方！你注重愛，說男女談情說愛——美國人人都歡喜愛情，愛情，就是往生、死那條路上跑的。為什麼呢？人都是愛欲而生，愛欲而生；欲，就是 desire，就因為有愛欲，也是由愛欲就死了。這是一般普通的情形，所有人都是走這條路，這是生死的路。

可是，你注重這個愛，也很快可以了生死。你若把它看破了，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，這苦的海沒有邊的，你一把它看破了，你就可以了生死了。我們人，就好像菜裏頭的蟲子似的；菜裏頭的蟲子，從菜裏頭生出來，然後也再死到菜裏頭。菜，就 vegetable，那裏有蟲、worm；牠在那裏頭生出來，也在那個地方死的。我們人就愛欲而生、愛欲而死；這是講「同想成愛」。

「流愛為種，納想為胎」：男女互相談情說愛，談來談去，這就有一種表現出來；表現這個愛，就會生出來種子；因為吸收這個識、這個中陰身，就會受孕成胎。這個想，就是第八識的識，也就是中陰身，又叫「中有身」。這個地方，我不妨給你們講多幾句：人是怎麼做的人呢？

人做人的時候，是由第八識最先來的；死的時候，第八識是最後走的。識一走了，身上就涼了、就凍了；識沒有走，身上還不會涼的。所以叫「去後來先做主人」，它在你身體裏頭，就是做一個主人。

這個中有身，若前生是個人，它就是人的樣子；前生如果是畜生，它就是畜生的樣子。就好像在中國用脫坯子做磚，有什麼模子，就造出一個什麼樣子的磚；模子，就是模型。你是人的模形，中有身就是個人的樣子；是個畜生的模形，中有身就是個畜生的樣子。所以這個中有身就看它前生是個什麼。

中有身「看大地如墨」，他看見什麼都是像墨那麼黑、black，沒有光亮的；就我們這兒有燈光、有太陽、有月光，他也看不見的。可是他看他和哪一個父親、母親有

緣，不論距離千里萬里，就看到——啊！父親、母親在那個地方交邁呢！這個時候為什麼他又能看見呢？因為他和這父母有緣，有父子、母子的關係，同業相吸，就吸這種業報相同的，他就看這個地方有一點點的亮光；這個中有身，中陰身因為這一點點的亮光，看到他父親、母親那個在那個地方行姪欲，他無明一動，就好像有一種吸鐵石的力量似的，無論多遠，就把他吸過去了。

中有身不一定是人，或者是畜生，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都不一定的。這個時候，假設他是一個雄性的，他就愛母而憎父，就想打它父親，想搶它母親，和母親來行姪欲。中有身如果是一個雌性的，它就愛父而憎母，對父親生出一種愛心，對母親就生出一種妒嫉——不是憎恨，而是妒嫉心。它生一種姪欲心，生這種歡喜和忌妒心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因為這一念的無明，他就投胎了，這叫「納想為胎」，投胎就是這麼投的。中有身先先來的，在父母交邁的時候，它就來投胎了！這就是第八識，那時候叫「中陰身」。所以人的來源，是非常不好的！

「交邁發生，吸引同業」：發生性行為，好像吸鐵石似地，吸引來那個有相同業報的中陰身。「故有因緣，生羯羅藍、遏蒲曇等」：所以有一種因緣，就受孕、成胎。

羯羅藍，是印度話，翻成中文，就叫「凝滑」。凝，就是凝結；滑，就是很滑的。這是在男女交邁之後，有了孕了。住胎有五個位置，在第一個禮拜的時候就叫「凝滑」；就是那麼凝結成好像牛奶的東西。第二個禮拜叫「遏蒲曇」；翻譯叫「胞」，就是由那個凝滑，變成一種胞形了。第三個禮拜叫「軟肉」；軟肉，就是軟軟的肉。第四個禮拜就叫「堅肉」，又叫「硬肉」，就言其這個胎肉都生出來了，不像第三個禮拜的軟肉那麼軟了！第五個禮拜，叫「形位」，就是有了身形了。

若按著十二因緣來講，男女這種問題，為什麼男人、女人就生出一種愛意來？這個愛意就是個無明；男女互相生出一種愛心，這就是最初生出來的，這就叫「一念無明」。「無明緣行」，由這個無明一生出來了，然後就有了行為；有了什麼行為？就有交邁、男女性行為了。「行緣識」，有了行為，然後就有一種識，就是「納想為胎」這個識；這時候，就是中陰身投胎了。「識緣名色」，有了識之後，這有名色了。

這個形色的名，第一期叫「凝滑」，第二個禮拜就叫「胞」，第三個禮拜叫「軟肉」，第四個禮拜叫「硬肉」，第五個禮拜叫「形位」，這形位就是名色位。這是十二因緣，眾生的開始也就是這個樣子。

在梁武帝的時候，佛法很盛行的；所有家裏邊，有紅、白、喜事，都要請法師來給

唸經。死人也請法師唸經、結婚也請法師來給唸經、小孩子生日也請法師來給唸經，無論有什麼事情，都請法師來給唸經；唸經，就是給祝願，說幾句吉祥的話，也就是說好聽的話。

當時有一個很有錢的人給他兒子娶媳婦，要結婚，就請誌公禪師到這兒給唸經，給講吉祥的話。誌公禪師來了一看，就說了：「古古怪，怪怪古。」這就中國話說的「古怪」。又說：「孫孫娶祖母。」這個孫子，又把他祖母給娶回來做太太。為什麼他這樣說呢？因為他有宿命通，知道她前生的事情，所以他這樣講。什麼原因呢？

因為這個孫子兩歲的時候，這個祖母就死了；要死的時候，就拉著她這個孫子的手和家裏人說：「我現在誰我都可以不掛著了！」就不記著了，誰我都可以放心了。

「唯獨我就最忘不了我這個孫子。啊！將來誰照顧他呢？」這麼樣子就死了。到閻羅王那兒，閻羅王說：「喔！你這麼愛你的孫子，好！你回去給你孫子做老婆去了！」於是乎又托生回來做女人；長大了，她這個孫子就把她娶回來做太太，這叫「孫孫取祖母」。

往房子前面一看，看見一個一個小女孩子在那兒，拿著一塊肉吃呢！他說：「女食母之肉。」這個小女孩子吃的這個豬肉，前生就是她的母親；她母親死了托生豬，現在又被殺了。再往鼓樂棚一看——鼓樂棚，就是中國結婚，在門口搭個棚奏音樂的。在音樂棚那兒，吹吹打打地；說：「子打父皮鼓。」在音樂棚那兒，這蒙鼓的皮，正是打這鼓的人他父親死後做驢，現在又被殺了，用這個驢皮蒙的鼓。

往炕上一看，說：「豬羊炕上坐。」看見這豬和羊，都在炕上那兒坐著。這一些個人，本來是人，但是他們前生都是豬、羊，都是以前這些人吃的豬、羊，現在托生做人，想還報，來吃豬、羊了。炕，就是床。北方用炕，南方就用床；炕，就是用磚搭的，晚間睡覺睡在上面。北方——好像南京那個地方，都是用炕的。

又往那個豬肉鍋裏一看，說：「六親鍋裏煮。」我不寫「六親眷屬」嗎？這六親，有父親的親戚、母親的親戚、哥哥親戚、弟弟的親戚，或者嫂子的親戚；總而言之，六種最近的親戚。六親鍋裏煮，以前是他們的六親，托生做豬、做羊，現在都拿來殺了，放到那個肉鍋裏煮呢！

他說：「眾人來賀喜，我看真是苦！」大家來到這兒都說：「啊！恭喜你！恭喜！」他說，我看這真是苦啊！這是中國這個誌公禪師。誌公禪師他也有佛眼的。現在我們這個 William（威廉），他若能出家，那也是不得了的一個大德；但是他太太或

者不肯放他！呵呵！放不下！

這十二因緣，「六入緣觸」，有了這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有一種觸覺；小孩子在母親肚子裏，和這母親就有一種觸覺了。「觸緣受」，有了觸覺，他就想要領受觸覺的這種感覺。「受緣愛」，有了領受，然後就生出一種愛心來了——這正式生出愛來了，這是說的小孩子。為什麼男女互相會生出一種愛心呢？因為就在小孩子那個時候，已經就種下了，就生出一種愛念。

「愛緣取」，你有一種愛念，就想要取、就要把它拿來。為什麼要拿來呢？「取緣有」，就要為自己所有。「有緣生」，擁有了，然後就又会生。「生緣老死」，有了生，又有了死了，就是這麼輪轉的。所以羅漢觀這種十二因緣，說這個人的來源，種子不淨、因緣不淨——父精、母血，這都是不淨的東西。

父精、母血，就是「父母赤白二支」；這一部書上，「二支」寫的是「二滯」，那是個錯字，應該把它改了。就在這一段文的註解裏邊，也有「父母赤白二滯」；它那個字是印錯了，應該印個「支」字。

若是想要了生死，頭一樣就要不起無明。怎麼樣不起無明呢？就不生情欲心，沒有情欲心了；沒有無明了，就沒有情。這男女的問題，為什麼會發生關係呢？就因為最初就是這一念的無明。怎麼叫「無明」呢？男人見著女人，雖然說是她生得美貌、怎麼樣子，你不知道怎麼你就動了心？在動心那個時候，那就是生了無明。女人對男人生出一種情感，也是這樣子；那個地方就是無明。所以無明是生死的根本，也就是在這個地方！我們對這個十二因緣如果明白了，你就不被這十二因緣轉了！

你沒有無明了，就沒有行為了；沒有行了，就沒有識。所以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死滅。」這都沒有了！這叫「還滅門」。十二因緣，有「順生門」，有「還滅門」；順著就生人，若逆回來，就可以成佛的。所以阿羅漢就觀察這十二因緣：人怎麼來的？喔！來的時候很不清淨的，這父母赤白二支，結成胎形，這很不清淨的！所以他把這個無明斷了，生死就了了。

「胎、卵、溼、化，隨其所應」：這四生，每一種的生，各有它的感應。胎，就是由胎而生的。卵，一般的飛禽都有卵，都由卵生。溼，因為有一種溼，它生出生命來。化，就是變化，自有化無、自無化有，這是化生。應，就是感應。怎麼樣感應

呢？

「卵惟想生」：這卵生的眾生，是因為專心一意孵著卵而生出的。卵生就是飛禽，飛禽要父母的緣、連自己的緣，還有一種熱力和卵，有這四種的因緣。這母雞抱小雞子的時候，牠在卵那兒趴著，熱得不得了，牠也不起來；一天只跑出去一趟，或者出去大便，然後吃點東西又回來，就孵那個雞蛋。

「胎因情有」：胎，就因為這一種情而有的。「溼以合感」：這個溼生，要由太陽光和溼性和合，能化出眾生。「化以離應」：化，就是變化。這種化生的眾生，是離開父母，與另一類眾生產生感應，於是有自有化無、自無化有，有一種變化，而生出來的。這是胎、卵、溼、化這四生。

情、想、合、離，更相變易，所有受業，逐其飛沉；以是因緣，眾生相續。

「情、想、合、離，更相變易」：有情的關係、有想的關係、有合的關係、又有離的關係，這四種一次又一次地互相變化而遷易。情，就是胎生；想，就是卵生；合，就是溼生；離，就是化生。「所有受業，逐其飛沉」：所有受這種業報的，隨他自己的業，或者成為飛禽、或者成為魚類。飛，就是飛禽；沉，就是魚，沉到海裏去。

「以是因緣，眾生相續」：以這種種的因緣，眾生就接續不斷生出來。眾生，就是這所有的胎、卵、溼、化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溼生、若化生、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、非無想、若有色、若無色，這種種的眾生。以上是世界相續，講怎麼樣成的這世界；現在就講怎樣成的眾生，那十二因緣，就是眾生相續的因緣。

富樓那！想愛同結，愛不能離；則諸世間，父母、子孫，相生不斷。是等則以欲貪為本。

「富樓那」！這個所有這個世界這一切的眾生，「想愛同結，愛不能離」：這種妄想和欲愛，同結在一起，就著住到這個愛上，不能捨離了。這種的業感，就如膠似漆，好像那個膠膠到一起了、像那個漆漆到一起了一樣。

「則諸世間，父母、子孫，相生不斷」：這一切的世間，父親生兒子、兒子又生孫子，這麼生生相續不斷。「是等則以欲貪為本」：這種的眾生，就是恣情縱欲，以情欲做他的基本、基礎。

貪愛同滋，貪不能止；則諸世間，卵、化、溼、胎，隨力強弱，遞相吞食。是等則

以殺貪為本。

「貪愛同滋，貪不能止」：有這種欲貪，又有這種的愛，彼此都想要滋養自己的身體，這種貪不能停止。滋，就滋養身體。有的畜生就歡喜依人而生，由人來圈養牠，好像豬、牛、羊，這都是由人來養牠；人也歡喜吃這些個畜生來滋養自己的身體，就貪口慾。

「則諸世間，卵、化、溼、胎，隨力強弱，遞相吞食」：那麼世間這四生，隨著牠自己力量的大小、強弱，就互相你吃我、我吃你。大蟲子就吃小蟲子、大魚就吃小魚、大的生靈就吃小的眾生。「是等則以殺貪為本」：這一等的眾生，就互相殘殺，以貪欲、好殺生，做牠們一個基本的罪業的相。

好像那老虎見著比牠小的東西，牠都吃；這就叫「弱肉強食」，軟弱的就變成肉了，強壯的就吃這個肉。好像蛇專門吃老鼠，可是在夏天的時候，蛇吃老鼠；到冬天的時候，天氣一冷，蛇牠就不能跑了，老鼠又吃蛇。這互相你吃我、我吃你。好像青蛙專門吃蟲子，什麼地方有蟲子，牠就吃；雀鳥也專門吃蟲子。所以大鵬金翅鳥專門吃海裏的龍。我們若吃慣了麵的人，覺得麵很好吃的；大鵬金翅鳥吃海裏的龍，就好像我們人吃麵那麼樣吃法。

談起來大鵬金翅鳥，在佛出世的時候，那時候有大鵬金翅鳥。這大鵬金翅鳥，兩個翅膀有多大呢？有三百三十由旬。這一由旬，小由旬是四十里，中由旬六十里，大由旬八十里；你看牠這個翅膀有三百三十由旬那麼那麼大！牠翅膀這麼一搨，把海的水就搨乾了，就那麼厲害！牠吃龍怎麼樣吃法呢？牠用翅膀把海水這麼一搨，喔！那個龍就露出來了，牠一口叨起就吃了，就這麼吃法。

我們現在看這個雀鳥，說是大的了；若和大鵬金翅鳥一比，那小得多呢！大鵬金翅鳥吃龍吃得太多了，龍也沒有地方躲藏，於是乎就到佛那地方去告狀、去請願了！說：「佛！您是大慈悲、大覺世尊，我們現在被大鵬鳥把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要給吃光了，這怎麼辦呢？」佛說：「不要緊！等我給你想法子！」

那麼大鵬金翅鳥也就來到佛這地方來見佛。佛對牠講：「你啊！以後不要吃龍了。這個龍的種類都要被你給吃斷絕了！你現在不要吃龍了！」大鵬金翅鳥說：「我不吃龍，我沒有東西吃，我會餓死囉！」佛說：「不要緊！你等等，我的弟子每逢吃飯的時候，就送飯給你吃。」所以在佛教裏頭，在中午拿出一點的吃的東西送到外邊去，這就是給大鵬金翅鳥吃的。如果佛的弟子不給牠吃的時候，牠就要吃龍，把

龍就給吃斷種了。你看，由大鵬金翅鳥，也證明互相吞食是真的。

以人食羊，羊死為人、人死為羊；如是乃至十生之類，死死、生生，互來相噉。惡業俱生，窮未來際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。

「以人食羊」：這是舉一可以類推其餘的；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一切眾生都包括在內了。所以說，以人來吃羊肉來說。「羊死為人、人死為羊」：羊死了就做人、人死了又變羊。先前我講過那個「古古怪，怪怪古，孫孫娶祖母。女食母之肉，子打父皮鼓。豬羊炕上坐，六親鍋裏煮。眾人來賀喜，我看真是苦。」現在這不就說了嗎？

說：「我不相信這個，哪有這個道理！羊還可以做人？人可以做羊？」你若不相信的話，不妨你試試看！你試試，試驗到設身處地，你到羊的肚裏頭做了羊，你就知道了！那時候你說：「真是！這個法師講這個法，是真的了！」可是來不及了！那時候你想修道，在羊的肚裏，不容易修了！

「如是乃至十生之類」：好像這樣子似的，到十生之類。如是，好像這樣子。到十生，就一生到兩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六生，所以說：「一脫人身，萬劫不復」，你把人身失落了，跑到畜生那個身上去，再想回到人身上來，就不容易了！或者一生、兩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，乃至十生，到十生，都不一定回得到人身上再做人。你信不信？所以才說：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，這人身不容易得的！

我們現在不論中國人、西方人，大家都是人；你有人的身體，就不會叫你「畜生」的。所以我們趁有個人的身體，趕快要用功修行，這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哪！我們現在，你看！就拿美國來講，你說美國幾千萬人，真真地天天來學佛法、聽佛法的，也就只有我們三藩市這幾十個；其他地方或者有，不會這麼認真來學。這是佛法難聞。你就在美國來講，你說有幾個人，他可以把這十卷《楞嚴經》由一開始都可以講到終了？你若能找出，我相信連三個都不會有的！兩個，或者勉強的。幾千萬人之中，就只有這麼幾十個來研究佛法；這樣子來講，你說，這是不是佛法難聞呢？

「死死、生生，互來相噉」：羊死了來做人，人死了又做羊，這種的循環無端；你吃我、我吃你，你把我這個肚皮供飽了，我把你那個肚皮也給供飽了，互相這麼樣變化。你吃我的肉、我就吃你的肉，羊也吃得肥肥的、人也吃得肥肥的；兩個肥鬥肥，看看誰吃誰吃得多？吃來吃去，不單吃一生，吃得十幾生。所以人不要太肥了！

不要和羊鬥肥，這不會合帳的，不會有什麼賺的！

「惡業俱生，窮未來際」：那麼這樣子互相鬥吃，你吃我一口，等我來生吃你兩口；你吃我兩口，我又要吃你四口。這總要利上加利，這個息錢，再到本錢上去，互相來回這麼加。喔！你的利息多一點，他的利息也漲一點。這個惡業寸步不離地跟著他，到盡未來際，都沒有了。

盡未來際怎麼樣呢？這種的你吃我、我吃你，你吃我、我吃你，都不停止。什麼叫「未來際」？未來際就是明天又明天、明天又明天！你說有多少明天？這就是盡未來際，沒有邊際，不能停止的。你說這怎麼辦哪？是不是很危險哪？你想試一試？若是聽我的話，就不必 go to try、不必試驗了！試驗，這太危險了！Don't try it this way（不必去試驗這個了）！

「是等則以盜貪為本」：這一等眾生，就是以盜貪為本。「不與而取謂之盜」，好像你吃羊的肉，這隻羊並沒有給你。不像那個鹿野苑那個鹿，一天供養出來一隻鹿給那個國王，牠是歡喜供養出來的，那或者就不需要還報。那麼你無緣無故把這羊捉來殺了，就吃牠肉，這就叫「盜」。你吃牠的肉，等牠托生做人了，你又做羊，牠又吃你的肉。這互相盜，你盜牠、牠就盜你，你偷盜牠的肉、牠也偷盜你的肉。這人死了做羊，這又有一種陰報；陰報，默默中你不知道，但是受這種果報。

所以這是很危險、很危險的，我希望我的皈依弟子，不要冒危險去試，想要去做羊，或者做豬。因為我不願意我的皈依弟子去墮落，我願意他們都快一點去成佛去；所以我今天來勸告你們各位，不要去試驗這危險的路！不要走這危險的道路！

汝負我命，我還汝債；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

「汝負我命，我還汝債」：負，就是欠。你欠我的命，也要還我的命；我欠你的命，也要還你的命。你欠我的債，你要還我的債；我欠你的債，我也要還你的債；欠就要還，我們互相來遞償。

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」：以這種的因緣，經過百劫、千劫，甚至於萬劫、百千萬劫那麼長的時間，常常在生死輪迴裏邊。你一讀這個文，已經應該生出無窮的恐懼心了。你看這說的！

汝愛我心，我憐汝色；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。

「汝愛我心，我憐汝色」：你就生出一種愛我的心了；這一種愛心生出，就是無明

頭一個生出來了。我看你就生一種憐愛的心，這就是又有一個行了，無明就有行為了。

這種的問題，又是講到男女的問題上來了！這個世界，離開男女的問題，好像就沒有話講了似的；所以佛經上也是左說一遍、右說一遍。可是佛並不主張說，「你愛我、我愛你」這麼亂愛亂愛，這麼亂七八糟地亂愛一通，一點的規律也沒有、一點方法也沒有，以為這個事情是很隨便的。這就錯了！

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」：以這種的因緣，就經過百千萬劫，像用膠、漆黏到一起了，分也分不開了。這個英文叫 very sticky（很黏）！你說！解也解不開，也擺脫不開，互相這麼黏，就以為這真是好得意的，你以為還不錯呢！覺著 love、love！love 什麼啊？你黏到這個地方，就不能到佛那個果位上了！

惟殺、盜、婬三為根本，以是因緣，業果相續。

「惟殺、盜、婬三為根本」：業果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就從殺、盜、婬這三種的東西做根本而生出來的。由殺，就造殺業；盜，就造偷盜的業；婬，就造邪的婬業。殺、盜、婬這三種，又叫「身三惡」，就造出種種的惡業；所以這三種業是根本。

「以是因緣，業果相續」：因為這種的關係、這種的因緣，所以世界相續、眾生相續，現在業果又相續。業果相續，也支持眾生相續；眾生相續，就支持世界相續；世界相續，又回來支持業果相續；這來回循環無端，所以周而復始地。世界也是這樣成的、眾生也這樣來的、業果也這樣造的。

所以這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！你若是看這個花花世界這麼好，你就在這兒玩一玩；你若看它不好，就回家去！家在什麼地方？就在佛的果位那個地方！

富樓那！如是三種顛倒相續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，因了發相。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，次第遷流；因此虛妄，終而復始。

「富樓那」：佛說完世界相續、眾生相續、業果相續這三種的道理之後，隨著又叫了一聲富樓那。

「如是三種顛倒相續」：像上邊我所說這三種顛倒相續的情形。三種，就是世界相續、眾生相續、業果相續。這個世界怎麼樣來的？怎麼樣有生、住、異、滅相續不斷？眾生也是有生、住、異、滅相續不斷；業果也是有生、住、異、滅相續不斷。這三種，都是從無明生出來的。我們要知道這個世界從什麼建立的，也就是從這無明建

立，而有這個世界。世界有世界的無明、眾生有眾生的無明、業果有業果的無明；這所有一切有為法，都是從這無明建立起來的，無明就是有為法的一個母體。所以我們人若能破無明，就見法性了；沒有破無明，就見不著法性。

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，因了發相」：這個世界為什麼有這顛倒相續的情形呢？這都是在本覺的上邊又加上一個明，所以就變成無明了；生出來無明，就生出一種虛妄的了知性，而發出一切的相來。

「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，次第遷流」：妄見，就是虛妄的見。從妄見生出來所有的山、河、大地、眾生業果，所有的有為法、有為相；它雖然這麼森羅萬象，然而它並不亂，都很有次第地這麼生出來，次第生、次第遷流，次第變化。

「因此虛妄，終而復始」：就因為這無明生出來這麼多的虛妄，就完了又開始、完了又開始。好像人死了又生、生了又死，來回在這兒轉來轉去，人也不覺悟為什麼生了又會死、死了又會生？也不研究這個問題：怎麼樣就生了？怎麼樣又死了？所以生的時候也不明白，死的時候更糊塗！

所謂「來時糊塗去時迷」，來的時候糊塗，去的時候也不明白。那麼來也不明白、去也不明白，你說做這一生的人，也是糊糊塗塗的，也是不明白；所以，生也不明白、死也不明白，就在這種「不明白」的裏頭，生來死去、死去生來，你說可憐不可憐啊？你說這究竟有什麼意思？

究竟在這個世界上，就為的一天吃飽了飯、或者攢一點錢，沒有錢了，就去做工去；攢了一點錢，就為的吃飯、穿衣服。你說人生就為穿衣服、吃飯和住個好房子，這簡直一點意思都沒有了！這莫如快一點死好了！又要去勞碌，勞碌回來又吃飯，填這個無底的深坑；今天填它滿了，明天又漏了。甚至於早晨填滿了，午中又肚餓了，又要填這個窟窿；填完了，到晚間又餓了，又要新陳代謝，又要給它騰地方、辦遷移的手續。你說一天到晚這麼麻煩，這太沒有意思了！

現在的人，最多不超過一百歲。中國人有這麼幾句話說：「人生七十古來少」，人活到七十歲，從古來到現在都很少的。「先除少年後除老」，一生來到少年的時候，在十五歲以前，什麼都不能做的。美國人要到十八歲才可以自立，中國人到二十五歲，也很少自立的，還是要爸爸媽媽給他飯吃。說：「我那個小孩子，他可以派報紙，都可以賺錢的！」那只能賺得很少的錢，也談不到是做事情。

到老年，也除去十五年。因為什麼除去十五年？在最後那十五年，你做什麼事情，

身體也不幫你的忙了；眼睛先花了、耳朵又聾了，牙也掉了、手也打顫顫了，這個腿也邁不動步了；這是老的時候，四肢都不幫忙你了，這除去十五年。

「中間光景不多時」，去了十五年少、十五年老，就三十年了；中間還剩多少年呢？有四十年。這四十年，不是你都在做事情，「又有一半睡著了」；若連大小便，除衣服、穿衣服，你說，這人生最多也就是二十多年的時間來做事情，又有什麼不得了呢？也沒有什麼不得了的。這是這個人生！

我又想起來，有三個老年人，一個大約六十歲的，一個七十歲的，一個八十歲的。這三個老翁在一起聚餐，過年了，你也拿一點錢、我也拿一點錢，這叫「打平夥」；就不是你請我，也不是我請你，自己請自己，在一起吃吃飯。美國人多數歡喜這這個辦法，中國人有的時候，歡喜一個人出錢。但是這三個老翁，大約都是很會算帳、很會算數的，所以叫你出，我不合帳了；叫我出，你不合帳。哎！咱們自己出自己的，自己請自己在一起吃吃飯，大家談一談，這麼熱鬧一下。

這麼樣子，這個六十多歲的老年人就說話了，說什麼呢？「今年酒席筵前會」，在今年我們喝酒吃菜，這個酒席筵前，大家聚會了。「不知明年又少誰」，今年我們大家三個人在一起吃飯，等到明年，就不知道又少誰了？這意思是說，我們都老了，我們今年宴會，不知明年誰就死了，就不能來了？

那個七十來歲的就說：「你啊！未免算得太遠囉！」「那你怎麼說呢？」他說：「今晚脫了鞋和襪，不知明日提不提？」今天晚間，把我鞋和襪子脫了，明天我還能不能穿這個鞋和襪子，這我就知道了！不知明天提不提，就不知道明天穿不穿了。襪子，就是 sock。

這個八十來歲的說：「唉！你也講得太遠囉！」他說：「那你又怎麼樣講呢？」這個八十多歲老年人就說：「我告訴你！我這一口氣出去，我不知道那一口氣它回來不回來了？」這一口氣出去了，那一口氣回來不回來，我都不知道了！這三個老年人，都要為「生死」的事情，來研究這個問題。結果這三個老年人是不是能了生死啊？大約他若遇著善知識，遇著一個明師，一個好的師父，還都可以的；若不遇著明師，相信也不會了生死的。

我還有一個公案，也有點關係，今天也給大家講一講。什麼呢？有一個人死了，到閻羅王那兒去；他就向閻羅王來辯護，說閻羅王不對。他說：「閻羅王！你真不通人情！你叫我來見你，你應該給我一封信，告訴明白了我，你再把我叫來，我好有個準備。你連一個電報、一封信、一個電話也不通知我，你就把我捉來了，你太沒

有道理了！」

閻羅王就對他講了：「我給你好幾封信，你也不知道？」他說：「我沒有收到你的信！」閻羅王說：「你鄰居有一個小孩子，一生出來就死了，這是我給你第一封信。你這麼大年紀了，那個小孩子一生出來就死了，你應該覺悟，應該去修道啊！」他說：「喔！那就是第一封信嗎？那麼第二封信呢？」

閻羅王說：「第二封信，你眼睛有一個時期是不是花了？看東西看得不清楚了？」他說：「是啊！」「這是第二封信！」「第三封信呢？」說：「你耳朵是不是有一個時候就聾了？」他說：「不錯！」「這是第三封信！」說：「那麼第四封信呢？」說：「第四封信，你的牙是不是都掉了？」他說：「是啊！喔！這是第四封信給我？啊！這個字我都不認識，我不懂這就是閻羅王的信！」

於是乎閻羅王說：「這回你還有話講沒有了？」他自己一想，果然小孩子一出生就死了，這令自己要覺悟，這也對的。牙也掉了、眼睛也花了、耳朵也聾了，這是給送信來了。說：「那麼最後一封信是什麼呢？」說：「最後一封信，你看見你頭髮都白了沒有啊？」他說：「看見！喔！這是最後一封信？」於是乎這個人也沒話講了。閻羅王說：「你吃了這麼多肉，好了，托生去做豬去了！」於是乎，就做了豬了。那麼究竟什麼時候再回來再做人呢？這就是任何人也不知道了！

現在講「業果相續」這種的問題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應該迴光返照，看看我們自己要怎樣子做下去。有的人說：「啊！我知道了，現在我要出家了！」你要出家了？你若真能出家才可以的；不真能出家，也不可以的。有的人說是：「啊！我現在覺得人生真沒有意思了，莫如快點死了！」那也好，快點死了，也或者快點像這個老年人，說沒有給他信，閻羅王打發他快點去做豬去。那個豬就是最笨的，所以做事情也很笨的；很笨的人，將來都會做豬的。

所以你們現在學《楞嚴經》，這都要學得不笨、都要開智慧的。這《楞嚴經》，就是叫你們開智慧；若開智慧了，世界相續與你也沒關係了、眾生相續與你也沒關係了、業果相續與你也沒關係了！那麼誰和我都沒有關係，這不孤立了，變成一個孤獨者了嗎？不是！你這個時候，和佛有了關係、和菩薩是親戚、和羅漢做兄弟了！你絕對不會孤立的！

富樓那言：「若此妙覺本妙覺明，與如來心，不增不減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。如來今得妙空明覺，山河大地有為習漏，何當復生？」

「富樓那言」：聽釋迦牟尼佛說完了這三種顛倒相續的因緣，富樓那又說話了。

「若此妙覺本妙覺明，與如來心，不增不減」：假設這個本來就是妙而覺明的一個妙覺，與這個如來的心，也就是如來藏性，在佛的份上也不增，在眾生的份上也不減。眾生也就具足這個本妙的覺明，佛也是具足這個本妙覺明；在佛的份上也不多了一點點，在眾生也不少了一點點。

「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」：你說：山河大地都是從如來藏性裏頭生出來的；既然如來藏性是不增不減，為什麼無緣無故忽然間就生出來山河大地這一切的有為法呢？無狀，就是無緣無故，也不因為什麼。忽，就是忽然間，以前不是這樣子。

這一段文，就是富樓那又生出一種懷疑來。他懷疑「眾生的因性有始」；因，就是佛性；有始，有一個開始。又懷疑「佛的果德有終」；佛成佛了，這種的果位，還有終了的時候。就是在這個眾生，有開始的時候做眾生；那麼成佛了，又有終了的時候成佛。就是佛也有一個時候會不成佛，將來再做眾生的；他生出這麼一種懷疑，所以就有上這一段的問題。

「如來今得妙空明覺，山河大地有為習漏，何當復生」：妙空，就是微妙而真空的本體。佛現在您得到微妙而真空的本體這種明覺了，這山河大地諸有為法的習氣，將來還又會生出來嗎？習漏，就是習氣；前幾天我不講迦留陀夷叫小婢住流？那就是餘習，就是這種習漏。你已經成佛了，你有為的習漏都沒有了，將來又會生出來呢？眾生是由無明生出來的，那麼你現在成佛了，還會不會有無明生呢？

成佛了之後，就沒有無明了！在等覺菩薩，還有無明，不過他少。這若比較起來，很難有一個方法來把它形容盡了。在眾生份上，有八萬四千煩惱。這些個煩惱，都是從無明這兒生出來的。在等覺菩薩的境界上——什麼叫「等覺菩薩」呢？佛的果位叫「妙覺」；等覺，這還是菩薩，就是等於佛的覺悟，而還沒有正式成佛、沒有證到佛的果位。等覺菩薩還有一份生相無明沒有破，這一分，就像前幾天講的那個鄰虛塵，在微塵裏邊最小，就那麼微細！

佛告富樓那：「譬如迷人，於一聚落，惑南為北。此迷為復因迷而有？因悟而出？」

「佛告富樓那」：佛聽富樓那這樣問：既然佛說山河大地都是因為無明生出來的，以前在沒有生出山河大地的時候，都是依照這個「性覺妙明、本覺明妙」的本覺、真覺而生出的無明，就有了山河大地；那麼現在佛成佛了，習漏已經盡了，將來還會再生這種無明嗎？佛就告訴富樓那。

「譬如迷人，於一聚落，惑南為北」：我現在舉出一個比方來，譬如有這麼一個迷人，他到了一個村子裡，他以為南方就是北方。有很多人聚會到一起，在這個地方住，這叫「聚落」。「此迷為復因迷而有？因悟而出」：這個迷是因為迷而有的呢？是因為悟、明白而生出的迷呢？

這個迷人怎麼迷的？迷的什麼呢？他是這樣情形：他以南方是北方，轉向了；轉向了，就是把方向失去了！那麼他惑南為北，是不是把北方丟了？或者把南方丟失了呢？不是的。南方根本還是南方、北方還是北方，南、北這個方向並沒有失去；不過這個人，在他本人迷失方向的時候，由無明就惑南為北，生出一種迷了。這個本覺，就比方南、北方。

什麼叫「聚落」？聚落本來是人住的地方；這個聚落，就是如來藏性。迷人，就是眾生生出一種錯覺、妄想。南方和北方這兩方，這表示真和妄；就一個覺、一個迷。這個迷人，他把覺當了迷、迷當了覺了，所以方向就失去了。

富樓那言：「如是迷人，亦不因迷、又不因悟。何以故？迷本無根，云何因迷？悟非生迷，云何因悟？」

「富樓那言」：富樓那聽見佛說這個迷，是因為本來就有個迷，又生出來個迷呢？或是因為悟，而出現這個迷呢？富樓那就說了，「如是迷人，亦不因迷、又不因悟」：像這個迷人似的，也不是因為迷，他又生出來的迷；也不是因為悟，他生出來的迷。「何以故」：為什麼呢？

「迷本無根，云何因迷」：這個迷，它自己沒有個根；沒有個迷，怎麼會再生出個迷來？這個迷，根本就沒有的，怎麼會生出個迷來呢？譬如這一切草，要有個種子在那兒生出來。迷，根本沒有種子、沒有根的，所以這個迷不是因迷而生出來的。也就是：我們人本來沒有無明，這個無明不是因為無明生出來的。

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，光明方面就等於智慧；黑暗方面，就等於愚癡，這個無明就等於影子似的。我們人因為背覺合塵了，所以就有了無明；你若是背塵合覺，無明就沒有了。無明也就好像鏡子裏現的影像似的，那鏡子裏頭，本來沒有影像；你有影像現出來，也並不是鏡子裏頭自己有的影像，是由你的外像而顯露出來。所以無明並不是在真覺上生出來的，它是「依真起妄」，依照這個真，生出個妄來。就好像我們的身影，我們這個影，並不是我們的身體；但是因為身體，才有這個影子。

「悟非生迷，云何因悟」：這個迷也不是因悟而生出來的。怎麼樣說呢？他既然覺

悟了，怎麼會又生出來迷呢？為什麼你可以說，這個迷是因為悟而生出來的呢？這也不可以這樣講的。悟，就是明白、覺悟；就是對著迷而言覺。迷和覺悟是相對的，所以你若說迷是因為悟生出來的，這也是沒有道理的。

佛言：「彼之迷人正在迷時，倏有悟人，指示令悟。富樓那！於意云何？此人縱迷於此聚落，更生迷不？」「不也！世尊！」

「佛言：彼之迷人，正在迷時」：現在佛告訴富樓那，說是那個迷人，正在這個也不知道南和北的時候，以為南就是北，就是比方以為迷就是覺了。本來我們人有一個真正的覺悟，他自己不知道他是迷；他惑南為北，以為這個迷就是覺，他認為這是真了！好像我們人就任性，有什麼事情，就任性去做去，見著人，認為這個人和我不好，就發他一頓脾氣；認為那一個人對我好，就歡迎他。他認為這樣做就對了，其實這都是顛倒；但是他不知道是顛倒、不知道是「惑南為北」。

「倏有悟人，指示令悟」：悟人，就是佛、就是個善知識。倏，是很快地。他正在迷的時候，忽然就有個善知識指示他，叫他明白。說你現在是迷失方向了，你應該反迷歸覺；這個才是南方，你現在認為這是北方，這是錯了！就指明他這個迷和覺。

「富樓那」！「於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啊？「此人縱迷，於此聚落，更生迷不」：這個人縱然就是不知道南北的方向，在這個聚落裏頭，有人告訴他方向了，那麼他還會不會再生多一點迷呢？

「不也！世尊」：富樓那就說，不會的！已經有人指明了，他就不會再迷了！世尊！

我們在迷昧的時候，就是在做夢呢！可是我們在這兒做夢，自己不承認是做夢。我告訴你，說你現在做夢，你也不承認的。你想：「啊！我現在沒有做夢、也沒有睡覺，你怎麼說我做夢呢？」這就好像人在做夢的時候，夢做皇帝或者總統；或者發了財了，有洛克菲勒那麼有錢、或者有甘迺迪那麼有錢。在做夢，自己富貴榮華兼而有之，又有錢、又做大官，親戚也都不是博士、再不就是教授，再不就盡是有地位的人；這在做夢遇著這麼一個環境，好像呂洞賓做南柯夢似的，不是真的。

這時候有一個人來，就告訴他說：「你現在這個不是真的，這是做夢哪！」你說這個人會不會相信？他在做夢的時候不相信的。等他夢醒了，這時候才知道：「喔！我做這麼一個好夢，這個夢這麼好，我怎麼這麼快就醒了呢？」自己還認為醒得太快了！對這個夢境回憶，還非常地留戀。

這就好像我們現在在這世界上，今天跑到這兒去、明兒那兒去，跑來跑去地，忙忙

碌碌；就想：我將來做什麼、怎麼樣？「未得之，患得之」，沒有得到的就想要得著它；「已得之，患失之」，已經得著或者財產、或者什麼東西，又怕丟了。這生了種種的執著、種種的纏縛；等到開了悟了，那時候：喔！我以前做的事情，怎麼那麼顛倒呢？可是開悟的人，不會再留戀沒開悟以前那個境界；不像那個做好夢的人，醒了還想：為什麼我要醒得這麼快呢？不會有這個這個情形！這是所不同的地方。

「富樓那！十方如來亦復如是。此迷無本，性畢竟空。昔本無迷，似有迷覺；覺迷迷滅，覺不生迷。」

所以佛問富樓那說：如果有一個悟的人，給這個惑南為北的迷人指示出來南北的方向，他在這個聚落裏邊，還會不會再迷呢？富樓那就說：不會再迷的了！佛就說，「富樓那」！「十方如來，亦復如是」：十方如來、十方的佛，也就像這樣似的。就像那個迷人，有人指示令他不迷了，他不會再迷了。

「此迷無本，性畢竟空」：為什麼不會再迷了呢？因為這個迷沒有根本，它再生不出來一個迷來，所以這個迷的性是畢竟空的。根本就沒有個迷，所以它也沒有個性，這個迷也是空的。

「昔本無迷，似有迷覺」：在以前根本就沒有一個迷、沒有一個不明白，只是好像有這麼個迷的一種感覺。似有，是根本就沒有，不過相似而有而已；相似有，就是好像有，並不是真有，這是個虛妄的。就好像那個迷了方向那個人，方向並沒有失掉，不過他不認識方向而已。

「覺迷迷滅，覺不生迷」：雖然有這麼一種感覺，但是你若是明白、覺悟這個迷了，這個迷就滅了；你覺悟之後，就不會再生出這種迷來、就不會再不明白了。為什麼呢？在你已經覺悟了，迷就滅了；就不會再生出迷來；所以佛已經成佛了，無明斷了，就不會再生無明了。因為無明它也是沒有根本的，所以它也就沒法子再生出來無明了。

我平常不常對你們講「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」？人誰都有妄念，妄想紛飛，這個沒有了、那個又來了；可是你不怕妄想起來，就怕你覺悟得遲。你要覺悟得快，不要覺悟得慢！怎麼樣覺悟得快呢？你生出一個妄想，你要溯本窮源，問這個妄想從什麼地方生出？找它那個母親去！你把那個妄想的母親找著，就可以叫她管一管她這個孩子。雖然妄想並沒有母親，這孩子也就沒有人管；可是你一找它的媽媽，這個

小孩子就老實了、不會再頑皮了！所以你能覺悟這是個迷，這個迷就沒有了！

亦如翳人見空中華，翳病若除，華於空滅。忽有愚人，於彼空華所滅空地，待華更生。汝觀是人為愚？為慧？

「亦如翳人見空中華」：迷，也就好像眼睛有毛病、生了眼翳子的人，他看虛空裏有很多狂華，並且還非常地美麗。他為什麼看見空中有華呢？就因為眼睛有了毛病了，才看見虛空裏有華。

「翳病若除，華於空滅」：眼睛的翳病沒有了，眼睛恢復正常了，這個華在虛空裏頭也就滅了。我現在問一問你們各位，你說究竟虛空裏頭有沒有華？若沒有華，他怎麼看見華了？喔！他眼睛有毛病了！病好了呢？這「華於空滅」，華就又滅了；你說，這華到底是滅了、是沒有滅？

「忽有愚人，於彼空華所滅空地，待華更生」：在華於空滅的時候，這華沒有了，可是竟有這樣非常沒有智慧的人，就在所看見空華滅的那個地方，等著在虛空這個華在那個地方再生出來。這愚人，也就是前邊那個迷人。所滅空地，就在那個空的地，這個「地」，並不是說是地上，就是在虛空裏那麼一個地方。

「汝觀是人，為愚、為慧」：你看一看這個人，這個人是愚癡人哪？還是聰明人哪？佛說完了這個道理的時候，就告訴富樓那說，你就是這個樣子。什麼樣子呢？就是這個等著空中再生華這個人。你在那兒等著呢！富樓那現在就有解釋了。

富樓那言：「空元無華，妄見生滅。見華滅空，已是顛倒；敕令更出，斯實狂癡。云何更名如是狂人為愚？為慧？」

「富樓那言：空元無華，妄見生滅」：富樓那就說了：這空裏邊本來沒有華，是因為他眼睛有毛病了，才看見空華這種的景像。那麼看見華，是一個妄見；是因為這一個妄想，看見有華生、有華滅。既然沒有華生，所以也沒有個華滅；他在那兒等著華再來生出來，這是不對的！

「見華滅空，已是顛倒；敕令更出，斯實狂癡」：看見華在那個虛空裏頭滅了，已經是個顛倒了；在那兒等著，叫它再出現這個華，這個人，實實在在的、如假包換的，是一個瘋狂而白癡的人。白癡，就什麼也不懂，根本他就不懂事情。這個等著華生的人，是不是還能等著出來呢？等不出來的。不過他有一點誠心，「其志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他這種愚癡法，是愚不可及，沒有人能比得了！

前邊不說在那個地方等待華再生出來？這「敕令更出」，就是一定叫它在這個地方再出來。就好像我在這個地方種一棵華，我在這個地方等著它一定要出來；不出華？那就我在這個地方等著，我也不睡覺、我也不吃飯！你說這個人真有誠心哪！我相信若學佛法，像等著華那麼誠心，也會有成功的。我這意思並不是說等著華，是說因為這個人抱著很大的希望在那兒等著，一定很誠心的：「這朵華特別美麗！我在這個地方等著，它一定會再出來！」你學佛法，若也有這種的誠心，一定會有所成就的！

「云何更名如是狂人，為愚、為慧」：怎麼還可以再給他取個名字，這樣子的狂人，說是愚癡、是有智慧啊？根本這個人，談愚癡也不夠了，就是狂了、癡了！癡，有的人說叫「傻瓜」，在臺灣住過的人都知道什麼叫「傻瓜」；在美國的人，沒學過中國話的人，對這個「傻瓜」一定是很陌生的，不認識。究竟「傻瓜」是什麼樣？我告訴你們，就是那個傻瓜的樣子！

佛言：「如汝所解，云何問言：諸佛如來妙覺明空，何當更出山河大地？」

「佛言」：佛說，為什麼我說你富樓那就像是在那華滅的地方又等著空華生出來？虛空本來也沒有華生、也沒有華滅；那一個有病的人，在那兒等著華再生出來，這真是一種癡心妄想！現在已經解釋得很明白，你說，不但不可以說他是愚癡或者是智慧，簡直地這個人就是狂癡！狂，就是發癡狂了。

說起來這個「癡狂症」，在中國的醫學上說：「重陽者狂，重陰者癡。」重陽，是陽多了；陽，就是你的火，英文叫 temper。你這火多了，就該狂了。那麼怎麼樣發癡了呢？你重陰，火太少，水又太多了，這就會發癡。再拿這個世俗來講，你名心太重，好名好得太厲害了，這就是「重陽」；不是那個「王重陽」和「呂純陽」那個道理。你貪利貪得太厲害、太過了，這就叫「重陰」。

在整個這麼大的世界上，其實只有兩個人；一個就是專門求名的人，一個就是專門去圖利的人。好像人與人之間，你若對我好，我對你也好；你讚歎我，說：「某某人你真好啊！你又聰明、又有智慧，你樣樣都好，沒有一樣不好的！」這個人耳朵一聽人讚歎他，心裏就好像吃糖那麼甜似地；這就像那個小孩一來，我給他兩塊糖，他很高興的，也就是這個樣子。

貪名的人，歡喜人家給他戴高帽子。以前在中國來講，什麼人戴高帽子呢？無常鬼！什麼叫「無常鬼」呢？就是人若死了，來捉你靈魂的那個鬼卒，就叫「無常鬼」。所以現在人也戴高帽子了，這就表示不要等著死了見無常鬼，活著就要見無常鬼了。

這個「無常、無常」，就是「不長了」，就是你壽命已經到了；所以現在見著戴高帽子的人，都不太吉祥的、不太好的。這是一個求名的。

還有一個，就是求利的。利者，就是「錢」。喔！想辦法去騙人、去賺錢，想盡了方法、用盡心機。好像在中國的人做生意，都講「奸商利圖」。怎麼叫「奸商」呢？他賣米的時候，就要把那個米摻上一點兒水。賣米論份量，這一摻上水，份量也重了；如果論斗和升，這也漲了！那個米粒一大了，裝得也就少了。這中國的奸商做生意是這個樣子，西方人會不會這個方法，現在我還不知道；總而言之，做生意就有這種的情形。

所以在中國，有一個賣米的商人被雷劈了——天上打雷，這雷就安得這麼巧，碰著這個賣米的商人，就把他打死了。打死，在他脊背上，就現出來幾個字；這幾個字誰也不認識。怎麼個字呢？「兩點加一橫，又加兩撇」，這是上面那個字；這個字底下，又有一個長的「口」字；「口」字下邊，是「兩點又加兩撇」這麼樣子。以後就有一个人給加上一筆，由上邊一筆寫到底；加上這一筆，就變成

米
中
水

米中水，在米裏頭對水。

這一豎從上邊「兩點加一橫，又加兩撇」劃下，便成「米」字；一氣劃到下面的「口」，是「中」字；又劃到下邊的「兩點又加兩撇」，就是「水」字。這一筆加上了，就變成三個字：「米中水」。

為什麼被雷擊死了呢？就因為他賣米的時候，米中對水。這在西方人聽起來，好像很沒有根據；不過在東方的人，都很相信這個道理。總而言之，人若做不好的事情，中國人說：「喔！你等著雷劈你呢！」中國人因為做壞事得太多，所以壞人往往就被雷這麼劈了。為什麼要劈壞人呢？就「殺一儆眾」。若劈了一個人，其餘的壞人一看：「喔！做壞事會被雷劈，我們要做好事了！」我是中國人，我為什麼不敢做壞事？也就怕雷劈的。不單我，就是任何人，都不應該做壞事；若做壞事，就很容易被雷劈的！

「如汝所解，云何問言：諸佛如來妙覺明空，何當更出山河大地」：好像你解釋的道理這樣子，那你怎麼還問我：諸佛如來得到妙覺明空這種的果位，怎麼可以再生

出山河大地呢？你怎麼還這樣問呢？諸佛如來也就像這個迷人有人指示之後，他就不迷了！在如來藏裏頭，你既然證到佛的果位，也就不會再有無明，不會在這如來藏裏頭，再回頭而生出這麼個無明來了！也就好像本來沒有空華，你在那兒等著它生出空華來，這是對不對呢？

又如金礦雜於精金，其金一純，更不成雜；如木成灰，不重為木。

「又如金礦雜於精金」：成佛了之後，不會再做眾生；又有一個比喻，就好像金礦似的。你知道，金有金礦，這金礦裏頭的金子，裏邊有精金，可是這個金不純，在金裏頭也有砂，又有一些個其他的東西，很混雜的。純金的質地，就一點其他的東西都沒有了，單單就是金，這叫「精金」。

「其金一純，更不成雜」：等到你用一種人工把金淘出來，再鍊成純金的時候，就不會再夾雜其他砂、泥、土那些個東西了。「如木成灰，不重為木」：又好像木頭成灰，不能反轉頭再成為木頭。木頭可以變灰，而灰不可以再變木頭，這是又一個比喻。

諸佛如來菩提涅槃，亦復如是！

「諸佛如來菩提涅槃，亦復如是」：十方諸佛如來，他們成佛的果位——這種菩提的覺果和涅槃的妙德，也就像這兩個比喻一樣，不能再變回去了！諸佛也就是如來，如來也就是諸佛；這不過是文法上頭的問題。在眾生的時候，就好像那個金礦似的；已經成佛了，就是變成精金了，不能再有所夾雜了。就好像那木頭可以成灰，而灰不能再成木頭了！所以成佛了，就不會再回去做無明的眾生了。

富樓那！又汝問言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本性圓融，周徧法界；疑水、火性不相陵滅，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徧法界，不合相容。

「富樓那」啊！「又汝問言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本性圓融，周徧法界」：你又問我說，我講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大的性都圓融，周徧法界。「疑水、火性不相陵滅」：你就懷疑水、火這兩種的性質是不能相容並立的。它若是周徧法界，有水就不能有火、有火就不能有水。

我們人要知道，水、火雖然沒有思想，但是水有水性、火有火性；無論什麼東西都有一個性，不過這不是人肉眼所能看得見的。在已經成了火，有火了，我們看不見它；在沒有成火之前，它也有個火性在裏頭。這種性在什麼地方呢？在法界裏頭含藏著，是周徧法界的。所以你對著太陽就能取出火來，對著月亮就可以取出水來；

為什麼能這樣子呢？也就因為在這虛空裏頭，有這種的性能。你不要看這個是虛空，虛空裏頭具足一切的性能；什麼性能都在虛空裏頭包括著，這虛空就是法界。

「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遍法界，不合相容」：你又說虛空和大地若是都周遍法界，不應該它們互相能容納。虛空是空的，有虛空不應該有大地；大地是實在的，有大地不應該有虛空。如果也有空、也有地，那它們就不會周遍法界；虛空若是周遍法界，大地就不應該周遍法界；大地若是周遍法界，虛空就不應該周遍法界。你的懷疑是這樣子的。

富樓那！譬如虛空，體非群相，而不拒彼諸相發揮。所以者何？富樓那！彼太虛空，日照則明，雲屯則暗，風搖則動，霽澄則清，氣凝則濁，土積成霾，水澄成映。

「富樓那」！我現在給你講一講這個道理。「譬如虛空，體非群相，而不拒彼諸相發揮」：有一個譬喻，這個虛空的本體是空空如也，沒有一切的諸相；可是虛空它不拒絕一切諸相自然地發揮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：所以然的原因是什麼呢？「富樓那」！「彼太虛空，日照則明，雲屯則暗，風搖則動，霽澄則清」：那個太虛空，太陽的光照出來，就有明相；有烏雲在虛空中遮住了，它就有暗相；風吹起來了，就有一個動相；下雨天一晴了，天朗氣清，就有清相。霽，就是雨過天晴；澄，是清朗。

「氣凝則濁，土積成霾，水澄成映」：一些個塵土混合，在虛空中凝結著一股霧氣，就覺得這虛空裏頭有一種濁相。風把塵土堆積起來了，就有一種塵晦的相；水若澄清了，就有映照的功能，有一種映照的相。總而言之，這就是一種土和風在虛空裏頭捲成一團，這就叫「霾」。

所以在虛空裏邊雖然沒有群相，而群相發生出來；它不拒群相，任其自然發揮。這個如來藏也是這樣子！在如來藏裏本來是沒有形相的，可是這七大和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都在如來藏裏邊包括著，如來藏也不拒這些個相的發生。

於意云何？如是殊方諸有為相，為因彼生？為復空有？

「於意云何」：富樓那！在你的意思，你認為是怎麼樣呢？你覺得虛空裏生出這種群相，是什麼道理呢？「如是殊方諸有為相，為因彼生？為復空有」：像前邊所說這七種的相貌，每一種它也不相同；可是這一些個有為相，是因為那七種的相自己生出來的？還是因為虛空而有的呢？

若彼所生，富樓那！且日照時，既是日明，十方世界同為日色，云何空中更見圓日？若是空明，空應自照，云何中宵雲霧之時不生光耀？

「若彼所生」：如果是從那七種的相生出來的，「富樓那」！「且日照時，既是日明，十方世界同為日色，云何空中更見圓日」：那麼就在日照的時候來講，既然你說這個光明是太陽所照出來的，那我們這十方世界，所有諸佛國土都有這個太陽光，為什麼在空中又現出來一個圓圓的太陽呢？

「若是空明，空應自照，云何中宵雲霧之時不生光耀」：假設不是從太陽生出光明，若是從空生出這光明，那空它既然有光明，它應該照自己的虛空；為什麼在晚間半夜或有雲有霧的時候，就沒有光，也沒有照耀的這種功能了呢？

當知：是明非日、非空，不異空、日。

「當知：是明非日、非空，不異空、日」：富樓那！你應該要知道：這種明的功能，並不是一定從太陽而來的，也不是一定從空那兒來的；可是也不一定不從空和太陽那兒來的。這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就從這個如來藏性裏頭發生出來。

（編按：右列（1）、（2）兩段經文，為經本中原有順序：（1）「觀相元妄，無可指陳；猶邀空華，結為空果，云何詰其相陵滅義？觀性元真，惟妙覺明、妙覺明心，先非水火，云何復問不相容者？」（2）「真妙覺明亦復如是！汝以空明，則有空現。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各各發明，則各各現；若俱發明，則有俱現。」上人講解時先講後段（2），再講前段（1），故以下此兩段經文，按上人講解順序排列。）

真妙覺明亦復如是！汝以空明，則有空現。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各各發明，則各各現；若俱發明，則有俱現。

「真妙覺明亦復如是」：那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的真妙覺明，也就像這虛空不拒群相的道理是一樣的。「汝以空明，則有空現」：你以為這空明，就有空現出來。

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各各發明，則各各現」：在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大的裏邊，它們各各發明出來每一個大的功能；每一個如果發明，就有每一個現。「若俱發明，則有俱現」：要是同時一起來發明它們，它們同時都現的。同時有人對著太陽取火也有、拿著珠取水也有！

云何俱現？富樓那！如一水中現於日影，兩人同觀水中之日；東西各行，則各有日

隨二人去。

「云何俱現」：什麼叫一起能發現出來呢？「富樓那」！「如一水中，現於日影，兩人同觀水中之日」：好像在一個水裏邊，因為水澄清了，就有日影現出來；兩個人一起看這個太陽的影子，太陽本來只是一個。「東、西各行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」：可是這兩個人一個人向東走、一個人向西走，這兩個人人都看見太陽跟著自己去，就變成有兩個太陽。

一東、一西，先無準的；不應難言此日是一，云何各行？各日既雙，云何現一？宛轉虛妄，無可憑據。

「一東、一西，先無準的」：一個太陽分別跟著兩個人向東、西兩個方向走，在預先它也沒有準備一個目的地、沒有一個實在的情形。一個人向東走，也有太陽影子；一個人向西走，也有太陽影子。原來是一個來著，現在變成兩個跟著兩個人去；這種的情形，你說這個太陽是真的、是假的呢？

「不應難言：此日是一，云何各行」：你不應強辭奪理，你不應這麼互做一個難題來問答，說這個日頭是一個，為什麼兩個人東、西各走，就有兩個太陽？「各日既雙，云何現一」：那麼向東走、向西走，每人都有一個太陽跟著他自己；既然有兩個太陽，那麼你怎麼能說是究竟它只現出一個太陽呢？

「宛轉虛妄，無可憑據」：宛轉，也就是輾轉。這一種虛妄的情形互相這麼輾轉，一點根據也沒有。你說這個太陽到底是一個、是兩個？你若說它一個，兩個人各走，各有一個太陽跟著；你若說它是兩個，根本連一個都是虛妄的、沒有的，怎麼還會有兩個呢？因為這個情形，所以這是沒有根據的道理。

觀相元妄，無可指陳；猶邀空華，結為空果，云何詰其相陵滅義？

「觀相元妄，無可指陳」：你在相上看，這種相本來是虛妄的，你不能給它指點，說明白了這個相是怎樣有的。「猶邀空華，結為空果，云何詰其相陵滅義」：就好像你邀這個空華，在空中你見著空華再結成一個空的果，你怎麼可以問這種互相欺陵而毀滅的意思呢？云何，就是你怎麼可以；詰，是問。

就像前邊說的兩個太陽，雖然都有太陽的相，並不是實在的，是一種虛妄的影塵；所以，你觀察這種的相，本來是虛妄的。就好像那「兩個太陽」似的，你看！這本來是一個太陽來著，兩個人分開走的時候，你看的這個太陽就跟著你去了，他看的這個太陽也跟著他去了，就變成兩個太陽。那麼太陽怎麼樣變的？什麼時候分開的？

你看不清楚了！根本這個太陽雖然隨著兩個人去，不是真的。這個相也就像太陽和影子這樣子，都不是真的。

觀性元真，惟妙覺明、妙覺明心，先非水火，云何復問不相容者？

「觀性元真，惟妙覺明、妙覺明心，先非水、火」：你看一看這如來藏性裏面本來是真的，惟獨這種妙覺明性和妙覺明心（妙覺明心，也就是妙覺明性，不過多加這麼一句），本來它也就不是火、不是水；不過在這種的如來藏、妙覺明心裏邊，也就含有水、含有火，具足這種的功能，並不是它就是水、火。

「云何復問不相容者」：本來既然不是水、火，它只有這水、火之性，你為什麼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而還要問水、火互不相容的道理？為什麼你要問？就因為你還是不明白這種觀性的道理！你不知道在如來藏性裏邊，具足一切萬法、具足一切的功能，所以你对這個事情發生疑惑。你只知道看這個相上，火有火相、水有水相；可是這個相雖然是有，本來是假的。

你看它那個水、火，它不過有水、火的性能，而它本身並不是水、火；所以它也就不會互相你和我鬥爭、我和你鬥爭，都是相安無事、各得其所，誰也不和誰打架、誰也不和誰發生鬥爭的。

富樓那！汝以色、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，而如來藏隨為色空，周徧法界；是故於中風動、空澄、日明、雲暗。

「富樓那」！「汝以色、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」：這個「汝」，不單單說富樓那，就我們現在這一切聽《楞嚴經》的人，都包括在內了。你以為色和空在如來藏裏邊，常常互相不容納、互相來鬥爭。相傾相奪，就互相鬥爭，也就是陵滅的意思。「而如來藏隨為色、空，周徧法界」：而這個如來藏性裏邊，隨著就有了色、有了空，這種的性也就周徧法界了。是不是這樣子呢？

因為在如來藏裏邊，色、空相傾相奪，所以就起了隨緣之用；起了隨緣之用，就生出外界的色、空了。這種的性能，也就周徧法界。「是故於中風動、空澄，日明、雲暗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在這個如來藏性裏邊，風，就是動相；空，就是澄清的相。日光，就有了明相；雲，就有暗相。

眾生迷悶，背覺合塵；故發塵勞，有世間相。

「眾生迷悶，背覺合塵；故發塵勞，有世間相」：眾生在這種種的相裏邊，就發生

一種迷悶，於是乎就違背這個覺、違背這個真性，在如來藏裏邊生出相傾相奪的情形，就與六塵這些個境界相合了。因為和塵合到一起，所以就發出一種塵勞，才生出這世間山河大地，有這世間相續的相生出來。

什麼叫「迷悶」？迷，是不明白；眾生不明白真空如來藏性這個真理，這叫「迷」；眾生在這個真理上，若起了三細、六粗，就叫「悶」。這三細、六粗，就是那個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生出這麼些個東西來。三細，就是業相、轉相、現相三種的細惑；六粗，就是智相、相續相、執取相、計名字相、業起相、業繫苦相六種的粗惑。這三種的細相、六種的粗相，在這如來藏裏頭生出來。

我以妙明不滅不生，合如來藏；而如來藏惟妙覺明，圓照法界。

「我以妙明不滅不生，合如來藏」：我，這是佛自己稱。我以這種不生不滅妙覺明心，合這個如來藏性。「而如來藏惟妙覺明，圓照法界」：而在這個如來藏裏邊，就只有這種的妙覺明性，它也是圓照法界、無欠無餘的；法界任何的地方，它都可以照得到的。

是故於中，一為無量、無量為一，小中現大、大中現小；不動道場徧十方界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，於一毛端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。

「是故於中，一為無量、無量為一，小中現大、大中現小」：所以在如來藏性裏邊，一為一切，一切也就是一。在小的裏邊，可以現出一個大的境界來；在大的裏邊，又可以現出一個小的境界來。大、小也無礙，一、多也無礙。這個「一」，又可以說就是如來藏；如來藏能現出一切的萬法來，萬法還歸如來藏，這也就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」。

又者，這個「一」，就是一心，就是「心包萬法、萬法唯心」；一切的法也不出我們這個心，這個心就包羅一切法。這個真心也就是如來藏，如來藏也就是這個真心；大中又可以現小，小中又可以現大。你不能用我們人這種有限度的思想、知識，來思想這個微妙的妙覺明性；這種妙覺明性，它是變化無方，人思想想不到的，你不能完全把它都了解了。

「不動道場徧十方界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」：不動道場，是說佛的法身就在道場這地方。佛的法身也沒有動，就徧滿十方諸佛國土，而且連虛空也充滿了。說虛空充滿了，是不是把虛空都給堵上、壅塞住了，就沒有虛空了呢？不是的！這個徧滿十方和無盡虛空的，是個法身；法身無相。

「於一毛端現寶王刹」：在這一根汗毛的頂端，現出來諸佛國土。你看看！這種境界，真是妙不可言！在這一個汗毛頭上，現出來諸佛國土。寶王，就是佛、就是法王。刹，就是佛的刹土。這汗毛雖然是小，可是能現出來國土，這是「正中現依」。我們的身體叫「正報」，諸佛國土叫「依報」。一根汗毛，這是正報中最小的；汗毛的頂端，又是它最少的一部份；而在這個最少的這一部份，可能現出來依報——現出一個國土，國家來，這叫「小中現大」。

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」：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微塵，我們人坐到地下，那也是坐到微塵裏了？不是的。那是坐在一粒微塵裏，不是很多粒微塵；那一粒也不是大的微塵，是最小那一粒。前幾天不講「鄰虛塵」嗎？在我們這兒能看見的塵，又分成七份，這叫「鄰虛塵」。轉大法輪，就是教化眾生。

身體坐到那一粒鄰虛塵裏邊轉大法輪，這叫「依中現正」。這個一粒微塵，是依報裏邊一個最少的一份；可是在這個最少的一份裏頭，也能現大。小中現大、大中現小，這是繼續前邊那個意思。究竟為什麼能以這樣子呢？這就是佛法的妙用、佛性的一種表現。

好像我們用一面鏡子照出去千里萬里的地方，若能照得到的，都可以攝到這個鏡子裏邊，這是「小中現大」。那麼大中也可以現小，在這個十方世界，看我們這一根汗毛也像十方世界那麼大。

這種的道理，一定要得到事理無礙的境界，你才會知道！這個事和理圓融無礙，也就是前邊講的「一就是無量，無量也就是一」。這個「一」，就是我們這個「一心」；一心而包萬法，萬法仍歸一心。所謂「萬法」，這不只萬法，所有的山河大地、森羅萬象，這個世界所有一切一切的，都包括在內了；那麼這數目也很大，就用一個「萬法」來包括它。

所以那個「咒」，梵語叫「陀羅尼」，翻到中文叫「總持」，就是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」；這個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」，也就是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」，也就這個「總持」。這個「總持」，也可以說就叫一個總機關、總樞紐；這個總樞紐在什麼地方呢？就在佛性中。

你聽經聽得多了，自然對這個道理就會明白了；聽得少，沒有會通這個理，聽了也格格不入。說是：「不知道講什麼呢？」當然你不知道了！你沒有聽過經，所以就不知道；你聽多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這個道理非常地奧妙，妙不可言地。所以我現

在這一段，也就不再講了！

轉法輪，就是教化眾生、講經說法。好像我現在在這兒給你們各位講《楞嚴經》，這就叫「轉大法輪」；你能以提倡佛教、你能以弘揚佛法，令一切眾生都明白佛教、明白佛法，這就是轉大法輪。轉法輪，不但在人間轉法輪、天上轉法輪，在地獄裏邊也去轉法輪。

有道德的人轉法輪，是轉三界的法輪——在這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都可以轉法輪。你看不見他，他有的時候，到天上去教化眾生，在天上講經說法；有的時候，到地獄裏去教化眾生，在地獄裏講經說法；有的時候，到那一粒微塵裏邊去轉法輪，教化眾生。那一粒微塵雖然小，可是在那裏邊，眾生並不比這個世界的眾生少。這種境界是沒有法子想得到的、沒有法子說得出來的；能說出來的，不過都是一點點的皮毛。

滅塵合覺，故發真如妙覺明性。

「滅塵合覺，故發真如妙覺明性」：我們眾生為什麼做眾生？就因為有塵勞；你若把塵勞滅了，也就是「背塵合覺」。你背覺，就合塵；背塵，就合覺。你能以背塵合覺，就發出真如這個妙覺明性——就是佛本有的那個覺性。什麼叫「真如」？也就是我們這個真心、也就是如來藏性，不過它換一換名。

而如來藏本妙圓心。

「而如來藏本妙圓心」：這個名字，又叫「如來藏」，又叫「本妙圓心」，它本來就是妙的，而且還圓滿清淨、周徧法界。因為它周徧法界，所以講大，大而無外，沒有再比它大的了；講小，小而無內，沒有再比它小的了。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那個本妙的圓心，可是在這個本妙圓心，你又和這一切的法又不同。現在要講的法叫「空如來藏」，把如來藏裏空了。

非心、非空、非地、非水、非風、非火。

「非心、非空、非地、非水、非風、非火」：這個本妙圓心，它又不是你識心的這個心，也不是虛空、也不是這個地、也不是水、也不是風、也不是火。

非眼、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非色、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非眼識界，如是乃至非意識界。

「非眼、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：這也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；「非色、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：也不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六塵；「非眼識界，如是乃至非意識界」：也不是眼識，乃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識。

這講的七大、五陰、六入都非了！把這六根、六塵、六識也都沒有了、空了，這叫「空有為法」，把這有為法都要沒有了。

這就好像《心經》上說：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。」這和那個道理是一樣的，不過那個講「無」，這個說「非」。

你說「非」和「無」有什麼分別？非，就是「不是」，無，根本就沒有了。這「不是」，是說不是這個，但是它還是那個。是什麼呢？這前邊講「非」，在後邊又講是「即」；即，就是「是」。後邊又說是「心是空」。所以這個講的是「非」，《心經上》講的是「無」，佛法裏頭稍微有一點分別，就在這個地方。

這個如來藏性就叫做「本妙圓心」，你認為它是這五陰，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？都不是的。前邊講這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都是如來藏性，現在又都給非了，說都不是這個。這一講，把人都講糊塗了，講得不知怎麼好了！又說「是」，又說「不是」，究竟是、不是？沒有是、也沒有不是！你不要擔心、不要憂慮！佛法就在這個地方，沒有是、也沒有非。

佛說法是「隨說隨掃」，隨說這個法，隨就把這個法掃了它、沒有了。所以在佛入涅槃的時候，有人問佛：「佛您說的法，怎麼辦呢？將來怎麼樣流通啊？」你說，佛說什麼來著？這並不是佛要臨往生的時候糊塗了，才說這話。佛說：「我沒有說法啊！若有人說我說出一個字來，就是謗佛。啊！我連一個字都沒說！」所以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沒說一個字！你說這又怎麼講啊？所以現在又是非色，又非心、非空，都給非了。本來佛說一切法，可是說完了，又沒有了，他不留；這叫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，就不叫人有法執。

佛說的法，我若著住到這個法上，這沒有得到法空；你要人也空、法也空了！說：「那我得到人空、法空了！我天天睡覺，什麼也不學！我人空了嗎？人空了，我睡覺去！」你還有個睡覺呢！你若「睡覺」也沒有了，那才空呢！你還有個睡覺，那沒有空了。所以要把這個我執也沒有了！沒有我，法也沒有了，這我、法二執全空了！

《金剛經》上，如來說：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。」就好像過河似的，你過河需要船，過河之後，你若揹這個船走，你說那多累贅啊！果彰有艘船，他想要坐船從西雅圖來到三藩市；那麼他坐車來，是不是要把船揹著來呢？不是的。船只是渡海的，渡過去，就要把它放下。這個法也只是滅除我們煩惱的；我們煩惱如果沒有了，什麼法都不要了！你煩惱如果沒有沒有的時候，你不能說我就什麼法也不要了；那你不要什麼法，你的煩惱更多了！

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學這個法門，就是為的斷煩惱。所以你學佛法，我現在講點真的佛法給你們聽，就是要斷煩惱；你不斷煩惱，你學幾千年佛法也是等於零，沒有學。怎麼樣斷煩惱呢？就是遇著境界來了，你不為這個境界轉、不被這個境界所搖動；你這就是定力，也就是佛法了。

說，佛法怎麼沒有是、沒有非？六祖大師告訴過我們：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本來沒有一物，你說到什麼地方有塵埃的？所以這也就把這一些個法都非去了、都沒有了！這也是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。我為什麼說也沒有個是、也沒有個非？這就是佛法！你在這個地方若明白了，這也能開悟的。

六祖大師告訴慧明說：「你不思善、不思惡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如何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？」不思善，就沒有個是，不思惡，就沒有個非；沒有是、沒有非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你用一用功夫把它想一想，這是個什麼境界？也就是那個「不思善、不思惡」。

沒有是、非了，這就是本有的佛性，就是那個本妙圓心。你若能得著這個本妙圓心了，那你就什麼都有了，也什麼都沒有了；但是你什麼都有、什麼都沒有，可是不像你現在執著這個境界了。什麼都有，有什麼呢？有如來藏裏邊所具足的這些個法寶；什麼都沒有，沒有一切煩惱了。煩惱有多少，那如來藏裏那個法寶就有多少。

因為什麼你沒有得著如來藏裏頭那個法寶？就因為你的煩惱太多了，你的肚皮裏裝不了那麼多東西。所以你煩惱若多，這個法水就少、法性就少；你煩惱變了，也就煩惱就是那個法性。你不要怕你脾氣大，你脾氣越大，你那個法性也越多；但是可不要再使脾氣了，你若再耍脾氣，那就是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了！你本來很聰明的，但是自己往那個愚癡道上走。

所以我們學佛法，就是要斷煩惱的；你把煩惱斷了，那就是菩提。「煩惱即菩提」，也就是叫你把那個冰化成水，那就是水了。你若水變成冰，那就是煩惱；冰變成水，那就是菩提。沒有什麼很困難的問題，只要你一變，就成功了！

非明、無明、明無明盡，如是乃至非老、非死、非老死盡。

「非明、無明、明無明盡」：也不是覺悟的那個明，也不是那個依真起妄起出的無明，也不是明白無明也沒有了。「如是乃至非老、非死、非老死盡」：非老死盡，我們大家都不死了！我們也不老、也不死了，這回都變成長生不老了！像這樣，乃至也沒有老了、也沒有死了、也沒有老死盡了。這把十二因緣的法也都空了！這叫「空緣覺聲聞法」。

現在講的法，叫「空如來藏」，把如來藏裏空了。有「空如來藏」、「不空如來藏」，還有「空不空如來藏」；後邊講的偈，就是「不空如來藏」。你看！如來藏不是就一個如來藏，如來藏裏有這麼多的分別呢！所以這佛法不是知道一個名稱就完全都懂了。你光知道空、知道如來藏，還要空如來藏；空如來藏了，還又要不空如來藏；不空如來藏的時候，再要空不空如來藏。很麻煩的！哈！

非苦、非集、非滅、非道，非智、非得。

「非苦、非集、非滅、非道」：可是現在在如來藏裏沒有苦諦、也沒有集諦、也沒有滅諦、也沒有道諦。集諦就是煩惱。證涅槃的理，就叫「滅」。道，就是所修的道。「非智、非得」：也沒有智慧，把智慧也空了；也沒有所證得的什麼果位。無證，沒有所證得。這是空如來藏裏邊，什麼都沒有了。掃一切法、離一切相，什麼相都空了，這叫「空聲聞法」。

在這世界上有八種的苦——首先有三種的苦，三種苦之後，又有八種的苦。三苦是什麼呢？就是苦苦、壞苦、行苦。

（一）苦苦，就是苦中之苦。這苦中之苦，是窮人有苦中之苦。好像窮人本來就是苦了，再又有了病了，沒有錢去醫治，這是苦上加苦。窮人本來就窮了，又沒有衣服穿、又沒有飯吃，這也是苦中之苦。窮人住一個破房子，這是苦了；偏偏又遇著連陰下雨的天氣，那房子裏邊和外邊差不多，這塊也漏、那塊也漏，這也是苦。

我告訴你們，我在香港住過一棟房子，也是個漏房子，一個床的位置，就有六個地方漏雨，你說苦不苦？雖然是那樣子苦，我自己的房子漏，我不修理；如果我有了錢，我還願意去幫助人。你說這是不是愚癡呢？不管自己房子漏不漏，有一個廟上造佛像，我還用了一千五百多塊香港錢，去幫著他造佛像。這一千五百多塊錢，本來有二百塊錢就可以把我的漏房子可以修補好了；我自己修房子的錢不捨得用，幫助人家造佛像，幫助一千五百多塊錢。這個人大約是不識得算算數，不會算數；所

以不知道人家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，自己的事情和人家的事情分不清。這是窮人住個漏房子。

窮人本來就窮了，又偏偏把他自己的父親也死了、母親也死了，連用錢買棺材的錢都沒有。這是誰呢？我就曾經有這個經驗。我對你們大家講，我母親的死的時候，我在旁邊，這個袋 packet 裏連一個仙（cent，或分）都沒有。這時候要買棺材，一個仙也沒有，怎麼辦呢？同我家裏幾個弟兄一商量，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都沒有法子。我說：「你們都沒有法子，我去找朋友去！」

幸虧我平時有一些個研究佛學的朋友，於是乎就去找一個同參道友，和他商量。這個朋友偏偏是一個賣棺材的，他聽說我母親死了，他說：「那沒關係！你要買什麼樣的棺材，隨便你挑，我暫時不要錢；你什麼時候有錢，什麼時候給我。不單我不要錢，現在我再還借給你五千塊錢，你拿去用去！」

你看！因為我平時歡喜幫助人，所以到我有事情的時候，也就感應有人幫助我。這也是叫貧窮的困苦、苦中之苦。等把我母親送到墳上去，埋到土裏了，我那個時候，真把什麼也都放下了！我借人的錢也不管了，就在墳上守孝了。這是講起來很多很多的，不過現在不要講那麼多了！

（二）壞苦。壞，就是破壞；本來是富貴的，可是在這個富貴裡頭，就把富貴破壞了，生出一種苦了。譬如家裏有錢的，放了很多錢在家裏，沒有放到銀行裏去，拿現在這個紙幣來講，著了火了，把這個錢都燒沒有了，這是一個富貴的壞苦。或者沒有著火，被賊給搶去了，這也叫一個壞苦；沒有被賊搶去，或者自己帶著錢，行住坐臥，把錢都帶到身上，偶而不小心，把錢丟了，這也是一個富貴的壞苦。

（三）行苦。就是既沒有富貴的壞苦，又沒有貧窮的困苦，可是由少而壯、由壯而老、由老而死；少年到壯年，壯年又到了老年，老年又到死的時候，這念念遷流、念念不停。這種遷流不停，這就叫「行苦」。這種人沒富貴的壞苦，也沒有貧窮的困苦，但他免不了這行苦；由生至死的過程中，這也是苦。

又有八苦。

（一）生苦。我們生來是很苦的，所以小孩子一出世，他不講旁的，他就講：「苦啊！苦啊！苦啊！苦啊！」那小孩子一生出來，他那哭就是說「苦」呢！不過他們說不清楚，就這麼那麼叫。在人生的時候，就好像「生龜脫殼」似的；好像烏龜活著，你就把殼給給脫下來了，所以那時候很痛苦的。在小孩子一出世，一見著風，

那時候他非常的痛苦；所以他就說：「苦啊！苦啊！」這是生苦。

（二）老苦。人到年老的時候，眼睛也不幫忙、耳朵也不幫忙、手也不幫忙、腿也不幫忙了。走也走不動了、吃也吃不動了，吃什麼東西也不香了，沒有胃口了！這老了，周身這機器的機件都壞了，所以也就都不做工了；不做工了，就生出一種消化不良，吃什麼東西也沒有滋味了。所以果和說他的父親難服侍，一天到晚都罵他；老年人就是這樣子！老年的人和小孩子是一樣的，所以你不要怪他！

（三）病苦。這個世界什麼都不平等，唯獨就是病最平等了。你誰若有了病了，都覺得不舒服。

（四）死苦，無論你哪一個人，都有一個死的時候，死也是最平等的。這生、老、病、死都是苦！

（五）愛別離苦。每一個人都懂什麼叫愛了，可是他只知道愛，越愛這個人，偏偏有環境的關係、有種種的因緣，一定要分離的，這也是個苦。

（六）怨憎會苦。你本來不願意和這個人在一起，可是你到任何的地方，總和這一種人遇到一起——不一定是這個人；總而言之，你怨這一類的人，到任何的場合，都有這一類的人和你在一起。

（七）求不得苦，就是你所求的得不著，這也是一種苦。

（八）最後就是五陰熾盛苦。五陰，就是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五種，這熾然而盛，是一個最苦的。

講到這個「滅」字，我又想起釋迦牟尼佛在以前行菩薩道時的一件事情，什麼事呢？釋迦牟尼佛在因地——因地，就是沒有成佛以前，修道的時候——見著一個羅剎鬼。這個羅剎鬼就說了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」一切的行都沒有常，都是生了滅、滅了又生。就說了這兩句，就不說了。

釋迦牟尼佛一聽這兩句偈頌，於是乎就請問這個羅剎鬼說：「鬼大哥！你所說的是佛法，這個偈頌不能單單就這兩句，還有兩句啊！你可以一起告訴我囉？」這個羅剎鬼看看他說：「你要聽啊？我現在肚皮餓了，我沒吃東西呢！我想要給你說，沒有力氣。等我吃飽了，我才能說法的。」

釋迦牟尼佛聽了就問他：「你想要吃什麼東西？我可以給你預備吃的！」他說：「我

啊！我所吃的東西，不是你可能預備的！」怎麼樣子呢？說：「我要吃人，我以人做飲食。現在也沒有其他的人，就有其他的人，你也沒有權利把其他的人送給我吃！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喔！這樣子啊！你把這個法說了之後，我把我自己貢獻給你，你把我吃了！」

羅刹鬼看看他說：「你捨得你自己嗎？」釋迦牟尼說：「我為法忘軀，我當然可以捨的。你可以說了！說完我就給你吃！」這個羅刹鬼看一看他說：「你是不是騙我啊？你會不會我說了法之後，你又捨不得你自己給我充飢呢？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不會的，你放心好了！你說了法之後，我記清楚了這個法，我就可以給你吃的！」這個羅刹鬼就把後邊這兩句說了：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說生滅滅完了之後，寂滅為樂。這合起來就是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

說完了，羅刹鬼說：「好了！現在我法說了，你可以給給我吃囉！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你先等一等，你先不要吃！」羅刹鬼說：「你是不是不算了？你若不算可不行的！我和你不客氣的！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不會！不是不算了，你等我把這幾句偈頌寫下來，然後你再吃我！雖然你把我吃了，將來有人看見這四句偈，還可以明白佛法修行。你要等一等！」羅刹鬼說：「那好了，你寫了！」於是乎釋迦牟尼佛用刀子把樹皮割開，在這樹上用刀子把這首偈頌刻上。

這個羅刹鬼一看他寫完了，說：「現在我可以吃你了吧？」他說：「你還等一等！你再等一等！」「啊！你現在已經寫到樹上了，後人也可以看了，你還不給我吃？還等什麼？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想刻到這木頭上，不會永遠的。你再等一等，我把這幾句偈頌雕刻到石頭上，就可以永遠都存在著。那時候你再吃我！」羅刹鬼說：「你這個是理由太多了！盡拖延時間！好！我就滿你的願了！」

於是乎釋迦牟尼佛又想法子把這首偈頌刻到石頭上，然後請這個羅刹鬼說：「我現在事情做完了，你可以吃我了！」羅刹鬼說：「真的嗎？你真捨得給我吃啊？那好了，我現在就要吃！」張開嘴要吃的時候，啊！就躡身虛空，到天上去了！這羅刹鬼原來是天人來試驗釋迦牟尼佛，看看他到底為法有沒有一種誠心、有沒有一種真心？果然，釋迦牟尼佛為法忘軀，寧可保存佛法，把生命都犧牲了。所以這是佛在過去為半句偈而捨身命——全偈是四句，他就為兩句偈頌，可以把生命都犧牲出來！

你說我們現在聽經，這是聞法呢！總想：「啊！不太明白！都是休息休息比較好！」你說這多懶惰！釋迦牟尼佛為什麼成佛呢？就是因為他為法忘軀；為佛法他什麼都不顧了，把生命都不要了，何況一點不滿意的東西呢！所以為法心切，若是真正為

法的，什麼放不下的事情，都可以放得下。

我告訴你們，前幾天我收到四、五通由紐約來的長途電話。這個小徒弟他很奇怪的，他常常想要見我。他大約在十三歲就皈依我了！在十三歲以前，他有很多很奇怪的因緣。怎麼樣呢？他雖然年紀小，但是生了病了。什麼病呢？心臟病，心臟擴大。醫生吩咐他，要睡床睡五年，不可以從床這一頭走到床的那一頭；這就四、五尺，五、六尺遠的地方，都不可以走。

在這個期間，他就看見我一張相片。他在家裏，很奇怪的，他的親戚朋友都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他單單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；這麼盤起腿，結上雙跏趺坐，在床上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。也難得這一個小孩子，能有這樣的恆心！在床上坐，一天到晚也沒有事，就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；這麼念，一念念了七十多天。到七十多天，他看見那個相片就變成一個人，出來就幫他摩頂；由此之後，他心臟病、什麼病都沒有了。講這話，這是聽起來非常的神話，但是這是他個人的經驗。

那時候，他也沒見過我；病好了，就到我的廟上去見我，以後就皈依了。皈依之後，他就打坐，學 meditation。在香港，我不教人參禪打坐的，如果誰願意參禪打坐，自己去用功去。他就自己用功，他去讀書，人家休息的時候，他跑到山上，坐到石頭上去打坐，或者跑到廁所裏去打坐。經過大約有一年的時間，他就開了佛眼，對於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清楚得不得了。現在我們這兒有個 William，我在香港這個徒弟，他的境界比 William 高得很多。所以這佛法裏邊，有一些個很不可思議的情形。

還有很奇怪的事情，也是這個小徒弟。他很矮的，大約現在有果進那麼高；可是他英文講得很好，我在香港，有外國人去見我，我都是他給作翻譯，英文講得非常流利。可是外國人看見他這麼一個小孩子，就都不太重視。我對他講了：「你快點長高了！你這麼矮，人家都看你是個小孩子；你說得再好，也都不生信心！」他就很聽話的，回家裏，等一個禮拜，長了三寸高。一個禮拜的時間，長了三寸！所以現在這個人長得比我都高了！這都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。

前幾天，他在紐約給我打幾次電話，要請我到紐約去；我因為這兒陪著你們大家來講經，所以他怎麼樣想見我，我說：「不可以的！我現在不能因為你一個人要見我，離開這麼多人。這現在很多人，我天天要陪著這一班人來研究佛法；如果你願意見我，你就到三藩市來！」他本來想坐飛機到三藩市來，但是時間又不夠了；所以在昨天他又給我打電話，說他走了，要再等四個月之後再來；或者四個月之後，我去見一見他。我現在如果不是講《楞嚴經》、不是為佛法，我也好好想見一見我這個

小徒弟。

他對我很有信心的，他也有佛眼，也對佛法明白得很多很多的。我不對你們講過？我在香港，他給我當翻譯 translation，翻譯廣東話；我想要講什麼，不等我講完，我只講一句，他就統統可以給我講出來了，講得很圓滿的道理。

所以有的人就反對了，說：「師父都沒有講這個，他講得這麼多！」其實他講那麼多，是我叫他講的；他因為有佛眼，他知道我叫他往多了講。為什麼我叫他講多呢？因為他講的和我講的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就躲懶偷安，叫他講多點！這是在香港最愛惜的一個徒弟，本來他答應我出家來著，但是現在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出家了？

這是在空如來藏裏邊，把六度也空了。前邊空的是四諦，就是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；這是佛最初成佛，轉四諦法輪。現在空六度，這是空菩薩法。空十二因緣和四諦，這是空聲聞、緣覺法；現在連菩薩法也都空了！

非檀那、非尸羅、非毗梨耶、非羼提、非禪那、非般刺若、非波羅密多。

「非檀那、非尸羅、非毗梨耶、非羼提、非禪那、非般刺若、非波羅密多」：六度，第一就是檀那；檀那是梵語，此云「布施」。布施有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財施，就用資生的財去布施給人、幫助人家。法施，好像我現在給你們講經說法，我用這個法來布施給你們。我給你們講一次經，並沒有收你們幾塊錢一個鐘頭；為什麼不收錢呢？這是法布施。無畏施，就是這個人有什麼恐懼了，你能安慰他，令他不生恐懼。

第二是尸羅；尸羅是梵語，中國就叫「戒」，英文就叫 precepts——聽你們常常講，我記得這麼一句；我怕你們你們聽不清楚我講的是什麼，所以我就告訴你們這個翻譯叫什麼。這個戒有很多種，有五戒、八戒、十戒，有比丘二百五十條戒、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條戒，菩薩就十重四十八輕戒。

第三是毗梨耶；就是忍辱。我們人修行，說是學佛法；我們很容易知道，就是不容易行。我們學忍辱，都想叫人家忍辱、對我忍辱，我對於對方就不忍辱。譬如，說：「你學這麼多佛法，你應該忍辱了嘛！為什麼我說這麼一句話，你就放不下呢？」這責成對方，叫對方忍辱，我自己就不忍辱了。你說這是什麼呢？他這是說：「我明白佛法了，我應該無我相了，我不忍辱。」

這一般多數的人，在要忍辱的時候，就「無我相」，說你應該忍辱；要是吃好東西的時候，就「無人相」，說我不應該給人家吃；做工作和有了什麼困苦的時候，就

「無我相」，說我不應該做這個事情；要是去殺眾生、犯殺戒的時候，他說：「這不要緊的。這殺，沒有眾生嘛！我殺了也是沒殺嘛！」和人打架、也不講道理，就打人一頓，說：「為什麼打你？我無眾生相嘛！你就是眾生之一，我打你也沒有打你！」你說這是邪知邪見不是？

到吃肉的時候，他說：「喔！我吃肉沒有關係，一切眾生都不應該有壽者相的！所以我吃你也不要緊的。你沒有壽者相，隨時都可以死的。你死了，如果我不吃你這個肉的時候，你這個肉也臭了；臭了，也變成土了，也沒有用了嘛！所以現在我吃肉，這是無眾生相！」

這是外道這樣講，說天生的這些個畜生，就是給人預備的嘛！這麼多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你若不吃牠們，這個世界就滿了！太多了，往什麼地方放啊？可是我們每一個人要想一想，我們人都不吃貓肉，可是並沒有說是整個世界到處都是貓。你不吃牠，不造那麼多殺業，牠也就沒有那麼多了。所以這個忍辱，不是自己不行持，還要責成人家忍辱。

第四就是羣提；就是精進。精進，有身精進、有心精進。心精進，就是時時刻刻都要求佛法；身精進，就時時刻刻都要行持佛法。

第五就是禪那；禪那也是梵語，中文叫「靜慮」。靜，就是清靜，very quiet；慮，就是考慮。有什麼事情，你考慮一下。禪也有很多種。

第六就是般刺若，就是般若。般若也是梵語，翻到中文，叫「智慧」。智慧有三種的意思，就有文字的智慧、觀照的智慧、實相的智慧。

波羅密，就是「到彼岸」。這個事情做完了，就叫「波羅密」。我們修行成佛了，在眾生到佛的果位上，這是波羅密；在眾生到菩薩的果位上，這也是波羅密了。我們從三藩市到屋崙（編按：粵語發音，即 Oakland），這也叫「波羅密」；到對面的岸上，這都叫「波羅密」。所以現在這個六度也都空了，這些個法在如來藏裏都沒有了。

波羅密多的「多」字，是個語助詞，就好像中國的「之乎者也」似的。那麼這個檀那也沒有了、尸羅也沒有了、毗梨耶也沒有了、禪也沒有了、般若也沒有了、波羅密多也沒有了。所以在空如來藏裏，六度都空了，這些個法都沒有了。

在前邊講虛空裏邊不具諸相，那是不空如來藏；現在空如來藏了，這如來藏都要空了！可是這個「非」字，並不是沒有，還有那個本妙圓心；那個本妙圓心，就不是

這些個名稱了！所以就是空如來藏。

如是乃至非怛闍阿竭、非阿羅訶、非三耶三菩、非大涅槃，非常、非樂、非我、非淨。

「如是乃至非怛闍阿竭、非阿羅訶、非三耶三菩」：怛闍阿竭，就是如來；阿羅訶，就是應供，應該受人天的供養；三耶三菩，就是正遍知；這是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」。怎麼叫「正遍知」呢？因為心為萬法，這叫「正知」；萬法唯心，這叫「遍知」；正遍知，就知道「心生萬法、萬法唯心」。

像上邊所說，由菩薩乃至到佛的果位上，中間這經過很多的階段、很多的過程；那麼把如來這個名號也空了、把正遍知這個名也空了、把正遍知這個名也空了，都沒有了。這是說，由這六波羅密，經過十住、十信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經過很長的一個階段，其中也有很多的法，這些個法也都沒有了、都空了，乃至把佛的果位也空了。

「非大涅槃、非常、非樂、非我、非淨」：涅槃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，叫「不生不滅」。常，就是不變。樂，就是由於這個法得到一種樂，得到法喜充滿。我，就得到一種真正的我的自在。淨，就是得到涅槃這種清淨的法。把「涅槃」的名稱也沒有了，沒有生滅了，把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這些個名稱也都不存在了、空了。

所以在如來藏裏邊，你說有什麼？什麼都有；你說沒有什麼？也什麼都沒有。這是「一切唯心造」，在這個如來藏性——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、空不空如來藏裏邊，就是這個「妙」，奧妙無窮，就在這裏邊包羅著。你也可以說「有」、也可以說「空」、也可以說「非有非空」。說「有」，就是不空如來藏；說「沒有」，就是空如來藏；說「非空非有」，就是空不空如來藏，也不是空、也不是有了。這個道理，要研究佛法時間久了，才能真正領會得到。

以是俱非世、出世故，即如來藏元明心妙。

「以是俱非世、出世故」：以這種的道理，把這個如來藏裏都空了，沒有一切世、出世法。這叫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，任何的法也沒有了。世，就是我們這個世間法，就是六凡法界；出世，就是出世法，就是四聖法界。這是一個真空，真空會生出妙有來。

「即如來藏元明心妙」：所以一切一切，也都是如來藏本來那個光明而照耀的妙心，也就是「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」的妙心。這個即空如來藏，在這空如來藏裏，也就

是即如來藏，也就是不空如來藏。在這種的不空如來藏、空如來藏，元明心妙，就是這個「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」的心。

即心、即空、即地、即水、即風、即火。

「即心、即空、即地、即水、即風、即火」：這也就是這個分別的識心、也就是空、也就是地、也就是水、也就是風、也就是火。

即眼、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即色、即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即眼識界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。

「即眼、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：也就是眼，也就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「即色、即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：也就是這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「即眼識界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」：也就是眼識，乃至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也就是這個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都是現成的。

（編按：以下四小節均無解釋，參考前章補上。）

即明、無明、明無明盡，如是乃至即老、即死、即老死盡。

「即明、無明、明無明盡」：也就是覺悟的那個明，也就是那個依真起妄起出的無明，也就是明白無明也沒有了。「如是乃至即老、即死、即老死盡」：也就是老，也就是死，也就是老死盡。

即苦、即集、即滅、即道，即智、即得。

「即苦、即集、即滅、即道，即智、即得」：也就是苦諦、也就是集諦、也就是滅諦、也就是道諦。

「即智、即得」：也就是智慧、也就是所證得的果位。

即檀那、即尸羅、即毗梨耶、即羼提、即禪那、即般刺若、即波羅密多。

「即檀那、即尸羅、即毗梨耶、即羼提、即禪那、即般刺若、即波羅密多」：也就是布施、也就是持戒、也就是忍辱、也就是禪定、也就是般若、也就是到彼岸。

如是乃至即怛闍阿竭、即阿羅訶、三耶三菩、即大涅槃，即常、即樂、即我、即淨。

「如是乃至即恒闍阿竭、即阿羅訶、三耶三菩、即大涅槃」：也就是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，也就是大涅槃這個名稱。「即常、即樂、即我、即淨」：也就是涅槃的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。

在這一段文，說的就是不空如來藏。在這如來藏裏頭，前邊那說是空，現在又說是不空。因為什麼空、又說它不空？因為它空了之後，就該不空了；如果空了就是空，那也不妙了。因為真空就生出妙有，妙有又生出真空；所以這現在這不空如來藏生出妙有來了，也就是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這等等的，這六度，四諦、十二因緣都是不空。

為什麼說它空、又說它不空？空也可以、不空也可以，法無定法。所以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就是法，你也不要執著它。你若一執著這個法，就生出法執來了；你生出法執，和沒有明白法是一樣的。沒明白法，你只有一個我執；你明白法再執著這個法，又生出個法執，那又多了一個。所以在佛法裏邊，就是要沒有執著！你若沒有執著，有、也是沒有；你若有所執著，沒有、也是有了。

以是俱即世、出世故，即如來藏妙明心元。

「以是俱即世、出世故，即如來藏妙明心元」：上邊所說這個，即是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和這個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六度，乃至於佛的名號，完全都是有的。在這世、出世的中間，也就是如來藏寂而常照這種的妙明，是寂而常照的本心。

離即、離非，是即、非即。

「離即、離非，是即、非即」：離開這個有、離開這個空，也就是這個有、也不是有——不是有，這就是真空妙有。在這個「離即、離非，是即非即」，這就是「空、不空、空不空」如來藏的道理，離開這個空、有，又不離開這個空、有，又不是空、有。

如何世間三有眾生，及出世間聲聞、緣覺，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，用世語言入佛知見？

「如何世間三有眾生，及出世間聲聞、緣覺，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，用世語言入佛知見」：這個世間的凡夫和出世間的阿羅漢，怎麼可以用你們所知道的心，來推測佛這個無上菩提的境界呢？你用世間的語言文字，你想知道佛的知見、想到佛的境界裏邊，那怎麼可以呢？

三有，就是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，這也是在六凡法界裏頭的，這叫「三界」，就是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。三有的眾生，這是凡夫；出世間的聲聞、緣覺這二乘的人，就是羅漢。測度，就是來猜想一下；猜想，就是本來不明白，我想：「喔！大約就是這麼回事吧！」好像那個小孩子，他歡喜吃糖，他想大約人人都歡喜吃糖；他不知道長大了，有的人就不歡喜吃糖了。因為他歡喜吃，就以為人人都歡喜吃這個東西，這就是測度。好像那個人歡喜去賭錢去，他看見一個人，就會想一想：「這個人他不知道會不會賭錢？歡喜不歡喜賭錢呢？」這就是測度。

因為凡夫和羅漢，這都是小乘的境界，思想不完全，不能知道佛的境界。所以你怎麼可以以你所知道的心——這時候，富樓那已經證到四果阿羅漢了——去推測佛智？你怎麼可以生出一種執著心啊？佛、如來，再沒有比他高尚的了！世間的語言，是一種凡夫的知見；所以你就是出世了，到四果阿羅漢，你還是不可以用這種語言和思想來測量佛這種的境界。

譬如琴、瑟、笙簧、琵琶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汝與眾生亦復如是，寶覺真心各各圓滿。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；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。由不勤求無上覺道，愛念小乘，得少為足。

「譬如琴、瑟、笙簧、琵琶」：如來藏性雖然是空了，可是具足一切的法，譬如琴、瑟、笙簧、琵琶這種樂器。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」：雖然它奏出來的聲音是很微妙的，可是你若沒有這種巧妙的指頭來彈這樂器，這個樂再微妙，也沒有法子自己發出來；這個道理是相同的。

雖然說有妙指，還要有妙心；你若沒有妙心，也不會支配這個妙指。所以這個妙指，是因為有這個微妙的心，而才能發出來這個微妙的音聲。在如來藏裏邊是這樣子。現在我說音樂要有一個妙指，才能發出這種妙音；若沒有一個音樂家，沒有一個明白音樂的，你就彈出音聲，也不一定好的。

「汝與眾生亦復如是，寶覺真心各各圓滿」：你以你這個思想來測度如來的境界，你和所有的眾生，也就像上邊我所說的道理一樣的；在我們這個寶覺真心，每一個人都圓滿的。

「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；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」：我，這是如來自稱。就好像我一按指，就是一種好像澄清大海能映照萬物的境界；你現在一提起你的心念，你那個塵勞、那個妄想心就先生起來了。

什麼叫「海印發光」呢？這是佛的一種海印三昧。好像大海澄清，能映照萬物。那麼佛按指而海印發光，這是一種佛的境界，是微妙的；富樓那和一切的眾生，就沒有這種微妙的境界，而是一種塵勞的境界。下面這段文，更是責怪富樓那了！說，為什麼你塵勞不斷？為什麼你舉念就有塵勞先起？

「由不勤求無上覺道，愛念小乘，得少為足」：這就因為你不時時刻刻注意這個無上的覺道，你就貪愛小乘法，得少少的境界，你就認為知足了。

這一段文很要緊的，我們每一個人，也要迴光返照，問問自己，是不是勤求無上菩提呢？是不是現在真正要求佛法呢？如果你真想要明白佛法、研究佛法的時候，你就應該勤求無上菩提。每一個人都要問問自己：我在這兒天天幹什麼呢？是不是人家笑，我也就隨著笑？人家說，我也就隨著說？這叫「隨幫唱影」；隨著大眾，人家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，沒有真給自己來用功。

你若真為自己用功的人，旁人在你旁邊說話，你聽不見；旁人在你旁邊走路，你看不到。說：「那我是聾子、瞎子啊？我不是瞎子，為什麼看不見人？我不是聾子，為什麼我聽不見人家講話呢？」你雖然不是瞎子、不是聾子，你若能看不見、聽不見，那就是妙囉！那你就是真正得著這種境界了！不是瞎子、不是聾子，「眼觀形色內無有」，眼睛看形形色色，這裏邊沒有的；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耳朵聽不見誰說什麼，我不知道的。你能以這樣子，那我知道你是勤求無上菩提了；沒有這樣子，那就要發勇猛心、發真正的道心，來求無上道、求無上菩提。

有一個人，有一天對我講：「這裡沒有一個靜的地方！」他說是 no quiet。你若是自己靜了，什麼地方都靜；你若自己不靜，到什麼地方都不靜。你自己境界不靜，就被外邊的境界轉了，你才會知道沒有靜的地方。你到什麼地方，都有境界的；這個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你在這個地方不靜，你到那個地方也是不靜。一個人也沒有，你就自己和自己都過不去、自己和自己要發脾氣的；為什麼呢？你沒有能克服這個環境，你被境界轉，而沒有能轉這個境界。

勤求無上菩提的人，像方才我說的，你看見人像沒看見、聽見人講話像沒聽見，能到這個程度上，那是真正學佛法的人了。說：「你這盡講愚弄人的事情，那我根本做不到！」你根本做不到？你就是沒有道；你若有道了，這都是一個小境界。你能轉鬧市為山林，就在鬧市裏頭，也和在山林裏一個樣子。

所以現在這一段文，每一個人自己問問自己：是不是來勤求無上菩提來了？是不是到這地方盡看人家不對，盡說「某人好，又某人不對」，盡用這照像的返光鏡子向

外照，照人家、不照照自己？你應該要迴光返照，每一個人問問自己：「我學佛法學了一個多月了，今天是一號，就來一個半月了。這一個半月的過程中，究竟我是不是真正學佛法？若不是真學佛法，這光陰是不是都空過了？若是真學佛法，我得著什麼好處了？」說：「我什麼好處也沒得。」那更要加功猛進！沒有得著，要加功猛進，要一定不要落人後了！

今天我知道有一個人〈楞嚴咒〉可以念到第四會、第五會，還沒有全念會。我們到兩個月的時候，要考〈楞嚴咒〉的；誰能背會〈楞嚴咒〉，這也算合格的。因為這〈楞嚴咒〉最要緊的，現在講《楞嚴經》，主要的就是為的這〈楞嚴咒〉；若沒有〈楞嚴咒〉，就沒有《楞嚴經》。

所以我們現在，你就不懂這經文，你把〈楞嚴咒〉學會了，我就認為你合格的；我先給你們一個提示，早一點告訴你們。不過每一個人也不要太擔心了，你還到吃飯的時候吃飯、睡覺的時候睡覺。不要憂心：我〈楞嚴咒〉沒有背會呢！吃飯也吃不下了、睡覺也睡不著了。那你如果把頭急出來一種的毛病，那反而你更學不會〈楞嚴咒〉了！這是很要緊的。

我說這個「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」這種境界，我們人都被境界轉，而不能轉境界。你最初看見一個東西，就很注意的；時間一久了，就忘了；忘了，也就沒有了。好像我們普通用的那個古老鐘，它「滴答、滴答、滴答、滴答」那麼響；你天天聽，聽慣了，這個鐘「滴答、滴答」響，你不知道了、你聽不見的。為什麼不知道？把這個鐘忘了！你那兒一想起、一注意，哦！那個鐘就又「滴答」響了。由這一點就證明：你的心若不著住這上面，就會沒有的。

所以我方才說，「眼觀形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。」你隨著大家在這兒用功、打坐，說是挨著你那個人有動靜；你不要怪那個人，這是你定力不夠。你定力若夠，挨著你那個人怎麼樣動靜，你也不知道；因為什麼你知道他動？因為你那兒也動了——你心裏動了。你心裏若不動，他就動你也不會動的。所以這就是境界！小境界、大境界、好境界、壞境界，你只要會運用佛法，都沒有問題的。

說：「我現在不會用！」不會用，要想法子學著會用、要往這條路上走！你功夫深了，自然就不為境界轉了；你定力夠，什麼境界也搖動不了你的心了！所以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。你學問若是深了、有學問了，你已經沒有火氣了。為什麼人有火氣呢？就因為學問還不夠呢！你定力若夠了，就是這個地方應該壞了，你都能感應好了。

為什麼我以前我對你們和別的人講過，說我在三藩市一天，我就不准三藩市這個地方陸沉？說這話，聽起來好像神話，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，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；你若明白佛法、你學有定力了，你在這個地方，地都定了，絕對不會有問題的。所以我們大家現在學定力，也就是你若真有定力了，你到什麼地方都是平安的；你沒有定力，到什麼地方，哪個平安的地方都會不平安，因為你心裏動。你若有定力，到任何的地方，都可以把這個境界轉過來；這也是很要緊的！

我們人，還第一要學〈楞嚴咒〉，第二就要學楞嚴定；有楞嚴定，就什麼都不怕了，最堅固的。所以我現在講《楞嚴經》，也就把三藩市這個地方讓它堅固起來；就地震也不怕，原子彈到這兒也不要緊，它會不響的、它會不爆炸的。你們大家發生一種信心，有這〈楞嚴咒〉，我們講《楞嚴經》，什麼也不怕的。所以你看！我早就派某某人叫他保護三藩市，他可以有這個力量。那麼諸佛菩薩在這兒，也一定護持我們大家的；我們大家在這兒學佛法，哪一個也不要擔心的。所以現在，你看各處都有暴動的情形，我希望三藩市沒有的；這是我希望的，究竟是不是能如我們的願，那就看眾生的感應了！

富樓那言：「我與如來寶覺圓明、真妙淨心，無二圓滿。而我昔遭無始妄想，久在輪迴；今得聖乘，猶未究竟。世尊諸妄一切圓滅，獨妙真常。」

「富樓那言」：富樓那聽見佛講，因為不勤求無上菩提，貪戀小乘的法，得少為足；得著少少的佛法，就認為夠了！所以富樓那聽完了這話，他就說了，

「我與如來寶覺圓明、真妙淨心，無二圓滿」：我富樓那和佛這種再沒有這麼圓滿的寶覺，這種最真的、微妙而清淨的心，也就是這個如來藏性，是沒有兩樣的，一樣的圓滿，無欠無餘，也不多一點、也不少一點。

「而我昔遭無始妄想，久在輪迴」：雖然我和佛的真妙淨心、寶覺圓明是一樣的；然而我在往昔被這無始以來的妄想所纏，很長的時間都在六道輪迴裏頭轉來轉去的。

「今得聖乘，猶未究竟」：我現在證到四果阿羅漢的聖乘，可是我這個餘習、這種妄想還沒有去盡，我的真心還沒有顯現，所以尚且沒有到究竟覺上，沒有究竟覺悟。

「世尊諸妄一切圓滅，獨妙真常」：圓滅，就沒有了、妄盡了，妄盡真存了！世尊一切的妄都圓滅了，這種的境界是特別微妙的真常，永遠都不變的。

敢問如來：一切眾生何因有妄，自蔽妙明，受此淪溺？」

「敢問如來」：我現在大膽請問世尊。「一切眾生何因有妄，自蔽妙明，受此淪溺」：

一切的眾生，因為什麼生出個妄來，自己就把自己妙明的真心給遮蔽住了，才在這個世界上，輪迴來、輪迴去，淪陷到這個世界上；就好像被水淹住一樣，在這兒受生死輪迴的這種陷溺呢？怎麼無端端地就生出個妄來呢？這是什麼道理？這也就好像前邊「清靜本然、周遍法界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我們眾生自性本來是清淨的、本來是沒有妄的，因為什麼道理，又生出個妄想呢？

佛告富樓那：汝雖除疑，餘惑未盡；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今復問汝。

「佛告富樓那」：佛聽富樓那這樣的來問，為什麼眾生在這個清淨本然、周遍法界的如來藏性裏邊，就生出一種的妄想，把自己妙明的心性給遮蔽住了？佛就告訴富樓那說了。

「汝雖除疑，餘惑未盡」：我給你前邊講這個「世界相續、眾生相續、業果相續」，你的疑惑雖然除去了；可是你疑心雖然去了，你還有餘惑。餘惑，就是還沒有認清楚，道理還沒有完全明白，你還有多少懷疑。「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今復問汝」：我現在以世間你很容易知道的道理來問一問你！

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？忽於晨朝，以鏡照面，愛鏡中頭，眉目可見；瞋責己頭不見面目，以為魑魅，無狀狂走。於意云何？此人何因無故狂走？富樓那言：是人心狂，更無他故！

「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」：富樓那！你沒有聽過在豐德城裏邊，有一個演若達多嗎？在室羅筏城裏邊，曾經發生這樣一段新聞，你還記得不記得了？那時候的新聞，大約沒有報紙，不過只是人人這麼互相傳說而已。這新聞是怎麼樣一回事呢？你記得不記得？我現在對你講一講。

在室羅城中有這麼一個人，叫「演若達多」。演若達多，也是印度的梵語，中文叫「祠接」。就是他母親到神祠裏邊去祈禱而生這個兒子，所以就叫「演若達多」——祠接。

「忽於晨朝，以鏡照頭」：這個演若達多在一個早晨起來；忽然間以鏡子照自己的頭——他不是以前沒有準備，以後也沒有想，就突然間在這個早晨起來。幹什麼呢？

「愛鏡中頭，眉目可見」：他喜愛鏡裏頭那個頭，眉毛也看得清清楚楚、眼睛也看得清清楚楚地，非常地圓滿。他非常高興，認為這個頭這樣的美麗、這樣的好看，他說：「這個頭真好！」

「瞋責己頭不見面目」：這個時候，他就發生了一種瞋恨心；他就瞋責自己，說自

己沒有頭了，為什麼看不見自己的臉和眼睛。他瞋恨自己說：「你說，我若長這麼一個頭，這有多好呢！可惜我自己怎麼沒有頭？你看鏡子裡這個面目看得清清楚楚地，我自己怎麼看不見自己的面目呢？」

「以為魑魅，無狀狂走」：他這個時候就發生了一種錯覺，認為自己是鬼怪；他就跑到外邊，通街這麼亂跑，什麼都不顧、也什麼都不管。「啊！我快離開這個鬼怪！」

魑、魅，這都是在山和澤裏邊的一種鬼，就是妖魔鬼怪，它可以有一種的魅力。這是魑、魅，還有魍、魎，合言「魑魅魍魎」。中國有那麼一句對子，上一個對是，

琴瑟琵琶八大王，王王在上

這「琴、瑟、琵琶」四字，上邊都各有兩個「王」；共有八個「王」字，所以說都是「王王在上」。下面對的就是，

魑魅魍魎四小鬼，鬼鬼居旁

這「魑、魅、魍、魎」四個字，都有個「鬼」字旁。

「於意云何？此人何因無故狂走」：在你的意思裏頭，你認為是怎麼樣呢？這個人他究竟因為什麼，他無緣無故、沒有一個理由，就各處狂跑起來了呢？

「富樓那言」：富樓那聽佛這樣問他，就說了，「是人心狂，更無他故」：這是他心裏不明白、心裏發起狂來了，沒有其他的緣故。

這演若達多照鏡子，認為自己沒有頭，他就各處狂跑；究竟他是有沒有頭呢？我相信我們現在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比這個演若達多聰明得多，都不會自己照照鏡子，看見鏡子裏頭有個頭，認為自己是沒有頭了！都不會這樣愚癡的。他這個頭本來是沒有丟失，他自己認為他丟失了；你說這是什麼緣故？釋迦牟尼佛主要的，就是問富樓那這一句話。

富樓那問釋迦牟尼佛，眾生為什麼無緣無故就生出妄來了？所以釋迦牟尼佛就舉出這演若達多，他為什麼無緣無故就說自己沒有頭而各處跑？富樓那說：「這是他的心狂了，沒有別的緣故。」眾生為什麼起妄呢？也就是在真心裏生出一個妄念，並不是原來有一個妄的根會生出妄來；所以也和演若達多是一樣的道理。

佛言：「妙覺明圓、本圓明妙，既稱為妄，云何有因？若有所因，云何名妄？」

「佛言」：佛就告訴富樓那說，「妙覺明圓、本圓明妙」：佛的如來藏性是那麼微妙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它是寂而常照、也是照而常寂的。「既稱為妄，云何有因？若有所因，云何稱妄」：妄，就是虛妄。因，就是個憑據。在這個如來藏性裏邊，既然給它稱了一個名字叫「虛妄」，怎麼還會有一個根據呢？假設它有一個憑據的話，又怎麼能稱它為「虛妄」呢？那又算事實、又算真的了。

自諸妄想展轉相因，從迷積迷，以歷塵劫；雖佛發明，猶不能返。如是迷因，因迷自有。識迷無因，妄無所依。尚無有生。欲何為滅？得菩提者，如寤時人說夢中事；心縱精明，欲何因緣取夢中物？

「自諸妄想展轉相因，從迷積迷，以歷塵劫」：因為你生出這個妄來了，於是乎這個跑了、那個來，那個跑了、又那個來；你有一個迷來了，很多迷也跟著就來了，從有無始劫到現在。

妄想是個假的，可是因為一個假的生出來了，很多假的跟著也就有了。就像這一種的螞蟻生出螞蟻、菌生出菌，在很短的時間，就會生出很多來。妄想也是這樣子！因為你有了妄想了，我沒有講嘛？「善一夥、惡一群，什麼人就找什麼人。」因為妄想生出來了，哈！妄想也就都聚到一起了，所以變了很多妄想。

為什麼我們人不開悟啊？就因為妄想太多了！不是這個妄想來了，就是那個來了，一天到晚，好像來的賓客一樣，左來一個、右來一個，這個走了那個就來，這個走就那個就來。我問一個人：「你坐禪的時候，你盡想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有的時候就想吃好東西，有的時候又想買好衣服，有的時候又想住好房子，有的時候又想買一個好汽車，有的時候又想將來有錢，買一個直昇飛機。」喔！坐禪的時候，這一些個問題都來了！這個跑了那個就來，那個跑了那個就來。

因為妄想太多了，應接不暇，你把自性也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。自性雖然是清淨本然、周遍法界的，可是因為應酬妄想應酬得太多了，一天到晚應酬不完，也不得休息，沒有時間去睡覺去；所以也就經過很長的時間，也應酬不完。今天這個妄想請客，明天那個妄想就請你看戲，後天那個妄想又請你去跳舞，或者是聚餐、或者開會；總而言之，很多的問題、很多的事情來。所以從有無始劫到現在，這個會還沒開完！

「雖佛發明，猶不能返」：雖然就是有佛這麼大智慧的人，來給發明這個道理；還不能回來、還不能轉頭換面，還和妄想做朋友，捨不了這些個妄想。

為什麼你沒有得到自己這個寶覺妙性、這種圓明覺性呢？也就因為你妄想太多了，放不下你的妄想。你的攀緣心，一天比一天增加，一天比一天提高；這種攀緣心一有了，那你就不用想成道的。所以這叫「捨不了假，成不了真；捨不了死，換不了生」。

說：「那捨不得死，怎麼樣呢？怎麼樣叫捨得死呢？捨得死，我現在就去死了，死了再生，這是捨得死、換得生嗎？」不是的！怎麼叫「捨得死」呢？就是你在活的時間，你就把自己看成一個活死人；不要人家說你一句，你也放不下；對你有什麼一個不好的表現，你也就受不了。你就把自己看成一個活死人，活死人雖然活著，就當他死了；不要那麼要面子，不要那麼為這個假軀殼來盡用功夫。所以這叫「捨得死」，捨得，就像死了似的。這個時候，你大死，然後自然才能大活；你若大死一回，然後這就大活了。「捨不了假」，那個假的你捨不了，那個真的你也得不著。

有的人說，一般人都在死物上用功夫，不在活物上用功夫。我們修道人，就是不要在死物上用功夫，要在活物上用功夫。什麼叫「死物」？什麼叫「活物」？你盡執著「我有身」，為這個身體來奔奔波波；這是在死物上用功夫，將來這個身體一定會死的。什麼叫「活物」呢？我們的自性，是永遠不會死的；就是你身體死了，你自性也沒有死，不過轉換一個房舍而已。所以我們現在明白這個道理了，要在活物上用功夫，不要在死物上用功夫！

「如是迷因，因迷自有」：像上邊我所說迷這種因緣的道理。依照這個迷，好像就有了妄想似的；實際上，妄想也是個假的。好像自己有了妄想，實際上，迷也沒有個體性，它沒有一個自體；所以也不能說是由這個迷生出來的迷。為什麼呢？迷無自體，它沒有個體相。「識迷無因，妄無所依」：你若認識、知道這個迷沒有所依靠，它沒有一個種子、沒有一個根本、沒有自體，那妄怎麼能存在呢？它就不能存在了。無所依，就不能存在了、沒有所依靠了。

「尚無有生，欲何為滅」：這個迷，它尚且沒有法子生出來，你怎麼可以又說滅呢？也不可以說滅的。好像那個人那個頭，說那個頭沒有了；他自己以為頭沒有了，實際上那個頭還是在他身上長著。這個「迷」，你不過暫時不明白而已，並不是你因為「迷」，把自己的「覺性」也就沒有了。

「得菩提者，如寤時人說夢中事」：得到菩提覺道的人，就像人睡醒了，說在睡的時候，夢裏邊怎麼樣子。夢裏邊，又做皇帝、又有多少個娘娘，又怎麼樣子吃得好、穿得也好，做的事情，也是富貴到極點了。「心縱精明，欲何因緣取夢中物」：這個人，心縱然是再精明，以什麼因緣，把夢中所有的境界，可以把它拿出來給人看

一看呢？這不可以的。

這個「寤時人」是誰呢？就是佛。佛說法，雖然能指點你，說在做夢的時候，有種種的境界；但是他不能把夢中所有的境界拿來表現給你看一看的。所以妄迷也是這個樣子，佛雖然說法破迷、破妄，但是他不能把這個妄想拿出來給你看一看、把這個迷拿出來給你看一看；只可以用一種比喻，來指示明白你。你不要再要求拿出來東西做一種証據、做一種證明，不要這樣子！

沉復無因，本無所有。如彼城中演若達多，豈有因緣自怖頭走？忽然狂歇，頭非外得；縱未歇狂，亦何遺失？

「沉復無因，本無所有」：這個夢中的東西，既然你不能取來做一種證明，況且這個迷本來就沒有一個根據、沒有一種體相，也沒有一種因緣，本來就什麼也沒有的。

「如彼城中演若達多」：就好像室羅伐城那個演若達多似的。「豈有因緣自怖頭走」：他豈是有什麼因緣，他自己生一種恐怖的心，認為自己沒有頭而跑到外邊呢？他自己對於自己的頭發生了問題，自己看不見自己頭。他看見鏡子裏一個頭，他認為鏡子裏的頭不是他自己的，和他沒有關係，他以為自己沒有頭；所以他就自己瞋責自己，說自己怎麼沒有頭呢？這不成了一個怪物了嗎？於是乎就各處跑。

「忽然狂歇，頭非外得」：忽然間他這種發狂的心停止了、休息了，自己就明白原來他這個頭不是從外邊得來的。這也就表示，雖然說是生了一種迷，可是迷無自性，沒有一個體相。這個真如自性，就雖然迷，也沒有失；不迷的時候，也沒有得。就好像自己這個頭本來是自己的，並不是說，我得著個頭，又丟了一個頭。沒有的！

「縱未歇狂，亦何遺失」：縱然他這種的狂心沒有停止、沒有休息，又有什麼丟了呢？那麼他的狂心沒有休息，他這個頭究竟有沒有丟呢？若是把這個頭丟了，到底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所以今天出的題目，問演若達多的頭何處去？你若知道它到什麼地方去，那對於這部經典就有多少明白了；你若不知道它到什麼地方去了，那你就要注意聽經！注意聽，現在就會明白了。

富樓那！妄性如是，因何為在？

「富樓那」啊！「妄性如是，因何為在」：這個迷妄性的情形，也就像演若達多這個頭這樣子，它的根在什麼地方呢？它沒有所寄託、沒有人來支持它、沒有一個東西來做它的後盾，也就是它沒有根；既然沒有根，你說這個迷和妄在什麼地方呢？

你找不著！

汝但不隨分別世間、業果、眾生，三種相續；三緣斷故，三因不生。則汝心中演若達多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勝淨明心本周法界，不從人得；何藉劬勞肯綮修證？

「汝但不隨分別世間、業果、眾生三種相續」：你不須用旁的方法，你只要不隨這個妄想去分別世間相續、業果相續、眾生相續這三種的相續因緣，那就可以了。這一些世間、眾生、業果，都是由你的一個妄識、分別心而有的；所以你若不生分別心，這三緣就斷了。「三緣斷故，三因不生」：因為這三種緣都斷了，所以這三種的因也不會生出來、也不會有了。

「則汝心中演若達多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」：現在就是你心裏頭這個演若達多——你這個狂心，你若把這個迷性停止了，你明白了，就是個覺性。並不是說你歇了，然後生出這個菩提來；就是你歇了，這就是菩提！你迷去了，這就是真！也並不是說去了迷，才是真；就是在這個迷的時候，你一明白了，就是真了，並沒有兩個的。你明白就是真，你不明白就是迷，所以這個迷性本來沒有根的。

「勝淨明心，本周法界，不從人得」：這個殊勝無比、清淨無染、光明遍照的心，它的性能本來周遍法界，不是從某一個人那兒得來的。勝，是殊勝的；淨，是清淨的；明，是光明的。這個勝淨明心，是人人本具、個個不無的；不是向人家借來的，也不是在什麼地方得來的。也就是不是從外得來的，還是每一個人自己本具的；在佛的分上，這一種的真心、勝淨明心，也不多一點點；在眾生的分上，雖然是在迷，但是也沒有少一點點。

「何藉劬勞肯綮修證」：劬勞，就是一種保養小孩勞苦的意思。譬如父母生小孩子，又給他奶吃、又給他換屎尿、又給他做種種的工作；父母對這個小孩子，這就叫「有劬勞之恩」，這種的恩是很重要的。這個自性是本具的，你不需要像媽媽養小孩子那樣子地，要慢慢地來培養它、照顧它；也不需計算、思惟，要怎麼樣去修、怎麼樣去證。

肯，就是肉和骨頭的夾縫處；綮，就是在筋和肉夾縫的地方。在莊子〈南華經〉上的「庖丁解牛」，也就有「肯綮」這兩個字。言其庖丁殺慣了牛，他這一刀，就正砍到牛肉的骨縫裏頭；也不須用什麼大的力量，這麼一砍，就可以砍分開了。這個意思就是：這個法不須要費心計算怎麼樣去修證，它是無修無證的。「修即無修，證已無證」，這是無功用道；這種妙處是最圓融無礙的，不加修證的。所以阿難不說「不歷僧祇獲法身」？不須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就得到法身了。這種《楞嚴經》的

妙法，也就在這個地方，不須要肯緊修證的功夫。

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繫如意珠，不自覺知；窮露他方，乞食馳走，雖實貧窮，珠不會失。忽有智者指示其珠，所願從心，致大饒富；方悟神珠非從外得。

在你心裏這個演若達多、這種狂性，若是休息了——就是我們人的這個妄想、這種執迷不悟的性沒有了，那麼菩提也就顯現了。可是菩提顯現，並不是從外邊得來的，也不須要怎麼樣來栽培它，是我們自己就有的。我再給你說一個比喻！

「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繫如意珠，不自覺之」：比喻有這麼一個人，他在他自己的衣服裏邊繫上一個如意珠，大約因為時間久的關係，也就忘了。這個人大約也有善忘的毛病，你看！這麼一個如意珠，他藏到衣服裏邊也忘了！

這個如意珠是遂心如意的，你想什麼就有什麼；所以在〈大悲咒〉，第一個就是「如意珠手」，能所求如意、所願遂心。你想什麼、就得什麼，你要金子就有金子、你要銀子就有銀子，什麼東西都可以在這如意珠裏頭現出來，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；所以你有了如意珠，那就是一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。

「窮露他方，乞食馳走，雖實貧窮，珠不會失」：窮，就是沒有錢了。露，就是甚至於赤身裸體，沒有衣服穿；或者沒有房子住，睡在外邊，這叫「露宿」。若是一般的人集合到一起，故意在外邊去睡，叫做「露營」，那是他歡喜的，就不叫「窮露」。他因為窮，沒有衣服穿、沒有房子住，只可以在外邊睡馬路，四處奔走去要飯；雖然他真真實實的是貧窮了，可是他這個如意珠並沒有失掉。

這就表示什麼呢？表示我們雖然在迷昧之中，我們的自性並沒有丟。雖然是迷，不明白、不修佛法，貪圖世間富貴榮華；可是世間的富貴，並不是真正的富貴。所以你不明理、不明佛法，這是最窮了！你不明白佛法，你沒有得到你自性的功德法財，你不知道你自性就好像如意寶珠似的，所以這就是一個真正最窮的人，你不明白道理。雖然你不明白佛法，可是你那個自性、佛性、如來藏性、勝淨明心，並沒有失掉！你那個珠、那個自性沒有丟了，還是在你自己那兒。所以我們修行、信佛的人，你明白這個自性的如意珠，你在這裏發掘你本有的這一些個財寶，那就是真正的富貴！

「忽有智者指示其珠」：忽，就是忽然間；忽然間，遇著這麼一個有智慧的人，告訴他衣裏頭有這個珠。這個智者，就比方是佛，就指示他本有的佛性。「所願從心，致大饒富」：因為他得到如意珠這無價的寶珠了，他想什麼，就遂心滿願；所以就

發了財，做了一個大富的長者了。饒富，就錢不知道有多少，就用了很多會計也算不過來，所以自己不知道自己錢的數目了。你明白本有的自性，證到菩提的覺果，這是最大的一種饒富。

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」：這時候才明白這個神珠不是從外邊得來的。神珠，也就是如意珠；因為它遂心如意，有一種神妙不測，所以又叫「神珠」。這就是說，我們本有的佛性，也不是從外邊得來的，是我們自己本來就具足的。你等成佛的時候，自己知道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；這也叫「開悟」。你開悟的時候，就知道：「喔！我本來就是一個開悟的人！我早知道這樣子，就不須要費這麼多精神在外邊去要飯去囉！不須要去窮露了！」可是沒有有智慧的人指示你，你自己已經忘了！

所以現在我們聽《楞嚴經》、講《楞嚴經》，就是要發掘我們每一個人衣裏頭的這一粒如意珠；你若把這一粒如意珠得了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就成了一個最富貴的人。什麼叫「最富貴的人」呢？「心止念絕真富貴」，你妄想心停止了，這種狂念也沒有了，這是真正富貴。所以現在我們這個如意珠得了，再就不會有貪心了，因為你已經什麼都有了！這是真正的富貴。「私欲斷盡真福田」，你沒有一種欲念、沒有一種自私的心了，那才是真正有福的人。真福田，就是最有福報了！

即時，阿難在大眾中，頂禮佛足，起立白佛：

「即時，阿難在大眾中，頂禮佛足」：在這個時候，阿難也在大眾裏邊，向佛來頂禮，行這個接足禮。「起立白佛」：站起來對佛說。

世尊！現說殺、盜、婬業，三緣斷故，三因不生；心中達多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，不從人得。

「世尊」！「現說殺、盜、婬業」：現在說殺貪、盜貪、婬貪這三種的業，有世界、眾生、業果相續這種的因緣。「三緣斷故，三因不生」：因為這三種緣都斷了，所以這三種的因也不會生出來、也不會有。「心中達多，狂性自歇；歇即菩提，不從人得」：在心裏邊這一種迷性，這狂性也休息了；你若把這個狂性停止了，你明白了，就是個覺性，這不是從外邊得來的。佛是這樣講。

斯則因緣，皎然明白，云何如來頓棄因緣？

「斯則因緣，皎然明白」：這個道理，就是一種因緣法，這是特別明白的！皎然，就是明白的樣子，就是說得明白之中又明白，非常詳細。「云何如來頓棄因緣」：為什麼世尊頓時捨棄因緣，而說不是因緣、不是自然、不是和合。現在這就是一種

因緣法嘛！

我從因緣，心得開悟。世尊！此義何獨我等年少有學聲聞？今此會中，大目犍連及舍利弗、須菩提等，從老梵志聞佛因緣，發心開悟，得成無漏。

「我從因緣，心得開悟」：阿難說，我從十二因緣這個道理，心裏得到開悟。「世尊」！「此義何獨我等年少有學聲聞」：這個因緣的義理，又哪裡只是我們這些個年少的比丘、這一些個有學的聲聞呢？聲聞，就是聞聲音而悟道的這一類阿羅漢。在證到四果阿羅漢，叫「無學位」；在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這都叫「有學位」。

「今此會中，大目犍連及舍利弗、須菩提等」：現在在這個會裏邊，有采菽氏、有鷲子，又有空生等。「從老梵志，聞佛因緣，發心開悟，得成無漏」：在以前，這些個人都跟著老梵志去修外道法，外道講的是一種自然的理論；聽見佛所說的十二因緣這個道理，所以大家都發心開悟了，都成無漏阿羅漢。無漏，就是沒有無明了，什麼毛病都沒有了，證到四果阿羅漢，得到漏盡通。這是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所應該做的事情，他已經做完了，再沒有來生的果報身了！

今說菩提不從因緣；則王舍城拘舍梨等，所說自然，成第一義。

「今說菩提不從因緣；則王舍城拘舍梨等，所說自然，成第一義」：世尊你以前說這個因緣法，這一切的阿羅漢開悟證果；現在世尊你又說這個真性菩提，也不依照因緣的道理來說。沒有因緣了，那麼現在室羅筏城這個拘舍梨等外道，他們所說自然的道理，就變成沒有再能比的第一義諦了。

拘舍梨，是個外道的名字，翻譯成中文叫「牛舍」，又叫「不見道」，就見不著道。這個拘舍梨是外道，他講天、講自然的，以自然為宗。阿難產生了懷疑，說佛以前用因緣把不見道的外道這個自然給破了，現在佛不用因緣了，那麼他這個自然的理論大約又成立了？

惟垂大悲，開發迷悶！

「惟垂大悲，開發迷悶」：所以我希望佛您垂大慈大悲的心，開發我們這一些不認識真理的人、開發我們這一些妄想太多的人，來解除我們的迷悶！

佛告阿難：「即如城中演若達多，狂性因緣若得除滅，則不狂性自然而出；因緣、自然，理窮如是。」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告訴阿難說，「即如城中演若達多」：就好像我們城中這個演若達多，就拿他來講。「狂性因緣若得除滅，則不狂性自然而出」：他這狂性的緣如果能沒有了，那麼這不狂的性自自然然就生出來了。你說他這是什麼因緣？又是什麼自然？「因緣、自然，理窮如是」：這個因緣和自然的道理，我所窮盡的、我所研究的而告訴你的，就像上邊我所說的道理似的。

阿難！演若達多頭本自然，本自其然，無然非自；何因緣故，怖頭狂走？若自然頭，因緣故狂，何不自然因緣故失？本頭不失，狂怖妄出；曾無變異，何藉因緣？

「阿難」，你知道嗎？這個「演若達多」啊，他頭本是自然的，本來沒有丟，本來也沒有得；也沒有得，也沒有丟，這是個自然的。「本自其然」：本來他自己就是這個樣子，就有個頭，並不是沒有頭了啊。「無然非自」：那麼他不是說本來是沒有頭的，他是有頭的。「非自」，不是他本來沒有頭的，他本來就有個頭。他本來既然有頭，他這個頭並沒有丟，「何因緣故」：你說他是什麼因緣？「怖頭狂走」：他就生出一種恐怖心哪，自己怕他自己，說他自己沒有頭了。狂走，恐怖他自己把頭失掉了，而各處去跑。你說這他是什麼因緣？是個什麼自然？

「若自然頭，因緣故狂，何不自然因緣故失」：那麼若他這自然的頭，是因為照鏡子這種的因緣，他就發狂了；怎麼他不自自然然就隨著這一種因緣，把頭就丟了？為什麼他不丟這個頭呢？

「本頭不失，狂怖妄出」：他自己這個頭也沒有失，這種發狂和恐怖的心就妄自生出來。他對鏡子一照，說鏡子裏這個頭眉目清楚，我自己怎麼看不著自己的眉、眼睛和面？怎麼他就生出那麼一種癡狂性呢？「曾無變異，何藉因緣」：雖然他發狂，可是他的頭並沒有什麼改變，你說，這裏邊哪裡有什麼因緣呢？又有什麼是自然？

本狂自然，本有狂怖；未狂之際，狂何所潛？

「本狂自然，本有狂怖」：你若說他這狂本來就是自然的，本來他也就是有這個狂怖的。「未狂之際，狂何所潛」：在他沒有發狂的時候，那個狂藏到什麼地方了？這狂潛伏在什麼地方？你找不出來的。可見這狂性也不是個自然法。

不狂自然，頭本無妄，何為狂走？

「不狂自然，頭本無妄，何為狂走」：如果你說不狂是自然，這個頭本來不是個假的，也沒有丟失，那麼為什麼他就要發狂而走呢？所以這狂性也不是個因緣法。

若悟本頭，識知狂走；因緣、自然，俱為戲論。是故我言：三緣斷故，即菩提心。」

「若悟本頭，識知狂走」：阿難哪！你若明白自己本來頭也沒有失，你也知道自己為什麼發狂要走；「因緣、自然，俱為戲論」：你如果還說是這是因緣和自然，這都是講戲論、說笑話。

「是故我言：三緣斷故，即菩提心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我對你這樣講：沒有殺的貪、沒有盜的貪、沒有婬的貪；這三種的因緣斷了，這就是菩提心。

菩提心生，生滅心滅，此但生滅；滅生俱盡，無功用道。若有自然，如是則明：自然心生，生滅心滅，此亦生滅。

「菩提心生，生滅心滅」：這菩提心生出來了，你那生滅心也就沒有了。「此但生滅」：此，就是這個菩提心和生滅心，只說一說它生滅；那麼實際上呢，也沒有真實的體性。

「滅、生俱盡，無功用道」：這個生滅的心和滅生滅的心都沒有了，這個時候，是無功用道現前。無功用道，就是楞嚴大定。「若有自然，如是則明：自然心生，生滅心滅，此亦生滅」：假設你還說有一個自然，你就應該明白：這個自然的心生，和生滅的心滅，這也都是一個生滅心。

無生滅者，名為自然。猶如世間諸相雜和成一體者，名和合性；非和合者，稱本然性。

「無生滅者，名為自然」：沒有生滅的，這個才叫一個「自然」。「猶如世間」：好像世間上，「諸相雜和」：一切一切的相，互相混合到一起。「成一體者」：成為一個的。「名和合性」：這個性，就叫和合性。「非和合者」：如果要是合到一起的，「稱本然性」：這個叫一個自然的本然性。

本然非然，和合非合；合然俱離，離合俱非，此句方名無戲論法。

「本然非然」：這個「本然」也就是自然。非然，不是個真的。「和合非合」：這個「和合」也就是因緣。這個自然也不是自然，和合又不是和合的因緣。「合然俱離」：合——和合、因緣，然——自然。俱離，兩種的道理都離開了。「離合俱非」：離開這個因緣和自然，都沒有了。也不是因緣，也不是自然，這兩種的法都離開了。

「此句方名無戲論法」：也沒有因緣，也沒有自然，這樣的講法才不是戲論法呢！

菩提涅槃，尚在遙遠，非汝歷劫辛勤修證。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，清淨妙理如恆河沙，祇益戲論。

「菩提涅槃，尚在遙遠」：菩提涅槃的這種果，在你阿難來講，還相距離非常的遙遠哪！「非汝歷劫辛勤修證」：一定要你經過很多的劫，很辛苦、很勤勞地去修行，方能證得這菩提涅槃的。

「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」：你雖然能以清清楚楚地記得十方如來所說的這十二部經典，也不忘失。「清淨妙理如恆河沙，祇益戲論」：十二部經裏邊這一種清淨、不可思議的道理，好像恆河沙那麼多；你雖然都記得住了，可是這只可以幫助你這個戲論法，不是真實的。

這十二部經，我已經出過題目，大家都考試過；現在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人能記得清楚這十二部經。我們人學東西，一定要把它記清楚了，並且不要忘記；你若是記不清楚，說是到講的時候，我現看註解，那未免太麻煩了！這個扼要的經典，一定要把它用腦記住。這十二部經，是三藏十二部，在皈依的時候就講：「皈依如來所說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。」這十二部，我今天再告訴你們一下。

「長行、重頌、並授記，孤起、無問而自說」，這是五部了；「因緣、比喻、及本事」，這又是三部了；「本生、方廣、未曾有」，這又是三部；六部加五部是十一部，還加上一個「論議」，「論議共成十二名，廣如大論三十三。」我這個記得，並不是在本子上先看來，才講給你們聽；所以你們各位跟我學經典，也應該記一點東西。好像頭先講那個「拘舍梨」，我以前也問過一次了；我問過一次，再問一次，還沒有人知道。這真是妙得不可言！

汝雖談說因緣、自然，決定明了，人間稱汝多聞第一；以此積劫多聞熏習，不能免離摩登伽難。

「汝雖談說因緣、自然，決定明了」：你雖然談說這個因緣和自然，你記得非常清楚，講的也非常清楚。決定明了，就是非常清楚。「人間稱汝多聞第一」：在人間一般人，稱你阿難「多聞第一」。

「以此積劫」：以你這種的聰明、憶持，這種的記憶力。我知道你們為什麼都不記得了。我現在講到這個經文我才發現，以前我不知道的。為什麼呢？你們就因為看阿難，記那麼多經典都沒有用，所以我們一句也不要記得，不要學阿難那個樣子，盡貪圖多聞而忽定力。所以大約是這麼回事，我相信我不會猜錯了。

「多聞熏習」：多聞，就是博文強記；熏習，就好像用這個香煙來薰。習，就是學習。好像我們天天到佛教講堂這兒來聽《楞嚴經》，你就不記不記的，我相信在這個地方一天，總就會把你的習氣毛病一點一點去掉了，一天比一天好、一天比一天好。最低限度到講經的時候，你不會去抽香菸去、不會去做不好的事。雖然有的人說是，學了往前進步，又會往後退；總而言之，你往後退，也比你不學好得多了！你若根本一步都不進，那你又有什麼可退呢？談不到有什麼可退的！

所以，「不能免離摩登伽難」：你雖然記得這麼多東西，可是還免不了摩登伽這種難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你一見著女人就迷了，你說你有什麼用啊？你讀的書再多，記的佛法再多，你一見著女人就迷了，那你有什麼用啊！你怎麼會這樣子呢？佛這樣問阿難。現在阿難哪，大約臉也紅了，雖然證初果，聽釋迦牟尼佛一問他這話，臉也變成紅的了。

何須待我佛頂神咒，摩登伽心姪火頓歇，得阿那含；於我法中成精進林，愛河乾枯，令汝解脫？

佛說：「你學了這麼多佛法，一見著女人就發了毛了，就發了狂了。跟著女人就跑到那個女人的家裏去了。跑到家裏去，就幾幾乎做出來不可告人的事情。你到底為什麼？」這時候，佛就像是法官審問阿難。「何須待我佛頂神咒」：你為什麼還得等著佛用這〈楞嚴咒〉，叫文殊菩薩去救你去呢？你自己記得這麼多的三藏十二部，你為什麼不念一念給她聽一聽呢？你為什麼自己做不得主呢？你只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女人，見著女人什麼都忘了！「摩登伽心姪火頓歇，得阿那含」：在這個時候，摩登伽女這種姪欲的心、這種無明，即刻就消滅了，證到阿那含果。初果須陀洹、二果斯陀含，這是三果阿那含。

當時這摩登伽女一見著阿難，就生出一種愛心，對阿難比她生命都重要了！所以回到家，就叫她母親一定把阿難給拿來；她母親就念這〈先梵天咒〉把阿難迷去了。實際上，雖然說迷去了，但是這個邪法，本來是邪不勝正的；阿難如果對摩登伽女一點意思也沒有，她就念咒也沒有用的。

一定阿難一見著摩登伽女，看了幾眼，左一眼、右一眼看：「啊，這個小姐這麼亮（編按：粵語，「靚」之意。），這個小姐這麼美麗。」這麼回頭想要不看，又捨不得，又想要看一看；看了幾眼，這心裏頭已經就想著摩登伽女的美麗了。所以她母親一念咒，他就迷了，也就跑去了；如果不是這樣子的，那他也不會被迷去的。

佛知道阿難將毀戒體的時候，就趕快說〈楞嚴咒〉，叫文殊菩薩用這個咒去把他救

回來。到那個地方一念〈楞嚴咒〉，阿難明白了：啊！我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了？好像做一個夢剛醒；他這一定是和這摩登伽女已經要發生了問題了！這個時候，他大約起身把衣服穿起就往回跑。摩登伽女一看他跑了就後邊追：「你為什麼正在緊要的關頭就跑了？」他一跑跑到祇桓精舍去，摩登伽女也就追到祇桓精舍。

佛就問她說：「你到這兒來幹什麼？」摩登伽女說：「我愛阿難哪！」他說：「你愛阿難什麼？」她說：「我愛阿難鼻子！」佛說：「那把鼻子割下來給你！」她說：「我愛阿難的眼睛！」說：「把眼睛也割下來給你！」說：「我愛阿難的面目！」「統統都割下來給你！你拿回去！」她說：「割下來就不好看了！」佛說：「那不好看了？現在沒割下來，你看他好看嗎？」這麼問她。

她自己在一想的時候，豁然間開悟了，所以淫心頓息。淫心，就是這種淫欲的心。這摩登伽女就因為愛阿難愛到極點了，所以佛這麼給她一講法，她當場證得三果阿羅漢，叫「性比丘尼」。

「於我法中成精進林，愛河乾枯，令汝解脫」：在我佛法的裏邊成了一個精進的人，把這愛河乾枯了、沒有了；因為摩登伽女先證了三果阿羅漢了，她不纏著你了，你現在才得到解脫。精進林，就是很多勇猛精進的人。愛河，言其這個人的愛心就像河水這樣子，那麼左一股、右一股，水繼續不斷地往河流。摩登伽女聽佛一說法，這個愛慾的火變成一種金剛不壞的身了，就證了三果阿羅漢；這個時候阿難還只是初果呢！你說！這個摩登伽女都把他超過去了。

我們這些個人，我告訴你們：不怕有愛心——女人愛男人、男人愛女人，不怕的！你只要能覺悟了：「哦！原來如此！」那就就有辦法了！就怕你不覺悟，迷頭迷腦地，緊著往裏鑽、往裏（虫+貢），以為是快樂，實際上是最苦惱的事情；你若明白了，你就怎麼樣的你都不會再做了！你因為不明白，所以你醒著也想、做夢也想，輾轉反側；因為你不明白，所以你被這種東西來迷住了！

摩登伽女和阿難，在五百世以前都是做夫婦的。所以她一見著阿難，這簡直地他鄉遇故知；這前生的丈夫又遇著了，所以她一定要愛他，一定對他生一種的愛心，這都宿世願力的關係。大約這摩登伽女在前生和阿難說：「來生的時候，我還要和你做夫婦，我們兩個永遠都不分離！」這種的愛心愛得太堅固了，所以到這個時候，一見就又鍾情了！

是故，阿難！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，不如一日修無漏業，遠離世間憎、愛二

苦。

「是故」：是，因為這個道理；故，所以。「阿難」！「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，不如一日修無漏業」：妙嚴，妙，就是不可思議的；嚴，就是非常高貴、非常尊嚴。佛所說經典的道理，都是不可思議又非常尊嚴，是最有價值的法。你雖然就經歷過很多的劫數、很多的時間，你能記憶而持誦如來這麼多的經典、經教，不如你一天修這個無漏的法門。

怎麼叫「祕密」？上邊這個「祕」字，是口裏說不出來的；下邊這個「密」字，是心裏想不到的、不可揣測的，也就是不可思議的。祕密，就是彼此互不相知——為你說的法我不知道，為我說的法你不知道。一樣的法，你聽著就是這個道理、他聽著就是那個道理；你由這個道理上就開悟了，他由那種道理上就開悟了。一樣的話、一樣的理，但是每個人聽了，各人所見的不同，各得各的利益。

修無漏的法門，就是修沒有煩惱、沒有妄想的法門。前幾天我不講過「有漏業、無漏業」？無漏業，就是修到四果阿羅漢；四果阿羅漢，這叫「無漏」了，菩薩也叫「無漏」。就要把你所有的習氣、毛病、無明、煩惱都要斷了，斷去你的貪、瞋、癡；把這些個習氣毛病沒有了，這就是無漏了。

「遠離世間憎、愛二苦」：這個世間人哪，以為愛是一個最好的一件事了；所以男女也相愛、父子也相愛。你有這個愛，豈不知這個愛就是個苦啊！

說：「我知道愛別離苦，當然是苦了！」就沒有別離，也是苦的。你講這個愛，愛到極處，愛的反面就是憎了；憎，就是憎惡。為什麼生出憎惡來？就因為這個愛。為什麼生出這個愛？也就因為這個憎惡。講起這個父子、夫婦的道理，這都是在前生的因，今生結的果。有的夫婦間相敬如賓，非常地和睦，互相尊重、互相愛敬。

在中國來講，有所謂「舉案齊眉」。在中國古來有一對夫婦，這個太太給丈夫拿來飯菜的時候，都舉到眉毛這兒這麼恭敬，就好像敬佛這麼敬；那麼這個做丈夫的，對太太也非常地尊重。這叫「相敬如賓」，兩個人就像朋友似的互相恭敬；沒有這一些個矯情、綺情、粘情，好像膠似的黏到一起了，沒有那種情形。矯情，就是不理智、沒有智慧的一種行為。

這個夫婦在前生若有緣，在今生就非常地和睦；你對我也特別尊重、我也對你也特別尊重，做丈夫的一定不做對不起太太的事情、太太也絕對不做對不起丈夫的事情。怎麼叫「有緣」呢？就是互相得到利益，你對我也幫助過、我對你也幫助過。那麼

在今生做夫婦，也是互相照顧，太太有病了，丈夫趕快就給她找醫生，把太太病趕快醫好了；丈夫若有了疲倦，太太也趕快想法子安慰丈夫。

有的就是有怨的，這樣也會轉為夫婦。就是在前生你對我不好、或者我對你不好，大家有一點怨恨；所以今生就做了夫婦，這叫一對「怨偶」。就你說什麼話，我聽著也不對耳；我說了什麼話，你聽著也不投機。有怨，就變成了冤家；做丈夫的就打太太，太太又反抗，不是把這個丈夫的面給撓破了，再不就身上哪個地方就給抓破了，叫他出去見不得人。這互相一天到晚就吵架，你說這是不是苦？

這就因為一個愛，然後就生出來個憎；這也叫愛到極點，就生出憎了。所以說這憎和愛是同樣的苦啊！不明白的人，一天到晚盡講愛，愛什麼啊？愛來愛去就死了！你說死了之後，還去愛誰去？所以你若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就沒有憎、愛二苦了；你若不明白，就有憎、愛二苦。所以我們修道要覺悟，覺悟，就是明白；你明白這個境界，就不被這個境界所轉。所以要遠離這個世間憎愛二苦——也不憎，也不愛，那麼這樣子就是中道了。

如摩登伽宿為婬女，由神咒力銷其愛欲，法中今名性比丘尼；

「如摩登伽宿為婬女」：好像現在這個摩登伽女在前生是個妓女。這個妓女，她是婬欲心非常地重、非常地大；可是婬欲心雖然大，「由神咒力銷其愛欲」：由〈楞嚴咒〉的力量把她的愛欲給銷了！

現在我們知道念〈楞嚴咒〉的作用了吧？念〈楞嚴咒〉，就要銷去每一個人的愛欲。說：「那以後我不要再念了！我不願意消除我的愛欲，我願意保留我的愛欲！」保留？那也就隨便！你歡喜保留，也沒有人勉強不叫你保留。可是這一種〈楞嚴咒〉不單能銷愛欲，而且還能增加你的神力、增加你的智慧；這一種的力量，是不可思議的。愛欲是一種苦，前邊不講「憎、愛二苦」嗎？你看！好像某一個人愛某一個人愛不到，就總心心念念地、念茲在茲地，所謂吃飯也沒有味了、睡也睡不著了，一天到晚就想追求對方、求所愛；結果也不能得手。想來想去也不停止，這豈不是苦呢？這愛是個苦啊！你不要以為愛是個好的東西！

「法中今名性比丘尼」：在佛法裏邊，現在她的名字，就叫「性比丘尼」。她因為佛一給她說法，明白自性了，她當時就證到三果阿羅漢上。本來要經初果、二果，才證到三果，她沒有經歷，就初果、二果、三果一起證了；她就因為把愛欲都看破、看空了，所以這就同時證果了。阿難還在一果這兒停留著呢！你看，他這個五百年

前的太太證了三果了，把他追過去了！

與羅睺母耶輸陀羅，同悟宿因，知歷世因，貪愛為苦。一念熏修無漏善故，或得出纏、或蒙授記；

「與羅睺母耶輸陀羅」：和羅睺羅的母親耶輸陀羅。耶輸陀羅，翻譯成中文，叫「名稱」，說她這個名字最好了，一般人都很稱讚她，說是她是在女子裏邊，一個最好的女子。

羅睺羅，是釋迦牟尼佛的兒子，釋迦牟尼佛這個兒子很奇怪的，並不是由姪欲生出來的。那麼怎麼樣生出來的呢？因為釋迦牟尼佛十七歲就結婚，十九歲就出家了；雖然結婚，但是可沒有男女夫婦這個問題。等佛出家之時，羅睺羅的母親耶輸陀羅就和佛要兒子；佛就用手指頭這麼一指，指腹成孕，她肚子裏就有小孩子了。說起來這是神話，實際上在佛經上都是這樣說；究竟你要追究，說是他一指怎麼就有了孕了？這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羅睺羅，是梵語，翻過來叫「覆障」。怎麼叫「覆障」呢？因為羅睺羅在他母親肚子裏邊住了六年才托生。為什麼呢？這也是宿世的因果。羅睺羅在前生，把老鼠的洞給堵上了六天；所以他受這果報，在他母親腹裏沒有出胎，住了六年才降生。這受他把老鼠洞給堵上的果報，因為他有這個業障來蓋著，所以叫「覆障」；覆，就是覆蓋；障，就是業障。

「同悟宿因，知歷世因，貪愛為苦」：她們兩個都開悟了，得了宿命通，知道前生的因緣；知道不單前生，就是無量劫以來，生生世世為什麼沒有覺悟，就因為「貪愛」兩個字而受苦。同悟，就是摩登伽女也開悟、耶輸陀羅比丘尼也開悟；宿因，就是前生的因。摩登伽在前生做過妓女，耶輸陀羅比丘尼當時大約和普通的女人一樣有愛欲心；所以佛修行已經要成佛了，她還要和佛去結婚、還去和佛要兒子。你說這個愛心重不重啊？

「一念熏修無漏善故」：因為在這一念迴光的時候，熏修這個無漏法的緣故。一念迴光，就一念的覺悟、一念的明白了。前邊講「熏習」，我們現在大家到這兒一起研究《楞嚴經》，這就叫「熏」，就好像用香煙來熏似的；我們用法的煙來熏，研究《楞嚴經》，熏來熏去，熏得你每一個人都懂一點佛法了，這叫「熏修」。我們現在在這兒，就是熏修呢！熏修什麼呢？熏修這個無漏的法，不要再走這個生死的路。要回頭、要轉身熏修這無漏的善，這種善是究竟的善！

「或得出纏、或蒙授記」：或者就得到出纏了，或者蒙佛授記，說你於什麼時候就做佛。纏，也就是愛欲纏繞著，不得擺脫。現在我們聽經的人，就聽這「出纏」兩個字，若有宿根的，就應該開悟囉！應該覺悟：「哦！我現在怎麼還在這纏裏邊纏著呢？」應該就明白了。

如何自欺，尚留觀聽？

「如何自欺，尚留觀聽」：你現在為什麼還自己欺騙自己，你還留這一種的觀、聽，還著住到聲塵、色塵、著住到相上呢？你為什麼還不把它去掉呢？

阿難及諸大眾，聞佛示誨，疑惑銷除，心悟實相；身意輕安，得未曾有。重復悲淚，頂禮佛足，長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無上大悲清淨寶王！善開我心；能以如是種種因緣，方便提獎，引諸沉冥，出於苦海。」

「阿難及諸大眾，聞佛示誨，疑惑銷除」：阿難、富樓那，和在法會的大眾，聽見佛所教誨、所指示的這種微妙的法門，以前富樓那也有種種的疑惑、阿難也有疑惑、在會的大眾也有疑惑，現在這種疑惑都消除了、沒有了！「心悟實相，身意輕安，得未曾有」：心也知道這空不空如來藏的道理，實相的理體也知道了，身也輕安、意也輕安，啊！得著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的這種快樂。

這個輕安的境界，是很不容易形容的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；你喝一口水，是熱的、是凍的，你自己知道。這個輕安的境界，在我們坐禪的人，是最初的前方便。就是我們坐禪得到一點點好處，有一種很快樂的感覺，覺得身心流暢，心裏也覺得非常地快樂，身上也覺得非常輕鬆；坐那個地方，腿也不痛了、腰也不痛了、腦裏頭也沒有妄想了，也不知道這些個東西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！得到很自在、很安祥的境界，這叫「輕安」。

因為佛用佛光來加被在會的大眾，當時阿難和這一切在會的大眾，聽見佛所說這樣的妙法，受佛這種三昧的加持，所以每一個人都得到最舒暢、最快樂的感覺；那種最快樂的感覺，是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的。你聽經，有的時候也會有這種的感覺，覺著越聽越高興、越聽心裏越歡喜聽：「哦！佛說的法，妙到極點囉！可惜我以前怎麼沒有聽經聞法啊？等到這麼晚，我才聽見佛法！」自己生出無量無邊的快感了！這都是輕安。

這個阿難，大約沒有旁的本事，就是哭的本事；還有的本事，就是多聞。這多聞是第一個本領，拿手的功夫；這哭，大約是第二個本領，所以現在又哭了。阿難從一

開始到現在，哭了五次了！他這哭是真哭啊！不是假哭，真有眼淚流出來的。所以這不說嗎？

「重復悲淚，頂禮佛足」：阿難又哭起來，向佛就叩頭了；一邊哭，一邊叩頭。阿難大約哭得很厲害，比那小孩子哭的聲音不會小多少，或者更大。我看見我有幾個皈依弟子，也常常會有的時候就落淚了，這大約從阿難那兒學來的！「長跪合掌，而白佛言」：直著身兩個腿跪下，合起掌來，對佛說了。

「無上大悲清淨寶王」：沒有再這麼高尚、沒有再比這一種的慈悲心再大的佛啊！清淨寶王，這也就是佛的一個稱呼。「善開我心」：用善巧方便來開導我。

「能以如是種種因緣，方便提獎」：能用像這樣的種種比喻、種種因緣，很方便、很權巧地提攜、獎勵我們。這方便法門，就本來不是真的。好像釋迦牟尼佛最初和二乘人，就談這個因緣，破了自然的外道；現在到這兒，把這個因緣又不要了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緣就是方便法，這方便就不是究竟法。

提獎，提，就是提攜；獎，就是獎勵。或者說：「你寫的字真不錯！你很有進步啊！你研究、讀中文，大約很有成就的。」這就是獎勵。獎勵幾句話，這個學中文的人一聽：「哦！我現在有了進步了！好！我要再用點心。」這就更進一步。修道也是，說：「你坐禪，現在是比以前坐得好了！你以前妄想太多，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多了！我看你修行有點定力了！」這個人一聽：「喔！我現在有一點定力了，再繼續多一點！」就往前進。這就叫獎，獎勵你。

「引諸沉冥，出於苦海」：沉，就是向下沉，就是墮落；冥，就是沒有什麼知識的、冥頑不靈。引我們這些個很墮落的、很沒有什麼知識的人，出到這苦海外邊。什麼叫「苦海」呢？就是「愛欲」這兩個字。你記得嗎？那就是個苦海啊！你不要認為它是樂園，那就是苦海！

現在阿難就是出了這個愛欲的淤泥了，出了這個苦海了，所以他自己覺得這回輕鬆得很多，不像以前那麼累贅了；他感激佛這種慈悲，所以就又哭起來了。可是這個哭，阿難當時哭可以，我們現在不要學這個哭！阿難是為法哭，我現在看見的人不是為法哭，是為情愛哭；有的見不著男朋友了也落淚、有的見不著女朋友了也就悲痛起來了，這正是為陷到苦海裏不能自拔而哭了！

阿難現在是由苦海跑出來了，誰的力量呢？釋迦牟尼佛把他提拔出來了。我們現在聽到這經文，也應該自己迴光返照一下，給自己照照鏡子，看看自己和阿難有什麼

分別？

世尊！我今雖承如是法音，知如來藏妙覺明心遍十方界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，清淨寶嚴妙覺王剎。如來復責多聞無功，不逮修習。

「世尊我今雖承如是法音」：我阿難現在，雖然承蒙世尊像這樣來開導我。「知如來藏妙覺明心遍十方界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，清淨寶嚴妙覺王剎」：我現在明白這個如來藏妙覺明心是遍十方界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，這種清淨莊嚴而寶貴的國土，也就是一個佛的國土。這種的道理，是真實不虛的。

「如來復責多聞無功，不逮修習」：如來又責怪我阿難，說是我記憶力再強，若不得無漏，也是沒有什麼用處，也是不能得到這真實的、受用的修行功夫。

「我今猶如旅泊之人，忽蒙天王賜與華屋；雖獲大宅，要因門入。惟願如來不捨大悲，示我在會諸蒙暗者，捐捨小乘，畢獲如來無餘涅槃本發心路；令有學者，從何攝伏嚙昔攀緣，得陀羅尼，入佛知見？」

「我今猶如旅泊之人」：阿難說，我現在就好像一個旅行的人。旅，就是在沒有水的陸地上居住；在有水的地方居住，就叫「泊」。旅行的人，他是到處寄居旅館裏邊，沒有一定居的地方。

「忽蒙天王賜與華屋」：忽然就得到或者國王、或者天王賜給一個最美麗的屋子。國家的國王、皇帝，又叫「天子」，所以這「天王」也就表示是一個大國的皇帝；這兒就比方佛。佛本來不只「天王」這個名詞可以代表，不過阿難在這個地方，是設一個比喻；賜與華屋，就是賜給如來藏性，這「華屋」，就比喻如來藏性。

「雖獲大宅，要因門入」：雖然得到這麼大一個住宅，可是要找著門，才能到房子裏邊。這個房子太大了，好像宮殿一樣的；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」。屋子是得著了，一定要有一個門，才能到這個屋子裏邊；這就表示這如來藏性雖然是明白了，可是還要有一個修行的法門，然後才可以到如來藏性的裏邊。

「惟願如來不捨大悲，示我在會諸蒙暗者，捐捨小乘」：我阿難，現在惟獨地願意世尊您用大悲心，開示我們在會這些所有沒有證果、沒有開悟的這些個人，令我們捨離小乘，迴小向大。蒙暗，就是很愚癡的、不明白的、沒有聰明的。

在佛教裏頭，有小乘、有大乘；現在暹羅、緬甸、錫蘭和泰國，他們還仍然遵守小乘法去修習。佛最初是說的小乘法，有的弟子學了小乘法，就到其他的地方去弘揚

佛法；等到佛最後說大乘法，他就沒聽過、也沒有見過。於是乎，以前跟著佛學法那些個人，就說佛沒有說大乘法，這個大乘是假的，完全是一種後人造出來的，就不承認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大乘法。

在這《楞嚴經》上，阿難親口請示佛，要佛說出來一個方法，令他們捐捨小乘；本來他們修行小乘，要把小乘法放下，迴小乘的心，再向大乘的法去修行去，這叫「迴小向大」。

這也有一個道理。好像我在東北，對我所收的那些皈依弟子，我根本沒有講法，和他們很少很少講法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那時候是在我家鄉，我的根底一般人都知道；人人都知道：「喔！這是白孝子！」我在沒出家以前就守孝來著，在我那方面，只是給母親守孝；而這一般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守孝的人，認為這個人是一個最好的人了，可以做得人的師表。因為這樣子，一般人見著我就相信；有的沒有見著我，他也知道，就有這麼一個小小的名。

並且我在東北那個地方，也有一個很奇怪的樣子。什麼奇怪樣子呢？我在冬天也不穿棉衣服，冬天是穿兩層布，夏天也是穿這兩層布，冬、夏都是這一套衣服；多少年，也是盡穿這一套衣服，也沒有換過。腳上也不穿襪子，就穿那個我現在要做給你們的羅漢鞋；在雪地裏，就不穿鞋、也不穿襪子，走路也可以的，也凍不壞！

因為這樣子，一般人見著我就要皈依，都爭著來皈依，無論走到任何的地方，一皈依就是幾十人；所以在我那個廟附近一百里地以內，每一個鄉村都有我的皈依弟子。這樣子，所以我很少講話給他們聽。我就是這一個樣子，他們皈依我、拜師父，也就是拜這個樣子；我到任何的地方就是打坐，講話講得很少。這是在東北，所以我會講經，但是很少講的；就是到了香港，雖然講經說法，又很少教人打坐的——事實上，在那兒也沒地方打坐。

我也沒教人「大悲千手千眼」這個法，因為這種法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不願意向外傳；那麼現在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這個大悲法傳給你們每一個門人了。有我香港來的弟子，你對他一講，說我們在法師這兒學的什麼法。香港的一定說：「不是！我們都沒有學過！師父都不會大悲法，他怎麼會傳呢？」他們以為我不會呢！我都不懂，怎麼會傳呢？

這也就和小乘、大乘的一樣的道理。小乘他就說：「佛沒有說大乘的法，那都不是佛講的嘛！」這「迴小向大」的意思是這樣子的。所以有的人就相信小乘，說小乘對的；有的人就相信大乘，說大乘是對的。其實在佛法裏頭，沒有一個對、沒有一

個不對；你修哪一個法，只要你專心去修行，都可以成佛的。不過小乘多數是方便法，大乘法是講實相的法門、圓融無礙的道理，這不是小乘人所可明白的。

「畢獲如來無餘涅槃本發心路」：畢竟得到如來這個無餘涅槃，本來最初發心的那個道路。羅漢是有餘涅槃，佛是無餘涅槃；無餘，就是再沒有生死了，無住究竟，二死永亡，連二死都沒有了，得到這不生不滅的境界。佛的本發心路，就是我們最初發菩提心、修行那個道路；也就是我們最後、究竟得到菩提果的那種道路；又可以說是本來我們那個常住真心，怎麼樣講都可以的！這是阿難請佛指示這個下手的功夫、修行的法門；下手的功夫，就是怎麼樣去用功，才能得著入到如來藏性裏邊的門路。

「令有學者從何攝伏疇昔攀緣，得陀羅尼，入佛知見」：令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這有學位的阿羅漢，怎麼樣才能攝伏他這個疇昔的無明煩惱和攀緣心，怎麼樣才能得到這個總持的法門，悟得佛知、佛見——佛這種正知、正見。疇昔，是往昔，也就是從前。攝伏，就是降伏、收伏。陀羅尼，是梵語，此云叫「總持」，就是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」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；在會一心，佇佛慈旨。

「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」：說完這話，就兩手、兩足加上頭，這五體投地來向佛叩頭。「在會一心，佇佛慈旨」：不單是阿難，在會的這一切眾人，也都一心等著佛慈悲地來開示大家。

爾時，世尊哀愍會中緣覺、聲聞，於菩提心未自在者，及為當來佛滅度後末法眾生，發菩提心；開無上乘妙修行路。

「爾時，世尊哀愍會中緣覺、聲聞於菩提心未自在者」：在菩提心沒有得到自在，就是沒有開悟。當爾之時，佛就很哀憐憫念這一切會中的緣覺、聲聞眾，菩提心還沒有得到覺悟的。

「及為當來佛滅度後末法眾生，發菩提心；開無上乘妙修行路」：不單為當時在會的大眾說這個法門，也是為未來在佛入涅槃之後這一些個眾生，令我們發菩提心；而開示這無上的最上一乘，這一種微妙的修行法門。這個最上一乘，也就是《法華經》上，所說的「大白牛車」。

當來，是什麼時候呢？就佛滅度後，你、我現在的眾生。你不要以為佛沒有直接對我們講經說法；我們現在，也就等於佛對我們直接講經說法一樣的。在當時，佛已

經就知道末法眾生是難調難服、不容易教化；所以在楞嚴法會上，就講出這種妙修行路法門來，令我們現在的人修行容易成功。

佛住世的時候叫「正法時代」，這正法一千年；佛滅度後，過了正法一千年的時候，就是像法，像法也是一千年。在佛住世的時候，人是求智慧的；所以正法的時代，人是禪定堅固，人都修行，參禪、打坐而開悟。像法時代，人就捨本逐末了！捨本，就不修根本的法；好像那個樹，他不顧根本了，跑到樹的末梢上去，所以禪定就不堅固了。像法時代，就是塔廟堅固，人就不修行了，就盡造塔、造廟、造寺院 make temple，做功德、求福報。

可是過了像法時代，現在是末法時代了，禪定也不堅固了、塔廟也不堅固了；什麼堅固？鬥爭堅固。現在到處人與人也鬥爭、家與家也鬥爭、國與國也鬥爭，世界與世界的每一個角落、每一個地方，都在鬥爭之中；一天到晚都要鬥爭，惟恐天下不亂，願意把每一個地方都叫它不太平。這就是末法時代眾生的業報，才出現這麼多壞的事情；所以想要這個壞事情好，我們一定要做好事！

我們現在在佛教講堂這兒，這就是「禪定堅固」，也是「講說堅固」；我們又坐禪、又講經，這也是末法中的正法時代。我們在這末法裏頭，行持正法的法；末法本來沒有沒有人打坐，沒有人來聽經的。你就拿這個比較：中國人過去很多有誠心的，現在就很少有誠心的了；現在西方人大約應該走到正法時代了，所以有很多人歡喜打坐的。可是這要真真實實去做去，一私一毫都不能馬虎的；一定要腳踏實地認真去用功，才能有相應的。

我們現在聽見《楞嚴經》，這也就是末法時代的正法時代，我們現在也就是行持正法呢！所以你們每一個人都要勇猛精進！我這個並不是像前面講的「提獎」，來獎勵你們，令你們用功；其實你們修行開悟，是給你們自己開悟，不是給我開悟的，我不過現在指示你們一條路！

宣示阿難，及諸大眾：「汝等決定發菩提心，於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疲倦；應當先明發覺初心二決定義。云何初心二義決定？」

「宣示阿難，及諸大眾」：佛也宣示給阿難，和富樓那、一切大菩薩、大阿羅漢等。
「汝等決定發菩提心，於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疲倦」：你們現在決定發這覺悟的心，對佛法裏邊這個妙定，不要生疲倦、不要生懶惰了！不要學懶蟲，一天到晚掛著睡覺，也不用功！不生疲倦，就是不怕辛苦；打坐我就打坐、研究經典就研究經典，

一天到晚打起精神來學習佛法、來用功修行。

本來三摩地，又叫「三昧」、又叫「正定」、又叫「正受」，英文叫 samadhi；這加上一個「妙」字，這種三摩地就是不可思議的一種三摩地，也就是楞嚴的三摩地。這「三摩、三摩地、三摩提、三昧」，都是一個意思；這不過梵語翻譯到中文，沒有決定這個意思，所以有的時候就有多少出入。有的地方就說「三昧」，有的地方說是「三摩」、有的地方就說是「三摩地」、有的地方就說「三摩提」；這音都差不多的，這是音譯的問題，相差這麼少少。

「應當先明發覺初心二決定義」：你應該首先要明白：發菩提心的最初這個心，這有兩種決定的義理，你要把它弄清楚了。發覺，就是發菩提心。

「云何初心二義決定」：怎麼叫初發菩提心的兩個應該選擇決定的道理呢？應該選擇，你應該知道哪一個意思、哪一個道理是對的？哪一個道理是不對的？應該要知道！

阿難！第一義者，汝等若欲捐捨聲聞，修菩薩乘，入佛知見。

「阿難」！「第一義者」：第一個道理、第一個意思。「汝等若欲捐棄聲聞，修菩薩乘，入佛知見」：你們現在這一些個聲聞，若想要捨了這個小乘，修最上的一乘，得到佛的知見。聲聞，就包括緣覺在裏頭；這兩種是小乘這二乘法。

應當審觀因地發心，與果地覺為同、為異？

「應當審觀因地發心，與果地覺為同、為異」：應當仔細觀察觀察：在最初這個因地發的是什麼心？那個因地心與所得到的果地覺是一樣、或者不一樣？果地，就是菩薩的境界；若加上個「覺」，就是覺悟了。

阿難！若於因地，以生滅心為本修因，而求佛乘不生不滅，無有是處！以是義故，汝當照明；諸器世間可作之法，皆從變滅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若於因地，以生滅心為本修因」：你若在最初發心那個因地的時候，以你第六的意識那種生滅心，為你修行的基本、基礎。生滅心，就是第六意識；修因，是修道的因心。「而求佛乘不生不滅」：而想要成佛，得到這個不生不滅的涅槃四德的話。涅槃四德，是常、樂、我、淨。「無有是處」：你想得到這種的境界，這是得不到的！

「以是義故，汝當照明」：以前邊所說的道理，你不能用生滅心來求佛道，你現在應該用你的智慧來觀照、來明瞭。「諸器世間可作之法，皆從變滅」：你看看這個器世間，所有這一些個有形、有相的可作之法，都會變、都會滅。器世間，就是所有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這叫「依報」。

阿難！汝觀世間可作之法，誰為不壞？然終不聞爛壞虛空。何以故？空非可作，由是始終無壞滅故。

「阿難！汝觀世間可作之法，誰為不壞」：阿難哪！你再看一看這個世間一切的事，哪一個有為法是不壞的？都是會變滅的！可作之法，是有為的法、有相的法。

「然終不聞爛壞虛空」：前邊問他什麼是不壞的？這所有可造作出來的有形、有相的東西都是會壞的。你無論就是山、河、海，都會改變的，這是有相之法。可是始終你也沒有聽見過，這個虛空什麼時候爛了、什麼時候壞了？你看虛空什麼時候壞過啊？「何以故」：什麼緣故呢？

「空非可作」：因為虛空不是可以用人力造作出來的。虛空它是本來什麼也沒有的，這才叫「虛空」；你若能造出來東西，就不是虛空了。因為它本來什麼也沒有，所以它就沒有一個壞和不壞，也沒有爛、也沒有壞。「由是始終無壞滅故」：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從始至終，這虛空始終都不會毀滅的。

則汝身中，堅相為地、潤溼為水、煖觸為火、動搖為風。由此四纏，分汝湛圓妙覺明心，為視、為聽、為覺、為察；從始入終，五疊渾濁。

「則汝身中」：則，當個「就」字講。就你身中的四大來講，「堅相為地」：這堅固的皮、肉、筋骨，都屬於地大。你的骨頭就很硬的，肉雖然是軟的，這屬於暄土、浮土；骨頭，就是實在的土。「潤溼為水」：潤溼，就是津液、精血，這都屬於水大。津液，這口裏有口水、眼睛有眼水；身上有一種精血、津液，這都屬於水大的。

「煖觸為火」：煖，就是燥熱和溫暖；它這種功能，是令你這個身體總有一股熱氣，這屬於火大。「動搖為風」：這搖動、運轉、呼吸，都屬於風大。

「由此四纏」：由於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大互相結集到一起、互相勾結。你和我就拉攏關係、我和你也辦一些個外交的手續；於是乎這四大就合成一個，團結起來。喔！這也就成了一黨了！什麼黨呢？身子的「擋（黨）」。擋什麼呢？擋你本有的佛性；它在這兒一擋著，生出來一個黨，你這佛性就沒法子現出來了。依真起妄，依這個真上生出來一種妄，這四大就互相纏縛不脫。

「分汝湛圓妙覺明心，為視、為聽、為覺、為察」：分，分開。湛圓，也就是說的如來藏性。把你那個湛圓的如來藏性、微妙的真性菩提，那種真心就給分開了。有的就跑到眼睛那兒去，就是見；有的就跑到耳朵那兒去，就變了聽了；有的就跑到身子那兒去，就變了覺；有的就跑到意念那兒去，就變了察。這個視覺、聽覺，就是視精，和聽的這種精。

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，本來就是如來藏性那個真性的菩提，可是就分到六根門頭去了；在眼睛就叫「視」，在耳朵就叫「聽」，在身上下又叫個「覺」，在意念裏邊就叫個「察」。

「從始入終，五疊渾濁」：從開始到終了，由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種，又變化出來有五重的渾濁，也就成了五濁惡世了。

云何為濁？阿難！譬如清水，清潔本然；即彼塵土，灰砂之倫，本質留礙。二體法爾，性不相循。有世間人，取彼土塵投於淨水；土失留礙、水亡清潔，容貌汨然，名之為濁。汝濁五重，亦復如是。

「云何為濁」：什麼叫「濁」呢？這五濁的意思，我現在把「濁」字先給你講一講。「阿難」！

「譬如清水，清潔本然」：比方說清水，它的本體是清潔的，一點也沒有染污。「即彼塵土，灰砂之倫，本質留礙」：就拿塵土來講，那個塵土有灰，又有沙，是和灰、砂相同的東西，它的本質是不通的。倫，就是類；同類的，不是灰、就是沙，不是沙、就是灰。質，就是體；留礙，就是不通的。

「二體法爾，性不相循」：二體，就是這個水、土。法爾；法爾，就是法爾現成的，本來就是這樣子；沒有參雜、混合在一起，水就是清潔的，土就是留礙的，這叫「二體法爾」。水和土這兩個體，本來它們就是這個樣子；這兩種的性不順的，水也不會跟著土跑，土也不會跟著水去行去。它們兩個是不相同的，你也不會順著我，我也不會跟著你。

「有世間人，取彼土塵投於淨水」：可是在這時候，就有一個世間人，他把那個地方的土拿來一部份，放到清水裏了。這世間人，就是這凡夫俗子、沒有修道的人，就是所有一切愚癡的眾生。他沒有事情，要找一點事情來幹；沒有工作，他要自己來找一點工作，這叫「無事找事做」。

究竟拿多少土？這沒有數量的；你可以說多、可以說少。他若用一碗水，就拿一把

土就夠了；若用一缸水，就要擔一擔土；他若造一個大水池，那要用一噸土才可以。所以這沒有一定的，不要執著說一定多少水、多少土和到一起，這才算濁了；沒有的，這可多、可少，可大、可小。「無大無小無內外，自修自了自安排」，這也是這樣子；隨他去安排去！他用多少就是多少。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回就發生了化學作用了。這也是化學！

「土失留礙、水亡清潔」：土見著水，也就稀了、也就不那麼硬了；水本來是清潔的，它這回也看不清楚了，就渾濁起來。土本來屬地大，它是堅硬的，現在見著水，它也軟了。可是土雖然變了質，由硬變成軟，這個水也不是水本來的樣子了；水本來的樣子是清潔的，現在你說怎麼樣？變成渾濁了。

「容貌汨然，名之為濁」：這回這個樣子混混沌沌的，看著那個水也不是水、土也不是土了，發生一種化學作用。這化學，都是由這裏頭發明出來的，你不要以為有什麼特別。汨然，就是看不清楚那個樣子；這個「容貌」不是人的容貌，你不要誤會了！這就是那個水和土和到一起，生了化學作用了，就變成了一種渾濁的汁了。這種形貌渾濁的東西，就起名叫「渾濁」。

「汝濁五重，亦復如是」：在你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裏，變化出來這五重的濁，也就像水和土和到一起，失去本來的質地，是一個樣一個樣的。

阿難！汝見虛空徧十方界，空、見不分；有空無體，有見無覺，相織妄成。是第一重，名為劫濁。

「阿難」！「汝見虛空徧十方界，空、見不分」：你看見這虛空徧滿十方界，可是你不能分開哪個是你的見、哪個是虛空。你的見和虛空有一個邊際嗎？還有一個分別沒有呢？這就表示見性和虛空是一樣的；雖然看得見，但是根本也沒有一個體相。見也就是虛空、虛空也就是等於見，所以沒有分別。

「有空無體，有見無覺，相織妄成」：空並沒有一個體相，這個見自己也沒有個覺；可是這個虛空和見兩個相織起來，就生出來一種的妄。

說虛空就是它的體，你把它體拿來看看？拿不來的！所以虛空無體，還是什麼都沒有。這個見在虛空裡頭，見和虛空也不會發生鬥爭的；有了見，不會就把虛空趕走了，說這個地方是我的見要佔領的，你這空應該走。末法時代雖然鬥爭堅固，但是見和虛空並不鬥爭的。

你能看見這個見，它自己並沒有什麼感覺；感覺是在人自己這兒有。在這樣情形之

下，虛空也沒有體，見也沒有知覺，就好像經、緯的線似的，一經一緯互相組織起來了。這個見和虛空，也就生了一種聯合，也團結起來了。

「是第一重，名為劫濁」：這是第一重的濁，它的名字就叫「劫濁」；這個劫也就是這麼樣子來的。劫，梵語叫「劫波」，中文叫「時分」；就是一個時候的分別、一個時候的分段，分開來一個時候、一個時候的。這個劫濁是第一重最邇邇、最不潔淨的東西，由什麼造成的呢？就是由我們的見和虛空相組織起來，生出這一種妄。

所以我們世間的愚癡眾生，也就是沒有事情來找事情做，硬要把土、水和到一起，就變成了泥；現在又把虛空和自己的見和到一起了，就變成一個劫濁。下面這個地方又變成見濁了。

汝身現搏四大為體，見聞覺知，壅令留礙；水火風土，旋令覺知相織妄成。是第二重，名為見濁。

「汝身現搏四大為體，見、聞、覺、知，壅令留礙」：現在因為四大團結在一起，成了你的身體，就有了見、聞、覺、知這四種的感覺；你自己在自己這兒就不得了解脫了，所以就令四大也都生了一種留礙的性質了。

「水、火、風、土，旋令覺知相織妄成」：旋，就是回來。在這期間，這水、火、風、土來回來回地，這麼和見、聞、覺、知互相組織起來，令它有一種妄覺、妄知；這種妄覺、妄知，就又成了一種濁。「是第二重，名為見濁」：這第二重道理，就起個名字叫「見濁」。

在前邊我講五濁的意思，和這個完全不相同。那個五濁惡世，是世界的、是外邊的；這個五濁，就跑到自己身上來了。越跑越近了！其實怎麼樣啊？你因為內裏邊有五濁，外邊才有五濁；你若內裏邊沒有五濁，外邊那個五濁也都消滅了。所以這世間的五濁，也由每一個人的這種妄性造成的。

又汝心中憶識誦習，性發知見，容現六塵；離塵無相，離覺無性，相織妄成。是第三重，名煩惱濁。

「又汝心中憶識誦習，性發知見，容現六塵」：又者，在你的心裏邊這個記憶和分別心，在你讀誦經典、或者世間文字的裏邊，這個性就會發生出來一種知見，所以六塵的境界也就發現了。你憶識誦習，本來不知道的，又可以知道；本來不明白的，又可以明白，得到書上這種知識。這種知識，也是世間的文字、世間的知識，並不是究竟、真正地由你自性裏發生出來的；所以也在你的知識裏邊，就有了六塵的情

形了。什麼叫「六塵」呢？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

「離塵無相，離覺無性，相織妄成」：你若離開六塵這一切的塵勞，它就沒有一個體相；離開你這種感覺，也就沒有一個體性。在這個期間，就互相組織起來，這個妄也就成了。「是第三重，名煩惱濁」。

好像老子所說的：「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」若沒有組織起來，它就沒有一個妄；因為兩種一組織起來，這裏就有妄了。有了真、就有假了；若沒有真、也沒有假。真、假是對待的，無假亦無真；所以這兩個組織起來就變成妄，在這兒依真起妄了。

「大道廢，有仁義」，大道沒有了，才講仁義呢！若大道存在的時候，根本仁義就不成立的，人人都行道，你何必又講仁、講義呢？你仁對誰去仁？義又對誰去義？人人都是克己復禮、人人都明白，不令旁人生煩惱；人人都知道愛惜自己、也愛惜一切人，也就沒有仁義可講了，那個仁義是多餘的。

「智慧出，有大偽」，這個世界怎麼有奸人、怎麼有偽君子呢？怎麼有假的、欺騙人的人呢？若人人都沒有大智慧，都是普通的人，也沒有人做那個假的事。就因為這個人有智慧，他看見這一般人都愚癡：「喔！他們愚癡，我用一個手段，我可以欺騙他們，他們不認識！」這就有了假了。偽，就是虛偽，就是假的。那個有智慧的人出來了，就有假的了。若沒有有智慧的人，大家都平等的，你也這樣子、我也這樣子，你也不欺騙我、我也不欺騙你；因為你的智慧比我高了，你看見我很愚癡的，你做一點事情，我不認識、不明白你這個手段，所以這個大偽也就出來了。

「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」，那個家裏，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若是都行這五倫的道，也顯不出來哪個是父慈、哪個是子孝。或者父親不慈、子盡孝，這才顯出孝；或者子不孝、父親盡慈，這也顯出慈來了。所以說家庭裏頭吵吵鬧鬧不和氣，才顯出孝、慈來了。

「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」，在國家太平的時候，你說哪個是忠臣、哪個是奸臣？大家都是做官的，奸臣頭上也沒有掛個招牌、忠臣頭上也沒有人給他送一塊匾，所以沒有什麼分別。等在國家混亂的時候，就知道了：「喔！某某人對國家有功勞！」好像中國的岳武穆，為什麼到現在一般人提起「岳飛」，都對岳飛抱一種同情心，認為他是一個大忠臣？就因為在那個亂的時候，他能以同仇敵愾，把敵人打退了；所以一般人都歡迎他，就是這個道理！

「濁」也是這樣子，若是單單一個，它不會成濁的。或者這一真法界、如來藏性和虛空，它不會發生濁的；就因為大家互相聯合起來結成黨了，這就有了假的了。由這一點證明，每一件事都有真、有假；那麼在如來藏裏邊的真心，依真就起妄了。也就好像我們人，本來是一個真的人，但是每一個人都有個影子；那個影子，就是依真起妄、就是表示我們的無明。由這個無明，就發生種種的問題來。

又汝朝夕，生滅不停；知見每欲留於世間，業運每常遷於國土，相織妄成。是第四重，名眾生濁。

「又汝朝夕，生滅不停」：朝，就是早晨；夕，就是晚間。又者，在你從早晨到晚間，這個念頭生了又滅、滅了又生，生滅不能停止。

「知見每欲留於世間」：你這種的知見，常常想長生不老。你的知見，就是你的意思；每欲，常常想這樣子、每每想這樣子。想什麼樣子呢？想長生不老。你想常住在世，在這個世界上永遠都不死。「業運每常遷於國土」：業，就是你所造的業。運，就是來回流轉。你這個業報的身，就由這個國土搬到那一個國土去，由那一個國土又轉到那個國土去，互相遷移，互相流轉。

「相織妄成」：你這種生滅不停的知見，和這個業果相織，就成了一種妄業。「是第四重，名為眾生濁」：因為你心裏的念頭生滅生滅，這也就好像眾生生滅不停似的，所以這第四重妄業叫「眾生濁」。

汝等見聞元無異性，眾塵隔越，無狀異生；性中相知，用中相背，同、異失準，相織妄成。是第五重，名為命濁。

「汝等見聞元無異性，眾塵隔越，無狀異生」：你阿難和一切沒有得到無漏的這一些個人，你們的所見、所聞本來沒有兩樣的，見的、聞的都是相同的；可是因為有了塵就隔離開了，也無緣無故就生出兩樣來了！隔越，就不同了。

「性中相知，用中相背」：在見、聞的性中，就按那個性來講，它們互相知道；這種用，互相就不同了、互相違背了。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，在這一精明的時候，本來沒有兩樣，分成六和合就不同了；雖然不同，這本性、這精明之性是相知的。分成六和合的時候，它們的用途互相不同，眼睛就是見東西的，它不能聽；耳朵是聽東西的，它就不能見；鼻子是聞香味的，它也不能聽、也不能見；舌頭是嚐滋味的，它也是不能聽、不能見，也不能聞香味。這叫「用中相背」，相背，就不同了。

「同異失準，相織妄成」：這個同和不同，沒有一定的標準，所以就失去準確性了；這兩個互相組織起來，又成了一種妄性、造了一種妄業。失準，就沒有一定的目標、沒有一定的標準。「是第五重，名為命濁」：這就是第五重的妄，給它起個名字，就叫「命濁」。

阿難！汝今欲令見、聞、覺、知，還契如來常、樂、我、淨；應當先擇死生根本，依不生滅圓湛性成。

「阿難」！「汝今欲令見、聞、覺、知，還契如來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：還，就是回來；契，就是契合。你現在想要使令這個見、聞、覺、知、嗅、嚐，還回來，再副合如來藏性裏頭這種常、樂、我、淨的功能。本來見、聞、覺、知是隨著虛妄的因緣而有的，現在你想令見、聞、嗅、嚐、覺、知這種的知覺性回來，再契合如來藏性這種「常」、「樂」、「我」、「淨」——常，就是恆常不變；樂，就是非常快樂；我，這是個真我；淨，是個清淨。這是涅槃四德。

「應當先擇死生根本」：你應該先要選擇這死生的根本。什麼是死生的根本？你要明白清楚！「依不生滅圓湛性成」：前邊是「湛圓」，這是「圓湛」。你依照這種的不生滅性，那種又圓融、又清淨而湛然的性，才能修得成、才能符合如來藏性。

以湛，旋其虛妄滅生，伏還元覺，得元明覺無生滅性；為因地心，然後圓成果地修證。

「以湛，旋其虛妄滅生」：你應該用這種圓湛、湛圓的如來藏性，把這虛妄的心回來，不要有虛妄生滅，不要用生滅心去用功去。「伏還元覺，得元明覺無生滅性」：你把無明煩惱降伏了，還到你本來覺悟的這種程度上，你得你本來那種光明而覺照，沒有生、沒有滅那種的性能。

「為因地心，然後圓成果地修證」：你用這個作為你一個因地修行的一個心，圓成你果地的修證。因地修行的心，就是你一開始修行的心。你不要用你那個生滅性、生滅心來用功，要用你本來這種圓湛、不生滅的元明覺性來用功；你用功修行，你明白真正的原理了，自然很快就可以修道證果了。成了佛、成了菩薩，這都叫「果地的修證」。

如澄濁水，貯於靜器。靜深不動，沙土自沉，清水現前，名為初伏客塵煩惱。去泥純水，名為永斷根本無明。

「如澄濁水」：在因地心修證的時候，有一個比喻，就好像澄清這濁水。前邊所講

的清水，投進去塵土，就變成渾濁之相，容貌就汨然；汨然，就是看不清楚那個樣子。看得渾渾沌沌的，什麼也看不見；那麼現在就好像把這渾沌的濁水澄清了它。

渾沌濁水，就比方什麼呢？那不說「有世間人，取彼塵土投於淨水」？土就失去留礙的性能，水就失去清潔的相貌，所以它就容貌汨然，看不清了！這就表示：眾生在這如來藏性裏邊，有四大、五濁混合起來，就生出無明煩惱，依著這個真的，就生出一個妄來；這個妄並不是真，真就不是妄。

我不講嗎？這個真，就比方我們人的身體；這個妄，就是身體的影子。那影子是不是真的呢？不是！因為有光明照出個影子，這影子就是無明。那無明是不是真的呢？不是，它也是在這個真的上，生出這麼一個虛妄的東西；可是因為這一個虛妄，就把種種的虛妄都生出來了。就好像這個水和泥和到一起，就不清楚了；本來是一個清潔的，因為這土和水混和到一起，發生了一種化學的作用了，就不清楚了！現在修因地心，就好像什麼呢？又好像把這混濁的水又澄清了。

「貯於靜器」：就是把它裝到一個不動的東西裏邊。貯，就是儲存；器，是器皿。這不動的東西是什麼呢？你現在這兒坐禪，這就是一個靜器，你這兒如澄濁水。我們現在打坐參禪，這就是澄清這個濁水呢！澄清濁水，坐這兒也不動彈，修定力；你有了定力了，就把這清淨的定水存到你自性裏邊，你的身體，就好像一個靜器似的。

「靜深不動」：靜到極點，也不要動。不是說腿痛了，也就換一換腿；腰痛了，我往後躺一躺。好像果前，有的時候腿這麼伸開，總覺得這麼樣就自在了！這叫「不肯吃苦」；吃不了苦，總拿了很多 pillow（枕墊）墊在那個地方、墊著腿。這是沒脫了美國人的本色。美國人講享受，住好房子，一切一切都講享受；所以再窮的家庭也要有一個 television（電視）大家來看。這都講享受，就沒有談到靜深不動了！這個「靜深不動」，是不怕苦、不怕難，什麼都不怕的；我的腿痛一點，這不算一回什麼事！

「沙土自沉，清水現前，名為初伏客塵煩惱」：沙土，也就是自性中的煩惱。那煩惱的沙土自然沉下去，變沙底了，清水就現前了；你定水現前了，就生出一種定力來了，這有一個名字，就是「開始降伏客塵煩惱」。初，就是最初，就是一開始；伏，就是降伏。你無明煩惱沒有了，你自性的光明也就現出來了。

前邊不講過？這個塵就好像住店的客人似的，終究是走的；那開店的主人不會走的。這個客塵煩惱，就是無明煩惱。為什麼叫「客塵」呢？言其這種塵、這種無明煩惱，

都是假的，不是自己真性裏生出來的；因為它沒有根，所以並不是真的。它是「依真起妄」，依照這真性菩提，它生出這麼一種妄念來；所以生出這無明、煩惱，這叫「客塵煩惱」，它不是自己家裏的東西，是從外邊來的。

前邊這一段經文所說的，是「貯於靜器，靜深不動」，這泥沙就下沉了；泥土下沉，清水現前。可是沙和土雖然自沉了，清水也現前了，你還要把泥拿出去，把水裝到另一個乾淨的器皿裏頭，把沙土不要它、倒了它，這才叫「永斷根本的無明」。你如果留著，說我這個水清了，底下的沙泥留著它，隨它存在，不管它了；幾時一搖動的時候，泥土又浮上來了，這表示又生無明煩惱了。

「去泥純水，名為永斷根本無明」：你現在把泥不要它，把沙土拿出去，就剩了清淨、清潔的水；這個名字，就叫「永遠斷除根本無明」了。你說把土和水和到一起，就渾了；要澄清，就要一個很長的時間，再把泥搬出去，這費了很多功夫，然後才到純真澄清的這種景象。純真，就沒有沙土了。

這根本的無明，就是生相的無明；生，就是眾生；相，就是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的「相」。這不容易斷的，你不要以為就把泥去了，就是這麼簡單的；這在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生相無明，一分，是很少很少的、很微細的。你最後若是斷了這一分的生相無明，就成佛了！

明相精純，一切變現，不為煩惱，皆合涅槃清淨妙德。

「明相精純」：明相，就是「妄無不盡、真無不存」——妄都沒有了，完全是真的了；這是到那個究竟的極果，也就是成佛了！你把泥土去盡了，在這個時候，這由光明中顯現出來一種清淨而澄清的明相，一點無明煩惱都沒有了。

「一切變現，不為煩惱」：在這個時候，無論再有什麼變現，這都不是煩惱了。這個時候，不是說「煩惱即菩提」；這時候根本就沒有煩惱了，因為永斷根本無明，把無明都斷了，你自然就沒有煩惱了。

「皆合涅槃清淨妙德」：這所有一切，都是與涅槃不生不滅這種清淨微妙的道理相合。清淨，是沒有染污的；妙德，是微妙的功德。

第二義者，汝等必欲發菩提心，於菩薩乘生大勇猛，決定棄捐諸有為相。

「第二義者」：第一個決定義已經說給你們各位聽了，第二個決定義是什麼呢？「汝等必欲發菩提心」：你們在座的聲聞、緣覺這些個有學的人，你們必定想要發迴小

向大的菩提心、發覺悟的心。

「於菩薩乘生大勇猛」：你發菩提心要行菩薩道，就必須要生出最大的勇猛。菩薩乘，就是大乘。發大乘菩薩心，不要忽進忽退，不要向前走兩步、向後退三步，要生大勇猛。勇，就是勇敢、有勇氣；有勇氣，就向前去爭取最後的勝利。猛，好像老虎，中國人都叫牠「猛虎」。因為牠往前那麼一撲，力量最大不過的，你什麼力量也擋不住牠，非常勇猛的。古來大將戰無不敗，百戰百勝，好像楚霸王也就是就是個猛；勇將又叫「猛將」，他也不怕死、也不怕種種困難，敵人怎麼樣強盛，他也不怕的。

「決定棄捐諸有為相」：決定捨棄一切的有為法，不要猶疑。棄，就捨棄；捐，就是不要了。小乘法就是有為法，不要想要修大乘，又捨不了小乘。好像阿難似的，想要發大乘菩薩心，又捨不得這個因緣法，說：「佛說的因緣法，是不錯嘛！怎麼現在佛又不要因緣法了？又叫我們不要修這個因緣法？」他還捨不得。想要修大乘法，又捨不得小乘的道理，這就沒能決定！

你有猶疑心，忽進忽退，猶疑未決，沒能決定；好像人做一件什麼事，決定要做這件事，就要做去，不要一個人踩著兩隻船。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一個人上兩條船，又要到江北、又要去江南；兩個腳，一隻腳在一條船上；這隻腳就想到江北去，那隻腳就想到江南去。這兩條船，你說是到江北、到江南？這一個人，一隻腳踩著一條船，這就是猶疑未決，沒有決定。現在講要決定！

什麼叫「有為」呢？就是有所作為、就是有形有相的。凡有形象的，都是有為法。有為法因為有形相，終究會變壞的；無為法是無形無相的，永遠都不會變壞。前邊經上不講？你看虛空什麼時候爛過？你看虛空什麼時候壞過？沒有壞過、也沒有爛過。為什麼它不壞、不爛呢？就因為它無相可循。所以經上常常舉出虛空來做比喻，這虛空，就代表如來藏性；如來藏性就是虛空，虛空也就是如來藏性。

應當審詳煩惱根本，此無始來，發業潤生，誰作？誰受？阿難！汝修菩提，若不審觀煩惱根本，則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；處尚不知，云何降伏取如來位？

「應當審詳煩惱根本」：你應當審查，詳細地要知道什麼是煩惱的根本。我們現在這些人也應該要知道什麼是煩惱的根本？煩惱的根本在什麼地方？「此無始來，發業潤生，誰作？誰受」：發業，也就是造業；潤生，也就是托生去。這煩惱的根本，從無始劫到現在，由今生又托生到來生，來生又托生到再來生；這都是哪一個

造的業、哪一個受的報？

「阿難」！「汝修菩提，若不審觀煩惱根本，則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」：你修菩提覺道、修大乘菩薩法，你如果不審查觀照，而知道這煩惱的根本；那你就不能知道四大、六根、六塵、五蘊這種種的虛妄，什麼地方就是顛倒、什麼地方就不是顛倒？

「處尚不知，云何降伏取如來位」：你這顛倒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它的根本在什麼地方？你還不知道，你怎麼能就把這顛倒、無明煩惱能降伏了，又取得如來妙覺的極果呢？這是不能夠的。你想要得到如來這妙覺的極果，一定要知道煩惱從什麼地方來的！

阿難！汝觀世間解結之人，不見所結，云何知解？不聞虛空被汝隳裂，何以故？空無形相，無結解故。

「阿難」：釋迦牟尼佛又叫了一聲：阿難哪！「汝觀世間解結之人，不見所結，云何知解」：你看一看這世間上想要解扣這個人，若是不見這個扣、不見這個疙瘩，他怎麼知道可以解它呢？好像這一條繩子結成很多疙瘩的結扣，把結扣解開，這叫「解結」。上邊這個「解」，就是把它解開；下邊這個「結」，就是那個疙瘩；這一條繩結成一個扣，這叫「結」，中國的俗話叫「疙瘩」。

你連疙瘩都沒有見著，怎麼知道解呢？這也就是前邊那個文，說是你若知道什麼地方生出的顛倒，你才能除這個顛倒；如果你顛倒的根源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顛倒，你怎麼能除你這個顛倒呢？現在這一段文，就比方用一條繩結成結，想要把這個繩扣解開，一定要知道繩扣的所在；你如果不知道繩扣的所在，你怎麼會知道解繩扣的方法呢？所以現在你修道，你要先知道顛倒的妄想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；你若不知道它的處所，你就不能用功修行。現在就先提出這沒有解結的東西。沒有解結是什麼呢？虛空。

「不聞虛空被汝隳裂」：我可沒有聽說過，這個虛空被任何人把它破壞了。隳裂，就是把它破壞、碎裂了，把它割成一段一段的；把這個虛空，割得一部份一部份的，把它毀壞了。沒有聽見這個說法！

「何以故？空無形相，無結解故」：為什麼任何人不會聽見過呢？這空根本就是個空，是無形相的，也沒有一個繩扣，所以也不須要解。你這如來藏性，也和虛空是一樣的！

則汝現前眼、耳、鼻、舌及與身、心，六為賊媒，自劫家寶。由此無始眾生、世界生纏縛故，於器世間不能超越。

「則汝現前眼、耳、鼻、舌及與身、心，六為賊媒，自劫家寶」：身、心，也就是身、意。這兒指出來了！就是你現前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，及與身、意這六種，就是做賊的一個媒人、介紹者，自己偷你自己家裏的財寶。

我們每一個人，以為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、身、意，這是幫忙自己的，是對我最最好的朋友；其實就因為這六個壞東西，就是招賊入舍的一個東西，就把我們自性的法寶都給偷去了，自己還不知道呢！

譬如你眼睛見著東西了；本來你沒有見的時候，所謂「眼不見口不饞，耳不聽心不煩」，你眼睛一看見人家吃東西，啊！這饞欲流涎了！喉嚨裏就要伸出來一隻手，把那個東西拿來就吃了它。為什麼嘴它就想要這樣子饞呢？就因為眼睛看見了！看見人家吃的東西那麼好，我也就想要吃。

你說：「眼睛是好東西，它幫忙我看見東西」；就因為它幫忙你看見東西，所以就生出來很多煩惱。譬如你看見美色，你就貪美色。貪不到手裏，你追求這個美色，這是煩惱；貪到手裏了，你發生種種的問題，這也是煩惱。就因為這眼睛看見美色就貪了，所以就生出煩惱。

耳朵聽著美好的音聲，這歡喜聽，就生出來一種貪欲的心；這種貪欲的心一生出來，也就沒有得之的時候就想要得，已經得到了又怕丟了。鼻子一聞到香氣，心裏也生出一種貪心；舌頭嚐著好味，也生出一種貪心來。身遇著觸，觸，有順情的觸、有逆情的觸。順情的觸，就是你所歡喜的；逆情的觸，就是你所不歡喜的。意緣法塵，也就生出法執；這都令你生很多煩惱。

生出煩惱，這就是劫你家的財寶。你若沒有煩惱，那你的寶貝就沒有丟；你一生出煩惱來了，你的寶貝就丟了。所謂「千日打柴一火焚」，你打一千天的柴火，就因為一個火柴，就把它會燒了了！這也就是你修養了一千天，這功夫有進步，也有一點輕安的境界了；忽然間你生起來煩惱、發了無明，這把你的功夫都燒了。所謂「星星之火，燒去你功德之林」，把你的功德就都給燒了。所以你因為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就生出種種的煩惱，把你的家裏的財寶就都給劫去了。

講「無漏」，你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種，生出六種識，這都是漏。你若能到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這個境界上了，就不會被這個土匪給打劫

你的財寶了、不會搶奪你的家珍了。如果你沒有這個功夫、沒有定力，跟著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去跑去，沒能迴光返照；那都是叫「漏」，又叫被賊把財寶給搶去了。這時候，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種，給賊做的媒人。

怎麼叫「媒人」呢？在美國這國家，沒有這種的風氣；在中國，男女結婚的問題，一定要有有媒人。在中國列國那個時代，沒有媒人，就好像現在西方人自己找對象、男女自己去拍拖。在列國以前周朝的時候，那時候更自由，男女的情形無拘無束，一點規矩也都不須要講；男人幾多個女朋友都沒問題，女人幾多個男朋友也沒有問題。在列國、周朝那時候以前，就是這樣子。

可是有孔子生出來了，刪詩書、定禮樂；男女結婚，一定要有媒人給介紹。媒人怎麼介紹呢？媒人看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很相稱的，大家年齡也不差太多，身份、貧富也不會太懸殊，就給介紹了。說是：某某的小姐很有德行的，某某的少爺、或者學生也是很聰明的。這麼一介紹，就成功了，這叫「媒人」。

現在這個地方說「媒人」，也就是眼睛看見六塵的境界了，中間就生出六識，就互相這麼勾結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這互相一勾結，這就好像做媒人給兩家做了親似的。做了親家，大家就往來了；這一往來，殊不知這是個賊，就把自性的功德法財給偷去了，這叫「媒介」，自劫家裏的寶貝。

你家裏的寶貝是什麼呢？你自己應該知道的！你自己認為什麼是你的寶貝，你就應該好好保守著。我不知道你的寶貝是什麼？你也不知道我的寶貝是什麼？說：「我知道我的寶貝！我的寶貝是金子、是銀子、是鑽石！這些值錢的東西，都是我家裏的寶貝！」這都不是的，我雖然不知道你的寶貝，但是你若認為這是你的寶貝，那就錯了！說：「我家裏，什麼是我的寶貝啊？」這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吧？

那麼你自己不知道，我現在還可以告訴你！我先先地問你，你說你自己知道金銀財寶是你自己的寶貝；我認為這個不是你的寶貝！你真正的寶貝是什麼呢？我想不告訴你，但是你又想要知道；我又想順你的意思說，但是我又怕你不相信。這個很困難的！所以現在我也不知道是告訴你好、是不告訴你好？若告訴你，你知道又不信，這也費了我一番的心血；我若不告訴你，你又想要知道，我又想或者你會相信，所以現在我都是告訴你！

什麼是你自己的財寶呢？就是如來藏性裏邊，你的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；那是你自己本有的家珍，你自己真正的財寶。再有，你自性的佛寶、自性的法寶、自性的僧寶，這也是你的寶。還有，你應該把你自己的身體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；戒、定、慧，

這也是你自己的寶貝。再還有，你自己這自性的光明覺性，這是你真正的財寶！

說，那我也看不見，怎麼會丟呢？所以我不想告訴你也就是這一點；因為你看不見，你就不相信。這個難怪你不相信，的確是看不見的東西；可是看不見，你有一種感覺。你這種感覺，你若有智慧，這就是你寶貝多一點；你若愚癡，那你就是寶貝都丟了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現在是愚癡、是智慧啊？

如果你自己承認自己是和佛的智慧一樣了，好像今天來那位「祖師」似的，他說他和佛是一樣的；你說我若殺了他，就會把他嚇得跑了！可是我殺他，犯不犯戒呢？我殺這種的人，根本我就沒殺，所以也不犯戒的。他沒有嘛！哈！我告訴你們，你們再遇著這種人，你們不必殺他，就先打他一頓；由頭上打到腳上，看看他痛不痛？他若說：「喔！你為什麼打我？」你說：「我打虛空呢！你根本沒有個你啊！你怎麼知道痛呢？你如果知道痛，你就是凡夫俗子，和一般人沒有分別，你就不能和佛比！你若不知道痛，是什麼呢？木頭和石頭塊，是沒有知覺的東西，這也是糞土一樣的！」

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你千萬千萬到任何的地方，不要逞這種狂慧！不要以為自己是一個不得了的：「喔！我和佛無二無別了！我就是佛嘛！我就是祖師嘛！」這種人，將來一定下無間地獄的。為什麼呢？他在現在已經就發顛了、發瘋了！英文叫 crazy。你說他怎麼能修成佛呢？你還看見有一個「癲佛」嗎？沒有的！所以這樣人，也不能學佛法的，他根本就入那一個天魔外道的知見裏頭去了！這種人佛都不能救他的，這種人是最可憐的。

「由此無始眾生、世界生纏縛故，於器世間不能超越」：就因為六根、六塵生出六識，這麼互相勾結、狼狽為奸，從無始劫到現在，眾生相續、世間相續的緣故；這有情的世間就不能離開這個器世間，器世間也吸引著這個有情世間，這兩種互相勾結，就也不能解脫了。那麼眾生和這個世界就攪到一起了，眾生也離不開世界了，世界也把眾生就好像用膠膠住了似的，擺脫不開了。纏縛，互相纏繞著。

狼狽為奸，這是中國一句成語。這個狼有前邊那兩條腿，這狽有後邊兩條腿，狼和狽兩個要合起來才能走路的；若不合起來，狼無狽也不能行，狽無狼也不能跑。所以兩個要互相合作，狼藉著狽的兩條後腿，狽藉著狼的兩條前腿；這麼兩個畜生才可以跑、可以走路，這叫「狼狽為奸」。這就現在這個眼耳鼻舌身意六賊，接觸色聲香味觸法，又生出六識；這互相媒介、互相依靠，這麼樣子就來作怪。

器世間，就是山河大地，一切房廊屋舍；這所有的依報叫「器世間」，眾生就叫「有

情世間」。超越，超，就是超脫；越，就離開；就互相不能離開了。眾生也在這個世界，世界也就把眾生這一種業力吸得緊緊的，就像那吸鐵石；所以前邊講眾生相續、世間相續、業果相續，這都有連帶的關係的，都互相互相利用。也就是你沒有眾生，也就沒有世界；沒有世界，也就沒有業果了。所以有了業果，又要有世間、又要有眾生；若是一樣沒有了，就都空了。所以這三樣也就互相利用，眾生、世間、業果，你也不叫我走、我也不叫你走，互相這麼勾結，所以就不能解脫了！

阿難！云何名為眾生、世界？

「阿難」！我現在問問你，「云何名為眾生、世界」：什麼叫「眾生」？什麼叫個「世界」？你知道不知道呢？阿難沒有回答，所以佛就給他解釋什麼叫「世界」。

世為遷流，界為方位。汝今當知：東、西、南、北，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，上、下為界；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為世。方位有十，流數有三。

「世為遷流，界為方位」：世，就是互相遷變而流動的；界，就是有一個方位、有一個位置的。

「汝今當知」：阿難！你現在應當要知道！「東、西、南、北，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，上、下為界」：這有東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這四方；又有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這四隅，再加上、下，這叫一個「界」。這是十個方位。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為世」：有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這叫「世」。

「方位有十，流數有三」：方位就有十方，遷流的數就有三個。

一切眾生，織妄相成；身中貿遷，世界相涉。

「一切眾生，織妄相成」：所有世界上一切的眾生互相組織，這種的妄相就現出來了。「身中貿遷，世界相涉」：在這個身裏邊，也就好像貿易做生意的似的，和這個世界就互相干涉。互相交易，你有的東西就換給我，我有的東西你沒有，我就換給你；這互相在這個身裏邊做生意，又互相遷變而運轉。

這眾生、業果、世間，互相勾結，互相來開一個大公司，做這個大的買賣。整個世界裏邊，每一個人身裏邊作一個小公司；這整個世界，就作一個大公司，做一個大生意，互相來以無易有、以有易無。

你是看不見的，但是互相這麼都有連帶的關係的，你也不能離我、我也不能離你，

這叫「世界相涉」，互相都有交涉的；你和我也有點連帶的關係，我和你也不能脫離這種的關係。這個世間、業果、眾生，互相都離不了的；有小公司、有大公司，好像這種情形。你說！這生意都不錯的。

而此界性設雖十方，定位可明；世間祇目東、西、南、北，上、下無位，中無定方。

「而此界性，設雖十方，定位可明」：在這個界性，雖然說是有十個方位；但是一定的方位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的。「世間祇目東、西、南、北」：這個世間一般的人，就叫「東、西、南、北」這四方。目，是名目，就是給它命名。「上、下無位，中無定方」：上、下沒有位置的，中間也沒有一個定方。你說這個是中，是根據什麼講的？所以沒有一定哪個是個中的方位。

四數必明，與世相涉；三四、四三，宛轉十二。流變三疊，一十、百、千；總括始終，六根之中，各各功德有千二百。

「四數必明，與世相涉」：這個「四」的數目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，一定很明顯；與世這個「三」互相來交易。「三四、四三，宛轉十二」：三、四合成十二，四、三又是十二，這麼數過來也是十二、數過去也是十二。這是定方位和世界的數目，定出來是十二。

「流變三疊」：遷流而演變，把這十二重複起來。怎麼叫「三疊」呢？就是三、四一十二，再十個「三、四一十二」，這就是一百二十；再一百個「三、四一十二」，就是一千二百，這叫「三疊」。所以這「一十、百、千，總括始終」：就是由十二、到一百二、到一千二，十二是開始，一千二是個終點。

「六根之中，各各功德有千二百」：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裏邊，和這個世界互相有勾結的關係；在每一根之中，這眼睛也有一千二百功德、耳朵也有一千二百功德、鼻子也有一千二百功德、舌頭也有一千二百功德、身也有一千二百功德、意也有一千二百功德。功德，就是它的功能。

弟子：那個『流變三疊』，我還不清楚這個意思。

上人：流變，流，就是遷流；變，就是變化。三疊，就是把它重複起來。

弟子：問題在『三』，為什麼是『三』呢？

上人：這就假設的；假設是三。這個「三疊」，頭一個就是三、四一十二，這頭一

疊。為什麼？這也因為這世界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嘛！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是三，再乘上四方這個四，這是十二，這是頭一個；第二個，把它加多了到十倍上，是一百二；第三個再大到百倍，就是一千二。因為這個世界、業果、眾生，這講起來很複雜、太多了，所以積聚，一十，就十二；百，就是一百二；千，就是一千二；這是假設把它三疊。總括起來，由始至終，在六根裏頭，每一根就算它有一千二百個功德。

這是釋迦牟尼佛說這個經典這麼樣說。這個意思往後邊會有解釋的，你現在都不要著急，這後邊都有答案的。你將來講完經，有什麼問題不明白，還可以在這裏頭找，都可以找得著的！

阿難。汝復於中克定優劣。

「阿難」！「汝復於中克定優劣」：你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裏頭，你可以定出來好的和不好的。克定，就是你自己能定出來。優，是勝；劣，是敗；就是好與不好。

如眼觀見，後暗前明；前方全明，後方全暗，左右旁觀，三分之二。統論所作，功德不全，三分言功，一分無德；當知：眼惟八百功德。

「如眼觀見，後暗前明」：好像現在眼睛觀見。眼睛本來有一千二百功德，眼他能看前邊，不能看後邊，這個和有佛眼的不可同日而語；若有佛眼的人，不單能看前、也能看後，也能看左、也能看右，上下虛空，他都能看的：那不算的，這是講凡夫的肉眼。

「前方全明，後方全暗，左右旁觀，三分之二」：眼睛看前方都看得見，後方就看不見；你往左觀、往右觀，也只可以看三分之二，不能完全看見。

「統論所作，功德不全」：統起來，論所作這種的功德，這個眼睛的功德就不全。

「三分言功，一分無德」：它能看見三面，後邊它看不見，所以就沒有這種的功德了。

「當知：眼惟八百功德」：你應該知道：眼只有八百功德，沒有一千二百功德；它不是一個優勝的，而是一個不完全的。現在講這個六根，就是為將來二十五聖各選圓通的時候，選擇哪一根的圓通。

如耳周聽，十方無遺。動若邇遙，靜無邊際；當知：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。

「如耳周聽，十方無遺」：耳朵的聽覺是沒有障礙的，在十方所有的聲音，也不會聽不見的。不像眼睛能看前、不能看後，能看左、就不能看右，看右、就不能看左；所以三分有功，一分無德。耳根是周圓的，是無論前後、左右、上下，什麼地方有聲音，都可以聽得見的。無遺，就不會有聽不見的。

「動若邇遙，靜無邊際」：靜的聲音它聽見，動的聲音也聽見。若，是比方的意思；邇，是近；遙，是遠。在動的時候，遠、近都可以聽得見；靜的時候，它也沒有一個邊際。「當知：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」：你應該知道，這耳根是圓滿的，它具足這一千二百功德。

如鼻嗅聞，通出入息；有出有入，而闕中交。驗於鼻根，三分闕一；當知：鼻惟八百功德。

「如鼻嗅聞，通出入息；有出、有入，而闕中交」：再者，鼻根有一種嗅聞性，這種呼吸氣，有出、有入；出去的時候和入的時候，這中間有一段就停息了。「驗於鼻根，三分闕一；當知：鼻惟八百功德」：現在是測驗鼻根的這種功能，它也是三分缺一；你應該知道：鼻也就只有八百功德。

如舌宣揚盡諸世間出、世間智。言有方分，理無窮盡；當知：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。

舌本來是嚐味的，但是這舌有兩種的用處；有一種就是說話的、演說的，一種就是知道味的；現在取演說這種功能。

「如舌宣揚盡諸世間、出世間智」：好像舌能宣揚一切佛法，它窮盡了所有的世間和出世間的智慧。世間的和出世間的智慧，它都窮盡了。

「言有方分，理無窮盡」：說話的語言，有某一方方言的分別；可是舌根所說的理論，是無窮無盡。「當知：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」：你應該知道：這個舌根是最圓滿的，有一千二百個功德。

怎麼叫「方分」呢？好像印度人到中國，那時候中國人很壞的，專門排外，見到印度人來了，叫印度人「摩羅叉」；這是很不恭敬的一種俗話，言其「很粗野的」，就這個意思。當初達摩祖師到中國的時候，中國人看見達摩來，就叫他叫「摩羅叉」；因為他說的印度話中國人都不懂，也沒有人和他講話，有人和他講話也不太懂。達

摩祖師到各處也沒有人理他，沒有人跟他學佛法；所以他就跑到洛陽，到熊耳山那兒去面壁去了！這也就因為方言不同，他沒有什麼人緣。

如身覺觸，識於違、順；合時能覺，離中不知，離一合雙。驗於身根，三分闕一；當知：身惟八百功德。

「如身覺觸，識於違、順」：好像身這種覺觸的知覺性，有違情的觸，就是自己所不願意的；有順情的觸，就是自己所歡喜的。「合時能覺，離中不知」：身根和外來的這種觸在合到一起的時候，才能有所覺；在離開的時候，就沒有覺了，就不知道了。「離一合雙」：在離開時，就成了每一個自己的體相了；若兩個合起來，這有了觸覺，就有了或者順情的、或者違情的這種覺。

「驗於身根，三分闕一」：考察考察這個身根，它三、四一千二；可是三分之中，它缺一分。「當知身惟八百功德」：你應該知道：這個身，只有八百功德。

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間、出世間法。惟聖與凡，無不包容，盡其涯際；當知：意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。

「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間、出世間法」：意，就是意念，就是有分別的意識。前邊那是五塵的境界，意就是第六意識。默，不出聲，沒有什麼話講；容，就是容納。好像這個意，雖然它不出聲，但是它可能容納這個世間，和出世間的法，都由意來分別。

「惟聖與凡，無不包容，盡其涯際」：也不管他是聖人、是凡夫，都在這意念裏邊包容著，沒有個邊際。涯，就是邊涯；際，也就是邊際。「當知：意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」：你應當知道：意根也是圓滿的，它也具足一千二百個功德。

阿難！汝今欲逆生死欲流，返窮流根，至不生滅；當驗此等六受用根：誰合、誰離？誰深、誰淺？誰為圓通、誰不圓滿？若能於此悟圓通根，逆彼無始織妄業流；得循圓通，與不圓根，日劫相倍。

佛又叫「阿難」！「汝今欲逆生死欲流，返窮流根，至不生滅」：你現在想要不順著生死的流轉，你想做一個逆流的功夫，再回來找一找，窮盡這個生死流的根本，到不生滅這種的程度上。

「當驗此等六受用根」：你應該看一看、你應該檢驗一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這六種受用根。「誰合、誰離？誰淺、誰深？誰為圓通、誰不圓滿」：誰是和誰合

到一起？又誰和誰相離開？哪一個淺？是哪一個深？誰是一個最圓通無礙的根？哪一個根是不圓滿的？你應該先把它審察選擇一下！

「若能於此悟圓通根」：你若能以在這裡頭找著生死的根本、能以逆回來你這一種生死的業流，而明白哪一根是最圓通。「逆彼無始織妄業流」：你就不會順著這個生死流去轉了！你要逆回來，不要隨著這個組織虛妄的業流。

「得循圓通，與不圓根，日劫相倍」：你若能以明白哪一個是不生滅的圓通根、哪個是不圓通的根，你依此修行，你修行一天，就等於你不明白時修一個大劫那麼樣長遠的時間。你沒有明白這個圓根以前，你修一個劫，也不會成佛的！

我今備顯六湛圓明，本所功德，數量如是。

「我今備顯六湛圓明」：我現在把這六種清湛圓明的根性，很全備地顯現出來，用很明白的道理說給你聽。湛，就是很清湛的。「本所功德，數量如是」：它每一根本來所具的功德應該有多少？哪一根是最優越的？哪一個根是比較陋劣的？各有多少功能？這個數目就像我上邊所說的這樣。

隨汝詳擇其可入者。吾當發明。令汝增進。

「隨汝詳擇其可入者」：隨著你阿難自己詳細選擇一下，你看看哪一根與你的性情最適宜、最相應。本來在前邊的意思裏頭表示出來，就是耳根最圓通了；可是佛不直接說給阿難聽，只把每一根的功用和功德數量都說出來，叫阿難自己去選擇去！

「吾當發明，令汝增進」：你選擇好了，我再給你詳細說一說、詳細發明一番，令你與這種的根再能往前有所進步！

十方如來，於十八界一一修行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；於其中間，亦無優劣。但汝下劣，未能於中圓自在慧。故我宣揚，令汝但於一門深入。

「十方如來，於十八界一一修行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」：這是佛又舉出十方如來來給做證。十方如來在十八界法門裏邊的每一界修行，都能得到無上的圓滿菩提。「於其中間，亦無優劣」：在這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裏邊，沒有哪一界是優越、哪一界是是陋劣。沒有的！

「但汝下劣」：十方如來運用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都可以得到無上菩提；在其中，也沒有哪一個是優、哪一個是劣。可是你阿難就不同了！你阿難根性下劣，你的根性很愚癡的，不是優秀份子！「未能於中圓自在慧」：你不能在這五陰、六

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裏邊，得到圓滿而自在的智慧。

「故我宣揚，令汝但於一門深入」：所以我現在又從每一根上來說明白，令你阿難就從一門深入，從那一個門口往裏頭進！

入一無妄，彼六知根一時清淨。

「入一無妄，彼六知根一時清淨」：你在一根深入，入到極點，妄盡真存了；你一根沒有虛妄了，那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知根，在一個時候，都可以清淨自在了！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逆流深入一門，能令六根一時清淨？」

阿難聽佛這樣講了之後，他還沒有徹底地明瞭、沒有真正明白，所以就又請問於佛。

「阿難白佛言，世尊」！「云何逆流深入一門」：怎麼逆生死流深入哪一門呢？這個門是在什麼地方呢？「能令六根一時清淨」：怎麼入一無妄，能令這六根同時都得到清淨呢？這是一個什麼道理呢？

佛告阿難：汝今已得須陀洹果，已滅三界眾生世間見所斷惑；然猶未知：根中積生無始虛習，彼習要因修所斷得。何況此中生、住、異、滅分劑頭數？

「佛告阿難，汝今已得須陀洹果，已滅三界眾生、世間見所斷惑」：須陀洹，就是初果。你現在已經得初果須陀洹，你已經入流了。已滅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三界中的這個眾生和世間的見惑。見，就是見惑，有八十八品見惑，他已經斷了。

在《金剛經》上，說四個果位說得很清楚，初果是須陀洹。須陀洹，翻譯到中文，就叫「預流」，預，就是預備；預聖人之流，已經預備做聖人。又叫「入流」，就是「入聖人的法性流，逆凡夫六塵流」說這已經算證聖果的人，可以逆凡夫這六塵流——就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所謂「不入」，就是不被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種六塵的境界所轉動了。見著美色和不是美色，他都心裏不會動，因為這已經斷了八十八品見惑；所以見著什麼境界，他都不搖動了。聽見什麼好的聲音，他也不會搖動；就是什麼香味，他也不會著住；聞見香，也不會著住了；嚐味，也不會著到味上。

「然猶未知：根中積生無始虛習」：積，就是多生多劫、生生世世，不只是這一生所有的。可是你還沒有知道：在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裏邊，從無始劫以

來，生生世世所積累的這種虛妄的習氣。「彼習要因修所斷得」：這種習氣，要因為修行，才能把這個積習斷去了。彼習，就是多生多劫所積的這種虛妄習氣。

「何況此中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分劑頭數」：何況在生、住、異、滅這裏邊，這有很多的分劑。很多的分劑，就是很多的部份；在很多生，有很多種的關係、很多種的因緣。頭數，頭，就是頭緒；數，就是數量。有很多很多的情形、很多的頭緒，在這六根裏邊，這種積習很多的。所以你要修行，因為修行才能斷得多生多劫這種虛妄的餘習。

今汝且觀現前六根，為一、為六？

「今汝且觀現前六根，為一、為六」：佛叫阿難說，你問我為什麼「一入無妄，六根清淨」？現在你暫且觀察觀察：你現前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，這是一、還是六？是六、還是一，你現在仔細觀察觀察！

阿難！若言一者，耳何不見、目何不聞、頭奚不履、足奚無語？若此六根決定成六，如我今會與汝宣揚微妙法門。汝之六根，誰來領受？阿難言：「我用耳聞。」佛言：汝耳自聞，何關身口？口來問義、身起欽承？

「阿難」！「若言一者，耳何不見、目何不聞、頭奚不履、足奚無語」：你若說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都是屬於一體，是一個的；既然是一體，耳朵為什麼就不能看呢？眼睛怎麼就不能聽東西呢？頭為什麼不可以走路呢？腳為什麼不會說話呢？佛這樣問阿難。奚，也當個「何」字講；履，就是走路。若是一體，腳可以走路，頭就可以走路；眼睛可以見、也可以聽，那一體的嘛！

昨天來那個，大約是「美國的祖師」。我說他是「口頭禪」，他說是「腳上的禪」。這簡直的；他以為這是答得很妙的！

究竟耳朵會不會見東西？會！眼睛會不會聽東西？會聽！頭會不會走路呢？頭可不是走路的；腳會不會說話呢？腳不會說話的。那麼為什麼說耳朵也可以見、眼睛也可以聽？說起來這個道理，只有個中人才知道個中事。怎麼叫「個中人」哪？就是得到這種境界的人；他才能知道這其中的道理。這叫什麼境界呢？這叫「六根互用」。現在阿難證得初果，並沒有得六根互用的這種境界上。六根互用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能互相通用；嘴不是會說話嗎？它也能聽聲、也能見東西。

說是：「法師！你講這，簡直的；經文上頭沒有這個道理，你盡胡說八道嘛！」經上沒有的東西多了！經上若是都說出來，就不須要我講了。所以這黑的是字、白的

是紙；在經上所說的道理，你若是去跟著經上跑，那叫「跟著死東西跑」，而不是跟著活東西跑。

「經者，徑也」，雖然念，它與性命不相關；要想了生死，你要用那個不生滅心去修道去。這個經也是生滅的，將來經都要沒有的；末法時代，最先沒有就是這一部《楞嚴經》。所以我到處歡喜講《楞嚴經》，講一遍，人家多知道一點；講一遍，人家多知道一點。人多知道一點，它就不會沒有的；所以我歡喜講《楞嚴經》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六根互用的這種境界，到四果阿羅漢上，就有這種的境界；眼睛也可以吃東西、耳朵也可以說話的。你說這妙不妙？這才是妙！為什麼呢？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，他就這六和合又回來，六根又歸回到這「一精明」那兒去了，所以他六根互用。這種境界，你信就信；不信，慢慢地你就信了！到那時候：「喔！我耳朵怎麼會說話了？」你就信了；一信，就知道：「喔！原來我師父沒有騙我！」

這要六根互用，才有這種境界；在沒有互用的時候，你不要打這個妄想，說我練習練習我耳朵說一句話。那練習不了的！哈哈！不能練習的。你想要練習也可以，就要參禪打坐、用苦功，不怕腿痛、不怕脊背痛，也不要以為自己做不到；誰都能成佛的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

你們大家要注意一點，等八月十六號，就要考〈楞嚴咒〉了！我以前講過，不要忘了。誰若〈楞嚴咒〉能念得熟，念得又不錯，不要本子可以能念得出，那我就給你一百分。你們如果不會的，也不要向隅，我可以緩期的；或者二十六號，再緩十天，或者再六號，這都可以。總而言之，你們要把〈楞嚴咒〉給我背熟了它！無論哪一個，不背熟〈楞嚴咒〉，那我和你是客氣的，沒有人情講的！所以我們三個月念〈楞嚴咒〉，一天念兩遍；你算這九十天，沒有念九十天，大約也念七十天的樣子；七十幾天，就算一百五十遍，應該可以念得不要那本子也可以背得出了！

「若此六根決定成六」：假設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一定是六，這是沒有一點疑問的。「如我今會與汝宣揚」：好像我現在這個法會給你宣揚〈楞嚴大定〉這種微妙不可思議的法門。「汝之六根，誰來領受」：你的六根既然分開六個了，那麼是誰來領納而接受我所說的法呢？

「阿難言：我用耳聞」：阿難也沒加思索，又冒冒失失地就答覆了。說什麼呢？我用耳朵聽的。佛說的法，我是用耳朵來聽的。這是單單提出一個耳根了！主要就是

在這兒：它成六個了，他只用耳來聽。

「佛言」：佛對阿難說了。「汝耳自聞」：你耳朵自己聽的了。「何關身、口」：與你身、口又有什麼關聯呢？你耳朵自己聽見的，與你的身、你的口都沒有關係啊！

「口來問義、身起欽承」：你或者聽明白了、沒聽明白，你應該耳朵聽見，你為什麼又用你的口來問這個道理，你這個身也生起來一種恭敬，來承受這個法音呢？它成六個，不是一個，和身和口沒有關聯哪！你說是六個，為什麼它們兩個也都這樣合作呢？

是故應知：非一終六、非六終一，終不汝根元一、元六。

「是故應知」：因為這個，你應該要知道，「非一終六、非六終一」：畢竟，就究竟。如果不是一，它畢竟就是六；若不是六、就是一，不是一、就是六。「終不汝根元一、元六」：你可不能說，你的這個根，元是一、元又是六。你可不能這樣講！元一，本來是一；元六，本來是六。

阿難！當知：是根非一、非六。由無始來顛倒淪替，故於圓湛一、六義生。

「阿難！當知：是根非一、非六」：這個地方又給指出來了！阿難！你應該知道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，也不是一，也不是六。

「由無始來顛倒淪替」：因為由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你依真起妄，在自性裏生出一種顛倒的無明；你和我換一點東西、我和你又是換一點東西，這互相交替。淪，就是淪落了；替，就是互相交替。前邊不說開個大公司？這個公司又有分號、又有總行，所以互相交替。「故於圓湛一、六義生」：所以在這圓湛的如來藏性、常住真心裏邊，也有一的意思、也有六的意思生出來了。

汝須陀洹，雖得六銷，猶未亡一。

「汝須陀洹，雖得六銷，猶未亡一」：阿難！你啊！雖然得到初果須陀洹阿羅漢的果位；你雖然得著六銷，但是法執還沒有斷，還有一種法執。這個「雖得」，就有著不確實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六種塵，銷是銷了，還沒有亡了這個「一」。這「一」是什麼呢？他還有個法執。

怎麼叫「六銷」呢？就是「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，不被六塵的境界所轉。吃東西，不能說：「喔！這個東西好不好吃啊？」沒有這個思想的。看見顏色，說：

「喔！這個真好看！」英文講 very beautiful；這一 beautiful 怎麼樣啊？哈！就著住

上了，跟著這個 beautiful 就跑了！一跑，跑多遠？那誰也不知道！你說，是一 mile（哩）、兩 mile、三 mile、五 mile？是一百 mile、兩百 mile？跟著這個美色，這不知道跑多遠！這就是被六塵所轉了。

聞香：「喔！這個東西真香！」好像有一次，我記得我在東北的時候，帶著十多個徒弟誦持〈大悲咒〉。我們那時候都是跪到那個地方誦〈大悲咒〉，大約誦到有兩百多遍上，全屋就都香起來；根本也沒有花、也沒有什麼，就放香了。這一股香氣，根本人間就沒有的，從來就沒有聞過這種香氣。我有一個徒弟就生出貪心來，他就用鼻一直嗅：「啊！真香！啊！真香！」越香他越聞、越聞它越香。他說：「哎喲！這真香！」我說：「你念〈大悲咒〉，不要跟著香跑！」這是鼻子聞香。

舌頭會嚐味。我有一次跟著一個老修行一起到一個居士的家裏去用齋，這個老修行本來是資格很老的，所以叫「老修行」，就是年紀也老、道德也高。他告訴我：「這個菜做得真好吃！我最歡喜吃這個菜！你覺得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味道！」「喔！你沒有吃？」我說：「我吃是吃了，但是食而不知其味，不知道是什麼味道？」他說：「喔！你不知道味道，那你不變成木頭了嗎？」我說：「但是我又吃了，木頭不會吃。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味？因為我只吃飽了就算了，不管它是什麼味道！」以後我自己想，啊！這麼高的一個老修行，還在飲食之間來用功夫，還是著住在飲食裏邊——這個好吃、那個不好吃。你說這怎麼辦呢？

講起《楞嚴經》這「六銷」怎麼樣銷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證初果，才能把這些境界沒有了，眼也不看美色、耳也不聽好聲、鼻也不貪香、舌也不貪味、身也不著觸、意也沒有法執了。

如太虛空參合群器。由器形異，名之異空；除器觀空，說空為一。彼太虛空，云何為汝成同、不同？何況更名是一、非一。

阿難哪！為什麼在無始劫以來，由顛倒淪替而生出六根，也不能說它是一、也不能說它是六？什麼道理呢？我現在再舉一個比喻做例子，來給你證明一下。

「如太虛空參合群器」：太虛空，就是我們那個如來藏性；這如來藏性是我們的，不是他的。我們這個如來藏性，就好像太虛空一樣；在這太虛空裏頭，做一個方的器皿，再做一個圓的器皿、三角形的器皿、六角形的器皿，或者再做一個八角形的器皿；這種種的器皿，這叫「群器」；這群器就是一大幫，很多很多的，放到虛空裏頭。

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虛空就變成了有三角的虛空、有四棱的虛空、有六角的虛空、有八角的虛空，又有圓的虛空；這隨器而名，隨這個器，而虛空也就變成了這個器的樣子。可是究竟這個虛空變沒變呢？虛空沒有變的。

「由器形異，名之異空」：因為器皿不同，所以這虛空也變成不同了。「除器觀空，說空為一」：你把器皿都不要了，就觀空，說這個虛空還是一個。

根本一個也沒有！若有一個，就不是虛空了，如來藏性亦復如是；所以安上這一些個器皿，就有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了。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，所以你說它是「一」也不可以、說它是「六」又不可以，也沒有一、也沒有六，就是和太虛空一樣的。既然和太虛空是一樣的，你為什麼這麼多的無明煩惱也捨不了？因為你捨不了無明煩惱，所以也不能得到本來的面目，就不能究竟。

「彼太虛空，云何為汝成同、不同」：那個太虛空，怎麼可以來為你變成一樣、或者不一樣呢？這不能的。太虛空裏根本就不會變的，所以它也無同、也無異。「何況更名是一、非一」：何況你更給它起個名字，說是一、或者不是一？這怎麼可以呢？虛空裏本來什麼都沒有的；所以說：「自性如虛空，真妄在其中。」自性就和虛空一樣的，這裡頭也有真、也有妄。依真就起妄，妄盡就真現；你妄若不盡，真也不現。所以我們人要修行，也就是止妄、去妄！

說是：「今日擦、明日蹭，擦來擦去如明鏡」。擦，也又叫「蹭」。天天擦，擦得像鏡子似的，這也就說自性。這就是神秀大師所說的道理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；時時勤拂拭，休使惹塵埃」，要時時勤拂拭的，這是在修道的時候，必須要有的。所以一般人說：「喔！這不對的！」這不是不對的，這是在修行的道路上走著呢！前幾天我講過六祖大師那個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那是證果人的境界；這個是修道沒有證果人的境界。所以你沒有證果的人，就應該跟著神秀大師學；你已經證果的人，應該跟著六祖大師學。

昨天來的那個「美國的祖師」說：「六祖大師說這個，沒有深、也沒有淺，沒有深、沒有淺。」他這就是知道一個皮毛，也不知道那所以然的道理，就拿著當口頭禪來講。我說他是口頭禪，他說他是腳的禪；哈！腳上他有禪了！我心裏想：你大約是從紐約駕駛一輛破車來的，沒有用腳走路，所以說你腳上有禪了。可惜到這個地方行不通，他腳上這個禪行不開了！

則汝了知六受用根，亦復如是！

「則汝了知六受用根，亦復如是」：那麼你有所知覺的六受用根，也就是這樣子的，也就像虛空參合群器；除了器，虛空是什麼也沒有的。所以我方才說兩句偈，「自性如虛空，真妄在其中」，還有兩句沒有說完；但是我不是羅剎鬼想要吃你們，我現在也沒有肚餓，不須要緊張！所以還繼續說這兩句偈。下邊：「悟徹本來法，一通一切通。」你一樣通了，樣樣都通了；所以這也就是和一門深入一樣，你「一入無妄，六根清淨」了。

由明、暗等二種相形，於妙圓中黏湛發見；見精映色，結色成根。根元目為清淨四大，因名眼體如蒲萄朵。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色。

「由明、暗等二種相形」：因為明和暗這二種的色，還有其他種種有形、有相的色，互相來影響。「於妙圓中黏湛發見」：在這種相形之下，在你這妙圓的心裏邊，和這湛圓的性相黏，就發出來一種的見精。黏，就是膠著到一起了；黏湛，黏這個湛圓的性。

「見精映色，結色成根」：映，就是映照。由這個見精掩映到顏色上，和顏色相結到一起了，於是乎就變成了根。前邊不說「結」嗎？這就見精和色結成到一起了！這個根的名目叫什麼呢？

「根元目為清淨四大」：這個根，就是這清淨四大地、水、火、風；四大怎麼叫清淨呢？因為這種四大的形象非常的微細，不是肉眼所能看得見的，而是佛眼、法眼、慧眼才能看得見的。

「因名眼體如蒲萄朵」：因為互相都有連帶的關係，就給它起名叫眼睛的體，說眼睛就好像葡萄粒。眼睛有三種的意思：第一，叫「見精」；第二，叫「勝義根」；第二，叫「浮塵根」。按著修道來講，你若是修好了，這個眼睛叫「勝義根」；你若不修行，它的名稱就叫「浮塵根」。

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色」：四塵，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。色、聲、香、味這四種的塵，好像急流和火燒似的各處奔跑，都著住到眼色上。怎麼叫「流」呢？就好像怒濤赴壑，水流得很急地去歸到壑裏頭。逸，就是各處奔跑，就好像縱火燒山似的；火燒起來，它什麼地方都跑。怎麼叫「奔」呢？就好像駿馬奔馳一樣的，跑起來很快。

由動、靜等二種相擊，於妙圓中黏湛發聽；聽精映聲，卷聲成根。根元目為清淨四大，因名耳體如新卷葉。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聲。

「由動、靜等二種相擊」：因為動和靜這兩種的形相相擊，中間就發生了作用；「於妙圓中黏湛發聽」：所以在這個妙圓的真心裏邊，黏這圓湛覺性，就發出一種聽覺的作用。「聽精映聲，卷聲成根」：聽覺的作用和聲塵結成到一起，這個聲就有了根的作用了。「卷聲成根」，也和那個前邊那個「結色成根」一個樣的。

「根元目為清淨四大」：這個根本來的名目，也就是四大裏發生出來的這個功能。

「因名耳體如新卷葉」：因此給它起個名字叫耳朵的體，說耳朵就像新捲的荷葉、蓮華葉子似的。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聲」：由這個浮根四塵，它這種的流逸，就和聲塵相混合了。

由通、塞等二種相發，於妙圓中黏湛發嗅；嗅精映香，納香成根。根元目為清淨四大，因名鼻體如雙垂爪。浮根四塵，流逸奔香。

「由通、塞等二種相發」：由通達和壅塞這兩種的體相互相發生了作用。「於妙圓中黏湛發嗅」：在這妙圓心裏邊，就發生一種嗅覺。「嗅精映香，納香成根」：這嗅精和香塵映照著，它納這個香，所以就有了根的作用了。鼻嗅香的「嗅」，就是「納」。

「根元目為清淨四大」：這個根，它的本名是清淨四大。「因名鼻體如雙垂爪」：因此又給它起名叫鼻子的體相，這個鼻子好像雙垂兩個爪的樣子。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香」：在浮塵根上，這色、香、見、聞是趨向香塵的，和香塵結成一起，所以這個鼻聞就貪香味。

由恬、變等二種相參，於妙圓中黏湛發嘗；嘗精映味，絞味成根。根元目為清淨四大，因名舌體如初偃月。浮根四塵，流逸奔味。

「由恬、變等二種相參」：什麼叫「恬」呢？就是恬淡沒有味。舌平常什麼滋味也沒有的，因為遇著味了，它就會知道味的是什麼味道，這叫「變」。所以由這個恬和變成知道味，這兩種的關係相參雜著。「於妙圓中黏湛發嘗」：在這妙圓心裏邊，和這圓湛的覺性就發生一種作用，就是嘗覺。「嘗精映味，絞味成根」：嘗覺和味相掩映，和這個味好像絞成一條繩一樣分不開，所以就有一個根。

「根元目為清淨四大」：這個根本來的名字，就叫清淨四大。「因名舌體如初偃月」：因此給它起名叫舌體，這個舌頭好像那個偃月似的。在空中那個月亮，沒有圓滿的時候，有一個時候就好像那個彎彎月。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味」：這色、香、見、聞，它是趨向味道。

由離、合等二種相摩，於妙圓中黏湛發覺；覺精映觸，搏觸成根。根元目為清淨四大，因名身體如腰鼓顚。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觸。

「由離、合等二種相摩」：由離和合這兩種相摩擦。「於妙圓中黏湛發覺」：在這個妙圓心裏邊，發生一種的感覺。「覺精映觸，搏觸成根」：這種覺精的作用和觸相掩映，和觸搏到一起，成了一個身根。

「根元目為清淨四大」：這個身根本來的名目，就是這個清淨四大。「因名身體如腰鼓顚」：並給它起個名，就叫身的體；人的身體，就像有一種叫「腰鼓顚」的鼓似的。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觸」：這個浮根四塵，都趨向到觸塵這個地方。

由生、滅等二種相續，於妙圓中黏湛發知；知精映法，覽法成根。根元目為清淨四大，因名意思如幽室見。浮根四塵，流逸奔法。

「由生、滅等二種相續」：這是講意根了，意根就是第六意識；第六意識有生、有滅，前念滅、後念生，後念生、前念滅。由生和滅這兩種好像水波浪似的，相續不斷地一個跟著一個跑。「於妙圓中黏湛發知」：在你妙圓的心裏邊，和這湛圓覺性黏到一起，就發出一種知精。「知精映法，覽法成根」：這個知是個意，意有知的功能。這知的功能和法塵相掩映，和法攪到一起，就成為意根。

「根元目為清淨四大」：意根本來的名目，也就叫清淨四大。「因名意思如幽室見」：給它又起個名字，就叫「意思」；就好像在一個幽暗的房子裏邊，有一種見一樣。為什麼不說「意體」呢？因為這意沒有體，所以就不說意體。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法」：這個浮根四塵，就是趨向法塵這一方面。

阿難！如是六根，由彼覺明有明明覺，失彼精了，黏妄發光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如是六根」：像上邊所說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，「由彼覺明有明明覺」：由彼，由這個妙圓的真心。覺明，也就是那個妙圓真心、也就是如來藏。它本來就是如來藏性——前邊不講就好像如意珠？如意珠本來是有光的，並不須要再給它加上一種光；本來覺明這個覺的本體就是明的，不須要再加上一個明。可是因為在覺明上又加上一個明，就成了一個妄明、妄覺——明也不是究竟真實的、覺也不是究竟真實的。

「失彼精了」：把它本有那種的精（見精、聞精、嗅精、嘗精）和了知（知觸、知法）都失去本來的樣子、失去本來的功能了。「黏妄發光」：因為和這個妄明、妄覺相混合、相黏到一起了，所以發生了一種的妄的光。這種光，並不是說有什麼光，

不過就是發生它的一種作用。

是以汝今離暗、離明，無有見體；離動、離靜，元無聽質；無通、無塞，艮性不生；非變、非恬，嘗無所出；不離、不合，覺觸本無；無滅、無生，了知安寄？

在前邊所說的道理，覺上不必加明；因為生了一種妄念，加明在覺的上邊，所以就變成妄明和妄覺，這種明和覺都不是真的了。失彼精了，就把它本來那種精神都失去了。所以就黏妄，發出一種見分的光——就看見、聽見的見，就屬於第八識見分的光。

「是以汝今離暗、離明，無有見體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現在離開暗、離開明；明、暗二相都離開了，見體就不存在了。為什麼你有個見呢？就因為有明、暗這種的因緣幫助你，你才可以見；你若沒有明、暗了，見體就也沒有了。「離動、離靜，元無聽質」：你離開動、離開靜的景象，聽的體質也沒有了；質，也就是體質，也就是它的體。

「無通、無塞，艮性不生」：沒有通達和壅塞，嗅性也不生，也沒有嗅覺了，你也不會知道是香、是臭。「非變、非恬，嘗無所出」：若沒有變、沒有恬，在不變、不恬這期間，嚐覺也沒有了。「不離、不合，覺觸本無」：若也不用離開、也不用合起來，你覺觸就沒有了。「無滅、無生，了知安寄」：你若沒有生、也沒有滅，你了知性又存在什麼地方呢？根本就沒有了！

汝但不循動、靜、合、離、恬、變、通、塞、生、滅、明、暗如是十二諸有為相；隨拔一根，脫黏內伏，伏歸元真，發本明耀。耀性發明，諸餘五黏，應拔圓脫。

「汝但不循動、靜、合、離、恬、變、通、塞、生、滅、明、暗如是十二諸有為相」：你只要不順著動靜、合離、恬變、通塞、生滅、明暗，像這樣子有為的十二種因緣去轉，你就可以逆流了。這六塵的境界、這十二種的情形，你不要隨著這有為法轉！

「汝但不循」這一句經文很重要的。我們人為什麼沒有開悟？也就因為順著生死流去跑，沒有能逆這個流；也就順著妄塵去跑、跟著妄塵轉，沒有把妄塵轉過來！

「隨拔一根，脫黏內伏」：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裏邊這種黏湛的情形，你隨著若能解脫一根，把這一根和黏湛這種的情形脫離了，這種的妄想也降伏了。內伏，自己裏邊的無明降伏了。「伏歸元真，發本明耀」：妄想無明既然降伏了，又返本還原到本來妙圓、圓湛的真心那種程度，就發揮出本有覺明的那種光明。

「耀性發明，諸餘五黏，應拔圓脫」：這種明耀的功能發出來這種的光明，在這一根你得到解脫了，那其餘的這五黏也就都同時會離開這種黏湛發見、黏湛發覺的功能，就得到解脫了。

不由前塵所起知見，明不循根，寄根明發；由是六根互相為用。

這一段文，前邊我講的是六根互用的基本的條件；在後邊，這一段文就講的沒有眼睛也能看見，沒有耳朵、眼睛也能聽見，沒有舌頭也可以嚐，沒有鼻子也可以嗅香，這六根互用的一種作用。

「不由前塵所起知見，明不循根，寄根明發」：不由前塵，也就是不循。你不隨著前邊所對六塵這種境界所起的知見所轉，你就見如不見、聞如不聞，不跟著六塵境界跑，這個明就不是妄了。這個明，不是因為見著塵就有了明、有了知覺，這個明就是自己這種覺明。我們本有的覺明也寄存到六根的門頭上，這種是自己本有的明發出來，不用妄明、妄覺，而用真明、真覺。

「由是六根互相為用」：因此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，就可以有互相通用的功能。眼睛也可以說話、耳朵也可以看東西，這是六根互用的境界。

今天是佛歡喜日，佛在今天是最歡喜了；佛哪一天都歡喜，不過今天是最歡喜的一天。為什麼最歡喜呢？因為出家人由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這一個期間，結夏安居，哪個地方都不去，也不出去化緣的。今天是圓滿的一天，又遇著摩訶目犍連他最初得到神通的那一天；得到什麼神通呢？他得到天眼通。

得到天眼通，這時候他第一眼就看見他母親了，看見他母親在地獄裏受苦。因為什麼他母親跑到地獄裏去了呢？因為他母親在生的時候不信佛、不拜佛，不信法、也不學佛法，不恭敬僧，而且她還毀謗僧人，說僧人種種的過失、說僧人怎麼樣怎麼樣不好。並且她歡喜吃牛肉、狗肉，各種肉；又歡喜吃魚，還歡喜吃魚子。魚子，就沒有變成魚那個時候，她歡喜吃那個東西；你說，吃一餐飯，要吃多少生命？要很多很多的生命！

因為她不信仰三寶、不恭敬三寶，而且還盡吃這麼多的魚子，所以死了就墮地獄了，在那個地方也沒有東西吃。目犍連得了神通，於是乎就拿著一鉢去送給他母親。他母親看她兒子給送來一鉢飯，就接過來；因為她在生的時候就貪心，她用左手拿著鉢，右手用袖子就把鉢遮上。她怕其他的餓鬼看見搶著來吃，所以她就把袖子遮上飯，跑到沒有餓鬼的地方，偷著拿這個飯來吃。一吃，怎麼樣啊？因為她業障的關

係，不可以有東西吃的；所以飯到她的口裏，就變成火炭。

目連雖然證了果有神通，但是這時候束手無策，一點辦法也沒有；於是乎就回來問佛，這怎麼辦呢？他母親在地獄裏，請佛幫忙救度他母親。佛就告訴他說：「你母親罪業太重，不是你自己一個人可以救得了她的；必須要請十方的僧眾，來超度你的母親，你的母親才能離苦得樂！這個方法，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不單你母親離苦得樂，就是未來的一切眾生，在這一天舉行法會，都可以超度他過去七世的父母和六親的眷屬都離苦得樂！」

因為這種的因緣，所以在每年舊曆七月十五這一天，在中國到處都有盂蘭法會。昨天一個女居士買這些個東西，是專門在七月十五這一天供養出家人的；所以這一些個東西在家人不可以用，這只可以出家人用的。今天是佛的歡喜日、僧人的自恣時，僧人也就很隨便了；今天可以散散步、可以跑跑街，都可以的：所以叫「佛歡喜日、僧自恣時」。每一年，在中國都有舉行法會，來紀念以前目犍連母親墮地獄的這種因緣。

阿難！汝豈不知？今此會中，阿那律陀，無目而見。跋難陀龍，無耳而聽。殑伽神女，非鼻聞香。驕梵鉢提，異舌知味。舜若多神，無身覺觸，如來光中，映令暫現；既為風質，其體元無。諸滅盡定，得寂聲聞，如此會中摩訶迦葉，久滅意根；圓明了知，不因心念。

「阿難」！「汝豈不知」：你豈是不知道嗎？你也應該知道啊！知道什麼呢？「今此會中」：在這楞嚴法會裏頭，就有六根互用的這種人。哪一個呢？

「阿那律陀，無目而見」：相信每一個人對阿那律陀不會很陌生的，這就是那個沒有眼睛的；他是佛的一個堂弟，是白飯王的兒子。阿那律陀，翻到中文就叫「不貧」，他永遠都不窮。記得以前我給講過：他得著一隻金兔子，回到家裏，把金兔子腿割下來，拿去賣了，這個腿又生出來；由這個他就發財了，生生世世都不窮。這個已經出題目考過，所以我說你們大家對他都很熟的，這一個已經認識好多次、見過好多次面了！

他怎麼沒有眼睛了呢？就因為他好睡覺；佛一講經他就睡著了、佛一講經他就睡著了。佛就罵他說：「咄咄胡為寐，螺螄蛤蚌類。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」說：喂！喂！你為什麼要睡覺啊？你就像那一個海裏的蚌和螺螄之類的，一天到晚都睡覺；一睡睡一千年，聞不見佛的名字。這麼樣一講，他就發了奮了，七天七宿也沒睡覺，眼睛就瞎了；釋迦牟尼佛就生一種憐憫的心，就教他「樂見照明金剛三昧」，

教他修這種的法。他修這個法的時候，就得天眼通；他的肉眼已經壞了，但是阿那律天眼第一，他是天眼最究竟的，什麼他看得都清楚。所以你不要以為開眼都一樣，有的看得清楚，有的看得不清楚；這阿那律尊者，他看得就最清楚！

「跋難陀龍，無耳而聽」：跋難陀，翻譯過中文，就叫「善歡喜」，就是 very happy。跋難陀龍是個龍神，牠保護著摩竭陀國的風雨、衣食，一般老百姓都非常歡喜牠，所以就叫「善歡喜」。可是這龍是個聾子的龍——本來牠叫龍，但是牠耳朵也聾了，是聾龍。牠這聾龍用什麼聽呢？龍有一條鬚，牠用那條鬚可以來聽東西，不用牠耳朵。

這是阿那律不用眼睛可以來看，他眼睛瞎了，但是他可什麼東西都可以看得見。好像我們現在這個某某人似的，他不像阿那律，他還有眼睛，還又得到佛眼，這是很難得的。在這末法時代，這樣人都很少的；但是我們現在在這個法會，又有這樣的人。所以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多接近一點他！今天又來一個何悟明，何悟明也和他多談一談，大約你就該「悟明」了，就不會不明了。悟明，就是開悟而明白了；若是不明，就是不開悟、不明白。所以這回你機會也到了！這個跋難陀龍，是個聾龍，沒耳而聽。我不講「六根互用」嗎？前邊也剛講到；現在佛在這經典上給舉出一個證明來。

「殑伽神女，非鼻聞香」：殑伽，是印度一條河的名字。在雪山，有四條河流發出來，一條恆河、一條就是殑伽河；另兩條叫什麼名字？我已經忘了，你也不要問我！這個殑伽河神女沒有鼻子，但是她可以聞香。她用什麼聞香呢？她用眼睛來聞香。

「驕梵鉢提，異舌知味」：驕梵鉢提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，叫「牛伺」。牛伺，就是牛喘氣的聲音；牛喘氣就那麼很大的聲音。驕梵鉢提他出入氣像牛喘氣那麼粗，他的舌頭也像牛舌頭一樣，但是他也可知道味道。那麼他為什麼證阿羅漢果，還有這麼重的習氣呢？

因為驕梵鉢提在因地做小沙彌的時候，和一個老和尚在一起；這老和尚證羅漢果了，但是他老得牙都掉了，吃東西吃得很慢，就要慢慢地嚼。你說這小沙彌怎麼說？他說這阿羅漢：「你啊！真像牛吃東西似的！」就因為說這麼一句話，所以他就生生世世得這果報，喘氣和牛一個樣的。但是他也證阿羅漢果了，所以佛叫他常住在天上住，不要在人間住。為什麼呢？恐怕人看見他，也生譏謗心，又說：「嘿！你這個人像個牛喘氣似的！」如果有人這麼來說他，這個人將來生生世世都要做牛的；佛怕眾生見著他墮落，所以叫他到天上去住去，不在人間住。

在佛教裏頭，你不是隨隨便便就亂講話的；你講錯一句話，就有因果的。像那個老比丘，人家問他說：「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？」就是：有沒有因果呢？這個老修行就答覆他說：「大修行不落因果！」因為這一句話答錯了，要五百生都墮落做狐狸身。等百丈禪師在江西那個地方講經的時候，天天都有一個長頭髮、長鬍子的老年人來聽經，誰也不認識這個老年人；但是他可不是個嘻皮！

來聽經，人家走了，他也走了；人家來聽經，他也來聽經。因為法會講經，一開經的時候，很多都可以來聽的；你也不能問某某人姓誰名誰，不能問的。本來講經的規矩，我告訴你們，講完了經，這法師下座，就回到房裏頭去，不和大家講話的、很少講話的；如果講話，這就近於一種攀緣心。所以百丈禪師天天講完經，就回到房裏去，也不和任何人講話；不說：「啊！你得明天來啦！你後天來啦！」攀緣心完全沒有的；一有攀緣心，這就不合佛法的。

有一天，百丈禪師講完了經，回到寮房去；這長鬍子的老年人就跟著到寮房裏去，就請開示。請什麼開示呢？他問：「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？」百丈禪師對他講：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！」昧，就是不明白；不昧因果，就不會不明白因果的。這老年人一聽，當下開悟了：「喔！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！」

他就對百丈禪師講：「我是後山上的一隻狐狸，我天天來聽你講經，我總不明白這個道理。我就因為以前答覆人家錯了！我那時候是一個高僧大德，也講經說法；有人就問我：『大修行人，落不落因果？』我答覆：『大修行不落因果的！』就因為這一句話說錯了，所以就墮了五百世做狐狸。今生我這狐狸來聽你講經，現在我明白了，我明天就往生了！你可以到後邊那個山洞裏，把我屍首給我埋上，結結緣！」於是乎第二天，百丈禪師帶著所有廟上的和尚到那兒看，一看，果然有一隻老狐狸在那兒已經死了；百丈禪師用和尚的葬禮來把牠埋葬了，就超度牠。

由這一點看來，在佛教裏頭，一般不學佛法的人，他隨便亂講話可以；學佛法的人，就不能隨便亂講話。有人問你問題，你知道，就依照佛法答覆他；如果你不知道，切記不要不知以為知。你若講錯話，這因果很厲害的！不要學這老和尚一個問題、一個 question 給答錯了、answer 錯了，就變成狐狸了。這個是很危險的！這驕梵鉢提，也就是因為一句話毀謗阿羅漢，所以生生世世喘氣就像牛喘氣一樣。

「舜若多神，無身覺觸」：舜若多，就是空神。這空神根本沒有身體，可是他能感覺有觸。怎麼樣子呢？「如來光中，映令暫現；既為風質，其體元無」：這是如來以佛光令他顯現出來的，所以光中暫時現出他的身體；因為他是一個空神，空又像風似的，沒有什麼形象的。他那個身體本來沒有的，可是由佛的神力令他現出來，

也有一種觸覺；所以舜若多神就非常之高興，說：「我沒有身體，現在又有了身體了！」人家有身體，怕沒有身體；他沒有身體，等到有身體的時候，他覺得高興了！

「諸滅盡定，得寂聲聞，如此會中摩訶迦葉，久滅意根」：滅盡定，這就又叫「滅受想定」，就是把五蘊這受、想都沒有了，也沒有受了、也沒有想了；在這個時候，這是「九次第定」的一個定。在會的，有的人把受、想都滅盡了，就得證阿羅漢果；好像這個會中的摩訶迦葉，他很久很久已經把意根這個分別心、生滅心都滅了。「圓明了知，不因心念」：可是他是一種圓明的了知，這種是從根本上的智慧知道的，不是藉著生滅的心和念來知道的。

摩訶，是大。迦葉原來是一個事火的外道；在佛教裏叫「金色頭陀」的，也就是這個迦葉。現在他在中國雲南雞足山那個地方還入定呢！摩訶迦葉到現在還沒有死、也沒有往生，在雞足山那兒入滅盡定；等將來彌勒菩薩出世，他把釋迦牟尼佛的衣鉢就交給彌勒佛。所以現在幾千年了，還在那兒打坐呢！入滅盡定，坐幾千年、幾萬年都可以坐的。

阿難！汝今諸根若圓拔已，內瑩發光。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，如湯銷冰，應念化成無上知覺。

「阿難」！「汝今諸根若圓拔已，內瑩發光」：你現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諸根，如果一入無妄，那麼彼六知根同時清淨；在你自性裏邊，就好像美玉潔白發光那個樣子。也就是你若一根圓成了，你把你所有這個根的習氣都拔除了；圓拔已，就做完了這工作。

「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，如湯銷冰，應念化成無上知覺」：像這種浮根六塵和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所有這器世間一切的變化相，就好像滾湯銷冰一樣，很快的就都沒有了，就化成無上知覺。應念，是很快的，沒有好久的時間。你妄盡，真就存了；真存了，所以就應念現出來無上的知覺。這個知覺，就是真正的知、真正的覺；不是以前那個妄知、妄覺、妄明。

阿難！如彼世人聚見於眼；若令急合，暗相現前，六根黯然。頭、足相類，彼人以手循體外繞；彼雖不見，頭、足一辨，知覺是同。

「阿難」！「如彼世人聚見於眼」：我舉一個比方，就比如有這麼一個世間人，他聚這見精於眼睛上。「若令急合」：以他聚精會神地在聚這見精於眼睛上，假設你叫他：「快點把眼睛閉上！」急合，快把眼睛閉上。把眼睛閉上，看見什麼了呢？

「暗相現前，六根黯然」：黑暗的景象就現前了，就黑暗了；這個時候，眼睛也不見了、耳朵也不聽了、鼻子也不聞了、舌也不嚐了、身也不觸了、意也不緣了，六根都同時停頓了。

「頭、足相類」：可是這個頭、足，也都是一樣的。「彼人以手循體外繞」：循體外繞，就摸對面這個人的身。這時候什麼也看不見，這個閉著眼睛的人，以他的手就這麼摸對面這個人的身。「彼雖不見，頭、足一辨，知覺是同」：他的眼睛雖然看不見，但是摸到頭的時候，他就知道這是頭；摸到足的時候，他知道這是足；這種知覺性還是一樣的、還是有的。所以這就是每一根沒有了，知覺性還是不缺的、還是一樣有的；比如你現在把眼睛閉上，這種知覺性也不是沒有的、也還是一樣的。

緣見因明，暗成無見；不明自發，則諸暗相永不能昏。

「緣見因明，暗成無見」：為什麼看見呢？就因為明才看得見，暗就看不見了。「不明自發，則諸暗相永不能昏」：若是你不藉著外邊的明，你自己自性裏發出來真見這種的光明；那麼這所有一切的暗相就永遠不能來障礙你，令你看不見了。

這種的境界，也就是如果你真正開悟了、證果了，你白天、晚間是一樣的，明和暗是一樣的。明能看見東西，暗也一樣能看見東西；你在黑暗的室裏看不見東西，他可以看得見。所以說，「了悟猶如夜得燈，無窗暗室戶開明。」你一開悟了，好像晚間得著一個燈是一樣的；在這一個黑暗的室裏頭，也沒有窗戶，但是它光了。

不過也不是一定這樣子，這是一個比方，你不要以為就是這樣子了；你若以為是這樣子，那又是錯了！這不過說一個比喻，你不要又著住到這個上了！這說出來的，都不一定是真的；說不出來的，那才是真的！所以這種境界，你看這個房子裏頭是黑暗的，他看就是光的；這就是人與人的業感不同。你若是開悟了的人，你就在晚間，也和白天一樣；你在睡夢中，和醒著是一樣的，在夢中也不顛倒——並且你若開悟，也會很少夢，沒有夢的！

我們修道的人為什麼要修行呢？就因為沒有把握，我們自己做不得主。你在明白的時候做得主，可是你在糊塗的時候，就做不得主了；你在身體健康的時候可以做得主，有病的時候又做不得主了，你自己也不能說了算了。你在有病的時候，你也可以不顛倒，也可以做得主了；那你在睡著的時候，你又做不得主了。說：「我睡著也可以做得主」；那你做夢的時候，你又做不得主了，又顛顛倒倒了。你做夢的時候可以做得主，你臨死的時候又做不得主了；臨死的時候，四大分張，你想說我現

在不要死了，這一點人情都沒有的。

所以我們人修道，也就是為的要在身體健康的時候也做得主，明白的時候也做得主，病的時候也做得主，睡的時候也做得主，夢裏的時候也做得主，死的時候更做得主！死，我歡喜死就死；不歡喜死就活多幾天。沒關係，你管不了我！那時候，這叫「生死自由」——願意活著就活著，願意死就死。願意活就活，好像迦葉祖師，活到現在幾千歲都可以的。你願意死，隨時就這麼死了！你願意站著死就站著死，願意坐著死就坐著死，願意躺著死就躺著死；願意怎麼死，就怎麼死！

根塵既銷，云何覺明不成圓妙？

「根塵既銷」：阿難！在六根、六塵都銷融了的時候，諸暗相永不能昏。根塵既然不能發生它的力量、它的作用，「云何覺明不成圓妙」：你所說「覺上加明」的道理，怎麼不能返本還原，而恢復本有的這種圓妙呢？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說言，因地覺心，欲求常住，要與果位名目相應。

阿難在這個地方又生出懷疑來，所以阿難又有了問題了。

「阿難白佛言」：阿難對著佛講了，「世尊！如佛說言」：世尊！像佛您過去所說的道理。「因地覺心，欲求常住，要與果位名目相應」：在因地而發生自己本有的覺悟這個真心，若要求常住不滅，這要與果位的名目相應，不相違背的。果位，也就是證果的這種覺位。

世尊！如果位中，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、菴摩羅識、空如來藏、大圓鏡智；是七種名，稱謂雖別，清淨圓滿，體性堅凝，如金剛王常住不壞。

「世尊」：世尊哪！「如果位中，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、菴摩羅識、空如來藏、大圓鏡智」：好像在這果位中，有很多的名目，有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、菴摩羅識、空如來藏、大圓鏡智。

菩提，就是個覺道。涅槃，就是個不生不滅的。真如，就是真實而沒有虛妄。如，就是一如無二如，這個如根本也沒有一個什麼，也就和空是一樣的道理；真如，也就是真空。真，一真一切真，沒有不真的；若有一點點不真的，也談不到是真如。佛性，這是每一個人本具的性。

菴摩羅，翻到成中文，就叫「淨」，就是清淨；菴摩羅識，是一個清淨的識、淨識。

這個識，在沒有開悟以前，就是那個第八識——阿賴耶識。阿賴耶，翻到中文叫「含藏識」；含藏識，也就是那裏邊什麼東西都有。菴摩羅識，又一個名稱叫「空如來藏」，又一個名稱叫「大圓鏡智」。

「是七種名，稱謂雖別，清淨圓滿」：這七種的名稱，它的稱呼雖然有分別，它那個理都是清淨圓滿的。「體性堅凝，如金剛王常住不壞」：它的體性都是堅凝，好像金剛王永遠都不會變壞的。

若此見、聽離於明暗、動靜、通塞，畢竟無體；猶如念心離於前塵，本無所有。

「若此見、聽離於明暗、動靜、通塞，畢竟無體」：假如見精和聽精離開了明暗、動靜、通塞，終究沒有它的體性。「猶如念心離於前塵，本無所有」：好像心念離開前邊所對著塵的境界一樣，心念也沒有體的，什麼都沒有的。這個意根，也是離塵無體。

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以為修因，欲獲如來七常住果？

「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以為修因，欲獲如來七常住果」：為什麼用這個畢竟斷滅的來做修行的一個因，而想要獲得如來這七種不生滅的果呢？七常住果，就是前邊所說的「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、空如來藏、大圓鏡智，菴摩羅識」七種。

世尊！若離明、暗，見畢竟空；如無前塵，念自性滅。進退、循環，微細推求，本無我心，及我心所；將誰立因，求無上覺？如來先說湛精圓常，違越誠言，終成戲論；云何如來真實語者？

「世尊」哪！「若離明、暗，見畢竟空；如無前塵，念自性滅」：假如離開明、暗，就沒有見，若沒有前塵所對著的境界，念也沒有了的話。

「進退、循環，微細推求，本無我心，及我心所」：我也向前追究追究、再向後考慮考慮，這麼來回來回經過好多次，很微細地這麼推求；那麼原來就沒有我的心和我這個心所使，都沒有的。「將誰立因，求無上覺」：可是我用哪一個作我的因地心，而成果地覺，求無上道呢？是用哪一個心呢？我找來找去，沒有心；這個生滅心又不可以用，找真心又找不著。所以怎麼能立因地心求無上的佛覺呢？

「如來先說湛精圓常，違越誠言，終成戲論；云何如來真實語者」：違越誠言，就是違越真誠的言語，說不誠實的話。世尊以前曾經說過「湛精圓常」這種的道理，如果說的話不誠實、說得不真，這終究等於戲論一樣；佛所說的法若講戲論，為什

麼佛還算是真語、實語、如語、不妄語的人呢？佛所說的道理前後不相同、自語相違，自己以前說不用生滅心，以後又說就是用這個心來修；我阿難找這個心也找不著，現在我越聽越不明白！佛說話怎麼還會說不真實的？佛應該說的是真實的話啊！真語、實語、如語、不妄語，現在佛講的話，怎麼不相同了呢？

惟垂大慈，開我蒙悞！

「惟垂大慈，開我蒙悞」：我現在就希望世尊垂大慈悲心，開示我阿難這個蒙昧不明白的心和執悞！執悞什麼呢？就執悞這個小乘法而不能捨得。

佛告阿難：「汝學多聞，未盡諸漏；心中徒知顛倒所因，真倒現前，實未能識。恐汝誠心猶未信伏，吾今試將塵俗諸事，當除汝疑！」

佛聽阿難這樣講，真把佛都講得啼笑皆非了。「佛告阿難」說，「汝學多聞，未盡諸漏」：你學是學多聞強記，現在你沒有得到漏盡通。「心中徒知顛倒所因，真倒現前，實未能識」：你心裏只知道為什麼有了顛倒？真正的顛倒現前，你還不認識呢！就是好像前邊講的，你盡說了藥方，真藥現前，你就不認識這個藥了。現在說你知道這個顛倒的因，因為什麼顛倒了；但是真正的顛倒現到你前邊，你又不認識了，你又不知道什麼是顛倒了！

「恐汝誠心猶未信伏」：我恐怕你的誠心還不夠，也不會服從的。所以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你不會相信的！「吾今試將塵俗諸事，當除汝疑」：我現在試驗試驗，用通俗的道理給你講一講，我把你的疑惑給除去！

即時，如來敕羅睺羅擊鐘一聲，問阿難言：「汝今聞不？」阿難、大眾俱言：「我聞！」

現在是擊鐘來測驗聞性。前邊本來都已經講過，聞性是不生滅的；阿難因為錯解佛所說的道理，所以他又生出疑惑。現在佛用擊鐘的聲音，來測驗這個聞性。

「即時，如來敕羅睺羅擊鐘一聲」：就在這個時候，佛就叫羅睺羅敲一聲鐘。羅睺羅，你們每一個人都認識了，這是佛唯一的一個兒子，就是那個「覆障」，在他母親肚裏六年才生出來。人在母親肚裏六年，年頭很多的，這在中國也有很多個。

中國有一個老萊子，老萊子一生出來，眉毛、頭髮都是白的，所以一生出來就老了，也就會說話。老萊子雖然年紀很大了，但是也還像小孩子那麼樣子，對他父親、母親很頑皮地，這是一個。還有老子，為什麼叫他叫「老子」呢？據說老子在他母親

肚裏頭住了八十一年，在肚裏邊已經老了，所以叫「老子」；他姓李，名耳，字老聃。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，所以羅喉羅在他母親肚裏住六年，這也不算太出奇的事情。

佛大約也就是因為羅喉羅是他兒子，很聽招呼的，就對他說：「你快去敲一聲鐘！」
「問阿難言」：然後佛就問阿難說，「汝今聞不」：你現在聽見沒聽見啊？「阿難、大眾俱言：我聞」：阿難和大眾都說：「啊！我聞到了！」

鐘歇無聲，佛又問言：「汝今聞不？」阿難、大眾俱言：「不聞！」

「鐘歇無聲」：這個鐘聲停止了，沒有聲了。「佛又問言：汝今聞不？」：佛又問阿難：「你現在聽見沒聽見呢？」「阿難、大眾俱言：不聞」：阿難和大眾都說：「現在沒有聽見，什麼也沒有了！」

時，羅喉羅又擊一聲，佛又問言：「汝今聞不？」阿難、大眾又言：「俱聞！」

「時，羅喉羅又擊一聲」：鐘停止了，佛問完了之後，羅喉羅很聰明的，也很懂得佛的意思；所以鐘聲休息了一個時候，他又敲了一聲鐘。

羅喉羅是很聰明的一個人，他密行第一。他修行人都不知道，誰也不知道他天天用功。他怎麼樣呢？他隨時隨地都可以入定的，走到廁所去也入定，到吃飯的時候；他雖然吃著飯，也入定的。他的心就沒有在飯上，吃，他也入定；到大小便的時候，他也入定。你說！他的修行其他人都不知道，所以他「密行第一」。密行，就是自己修行，旁人不知道。就拿誦〈楞嚴咒〉來講，誰也沒看見他念〈楞嚴咒〉，但是他〈楞嚴咒〉自己會背了、能以念得出了，這就叫「密行」；誰也沒看見他學過、誰也沒看他誦過，但是他會背了；知道要考試，準備要應試了！這也叫「密行」。

「佛又問言：汝今聞不」：佛又問阿難說：「你現在聽見沒聽見？」「阿難、大眾又言：俱聞」：阿難和在會大眾說：「啊！這個鐘響了，我們都聽見了！」敲鐘，問你聽見沒聽見，這就是塵俗諸事。你說敲鐘，問你聽見沒聽見，這個誰都知道，沒有人不明白的；因為以前講的道理，阿難不明白，所以現在佛用這很淺顯的道理形容出來，來問阿難。

佛問阿難：「汝云何聞？云何不聞？」阿難、大眾俱白佛言：「鐘聲若擊，則我得聞；擊久聲銷，音響雙絕，則名無聞。」

「佛問阿難」，「汝云何聞？云何不聞」：你怎麼算是你的聞呢？怎麼又算是你的

不聞呢？你說一說來聽一聽！「阿難、大眾俱白佛言」：阿難和在會的大眾一起就說了。「鐘聲若擊，則我得聞；擊久聲銷，音響雙絕，則名無聞」：這個鐘聲一擊的時候，我們大家就聞見鐘聲了；等打過鐘時間久了，聲音就消滅了、沒有了，音聲也沒有了，響也沒有了；兩個都斷了，這就叫「沒有聞」了。

所以阿難和大眾的毛病，就在「無聞」這個地方；以為沒有聲，就沒有聞了。其實沒有聲，誰又知道沒有聞呢？知道「沒有聞」，這個就是個聞嘛！你若是沒有聞，根本你就不知道聞、不聞了！所以要點就在這個地方！

如來又敕羅睺擊鐘，問阿難言：「汝今聲不？」阿難、大眾俱言：「有聲！」

「如來又敕羅睺擊鐘，問阿難言：汝今聲不」：佛又叫羅睺擊一聲鐘，問阿難說：「你現在有沒有聲啊？」「阿難、大眾俱言：有聲」：阿難和大眾都說：「有聲啊！」

少選聲銷，佛又問言：「爾今聲不？」阿難、大眾答言：「無聲！」

「少選聲銷」：不久，這個鐘聲沒有了。少選，就是很少的時間。「佛又問言：爾今聲不」：佛問阿難：你現在還聽見聲、聽不見聲呢？「阿難、大眾答言：無聲」：說：「沒有聲！」

有頃，羅睺更來撞鐘。佛又問言：「爾今聲不？」阿難、大眾俱言：「有聲！」

「有頃」：也就是很少的時間。「羅睺更來撞鐘」：羅睺就又撞了一聲鐘。「佛又問言：爾今聲不」：佛又問阿難：「你現在有沒有聲啊？」「阿難、大眾俱言：有聲」：阿難和大眾都說：「有聲！」

佛問阿難：「汝云何聲？云何無聲？」阿難、大眾俱白佛言：「鐘聲若擊，則名有聲；擊久聲銷，音響雙絕，則名無聲。」

「佛問阿難：汝云何聲？云何無聲？」：佛又問阿難說：你怎麼叫「有聲」？怎麼叫「沒有聲」呢？你把這個「有聲、沒有聲」的道理，講來給我聽一聽！「阿難、大眾俱白佛言」：阿難和大眾對佛就說了，「鐘聲若擊，則名有聲；擊久聲銷，音響雙絕，則名無聲」：鐘聲這一擊，這個名字就是「有聲」；擊的時間久了，鐘聲和響全都沒有了，這個就叫「無聲」。

佛語阿難及諸大眾：「汝今云何自語矯亂？」

「佛語阿難及諸大眾：汝今云何自語矯亂」：佛對阿難和在會的大眾又說了：你現

在怎麼自己說得矯亂無章呢？你怎麼自己亂說話，說得一點都不合理呢？矯亂，就是不合理。

大眾、阿難俱時問佛：「我今云何名為矯亂？」佛言：「我問汝聞，汝則言聞；又問汝聲，汝則言聲。惟聞與聲，報答無定；如是，云何不名矯亂？」

「大眾、阿難俱時問佛：我今云何名為矯亂」：大眾和阿難同時就都向佛問了：我們現在怎麼就說的不合理呢？怎麼亂說呢？

「佛言」：佛又說了，「我問汝聞，汝則言聞；又問汝聲，汝則言聲」：我問你聞不聞？你就說聞；我又問你聲不聲，你也說聲。「惟聞與聲，報答無定」：這個聞和聲，你又說是聞、又說是聲，究竟是聞、是聲？所以你這個報答沒有一定。「如是，云何不名矯亂」：像這樣子，你又說是聞、又說是聲，沒有一定，這怎麼不叫「亂說」、不叫「矯亂」呢？

阿難！聲銷無響，汝說無聞。若實無聞，聞性已滅，同於枯木；鐘聲更擊，汝云何知？知有、知無，自是聲塵；或無、或有，豈彼聞性為汝有無？聞實云無，誰知無者？

「阿難」：你這個聲和聞分別不清楚。我問你有聞、沒有聞？鐘響，你就說有聞；鐘不響，你就說無聞了。鐘響了，又問你有沒有聲？你說有聲；鐘不響了，問你有沒有聲？你又說沒有聲。這個聲和聞，你分別不清楚了。你以這個聞就當了聲了，以聲就當了聞了，這就是你不明白的地方！這就是你真正的顛倒的地方！你為什麼連一個聞和一個聲都分別不清楚？阿難！

「聲銷無響，汝說無聞」：聲消滅了，沒有響了，你說沒有聞了。「若實無聞，聞性已滅，同於枯木；鐘聲更擊，汝云何知」：要是真真地沒有聞了，聞性就應該滅了，就沒有聞性了；如果聞性已滅，就好像乾的木頭一樣，那麼鐘聲再擊的時候，你怎麼會又知道呢？

既然又有聲、又有聞，這個聞性沒有滅啊！若你沒有聞性了，你就應該不知道了！這一點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注意的。主要就在這兒！這個聞，雖然鐘不響了，聞性沒有斷的、沒有生滅的。因為聞性是不生不滅的，聲是生滅的；有聲也有聞，沒有聲也有聞的。所以它沒有聲了，他答說「無聞」，這是錯誤！他不明白、顛倒，也就在這個地方。

「知有、知無，自是聲塵」：你知道有、知道沒有，這當然是屬於聲塵的。「或無、

或有，豈彼聞性為汝有、無」：你或者說是沒有了、或者又是有了，那個聞性豈是會為你有聲就有、沒有聲就沒有嗎？聲塵是有生、有滅的，有聲音它就有聲了，沒有響它聲也就沒有了。這個聞性，有聲它也有聞、沒有聲也是有聞，聞性並不是生滅的，可不會為你又有、又無。

「聞實云無，誰知無者」：實實在在你若說沒有聲，就沒有聞性了，你要是這樣講的話，誰又知道那個「無聞」？知道沒有聞的那個又是誰？知道沒有聞的，那就是你的聞性，你知道沒有了；若是真沒有聞性了，你連知道都不會知道了！

是故，阿難！聲於聞中，自有生滅；非為汝聞聲生、聲滅，令汝聞性為有、為無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「阿難」哪！「聲於聞中，自有生滅」：這個聲在聞中自己有生、有滅。你聽見的聲是有生、有滅的，而你那個聞性是無生、無滅的。「非為汝聞聲生、聲滅，令汝聞性為有、為無」：可不是你那個聞性，因為有聲它就生了、因為沒有聲它又滅了；令你的聞性也隨著聲或者有、或者沒有了。不是的！它就有沒有聲，聞性都是常在的。

汝尚顛倒，惑聲為聞；何怪昏迷，以常為斷？終不應言：離諸動靜、閉塞、開通，說聞無性。

「汝尚顛倒，惑聲為聞；何怪昏迷，以常為斷」：阿難你啊！你對於自己的顛倒都不認識！你疑惑這個聲就是聞、聞也就是聲了；難怪你這麼樣子糊塗囉！難怪你這樣子不明白啊！以這個真常不生滅性，你拿它當斷了！所以我說，「真倒現前，汝尚不識」啊！

這怎麼同呢？聲和聞是不同的，難怪你這樣昏迷！我幾時對你說過「湛圓真心」會斷的呢？本來是真常不變的道理，你說斷了、沒有了，你說你太糊塗吧？這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你連個聲和聞都分別不清楚！這兩種很淺的事情，你又說是「聲」、又說是「聞」，究竟是聲、是聞？難怪你以常為斷了！我說這個真常之法、不生滅的真心，你以為這個不生滅的心是斷了、沒有了！你為什麼這麼糊塗呢？

「終不應言：離諸動靜、閉塞、開通，說聞無性」：可是你始終不應該這麼樣說：離開這個動靜、閉塞和開通，你說離開聞就沒有性了！怎麼會沒有呢？聞性是常在的嘛！你以為它斷了，你太蠢了！太愚癡了！臺灣人講的：「太笨了！像個傻瓜一樣！」

如重睡人，眠熟床枕；其家有人，於彼睡時擣練、舂米。其人夢中聞舂擣聲，別作

他物，或為擊鼓、或為撞鐘；即於夢時，自怪其鐘為木石響。於時忽寤，遄知春音；自告家人：「我正夢時，惑此春音，將為鼓響。」

在前邊是「驗聲知性」，驗這個鐘的聲，知道聞性應該是不生、不滅的。聞性如果滅了，就不會再聞了；撞鐘續響，仍然聽見，這是聞性沒有生滅；有聲、沒有聲，聞性都是存在的。現在再給舉出來一種塵俗的事，來證明聞性是不生滅的。

「如重睡人，眠熟床枕」：怎麼叫「重睡」呢？就是你叫他，也叫不醒；他睡著了，有什麼動靜，他也不會醒的。眠，就是躺到那個地方；熟，就睡得很熟地、很熟睡地，也就是「重睡」。就像有個睡得很重的人，在床枕上睡得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了；可是雖然不醒，他聞性還是存在的。有什麼聲音，不過他有一種錯覺而已；有一種錯覺，覺得錯誤了。這個錯誤並不是聞性的錯誤，而是第六意識這個獨頭意識發生一種錯誤的感覺。

「其家有人，於彼睡時擣練、舂米」：在他的家裏邊就另外有人，正在他睡覺的時候漿洗衣服和舂米。擣練，就是在古來的方法，漿洗衣服，底下有一塊捶棒石——在我小的時候，在中國還看見這種東西；把衣服放到這個地方，用層漿粉，然後拿兩根木頭造的棒槌，「乒乒乓、乒乒乓」就這麼打這個石頭。一打，它就光了，就看著很好看的，並且也容易洗，這叫「擣練」。

舂米，你們都知道，六祖大師在黃梅那個地方舂了八個月的米。舂米用這個碓，手扶著，用腳這麼一踩碓，就可以把米的穀皮子都給舂去了。擣練、舂米，這都是中國的老法子，印度大約也是這個老法子，他們也都很知道的；所以佛那時候，也舉出舂米和捶棒槌來作比喻。

「其人夢中聞舂擣聲，別作他物」：這個睡覺的人在夢裏邊，就聞有舂米的聲，又有捶衣服的聲；可是他生了一種錯覺，就當作旁的東西。「或為擊鼓、或為撞鐘」：他聽著或者好像擊鼓，或者又好像撞鐘的聲。「即於夢時，自怪其鐘為木石響」：在夢裏邊的時候，他自己就很奇怪的，說：「這個鐘怎麼樣是木頭和石頭的聲音？」

因為在夢中只有第六意識，第六意識就又叫「獨頭意識」；這獨頭意識，它在夢中發生一種作用。我們每一個人做什麼夢，都是這第六意識作怪，它來支配你做一切的夢。這個人為什麼他聽著這個聲音，就認為是鐘聲和鼓聲呢？本來也不是鐘聲，也不是鼓聲，他就發生這種錯覺。所以他說，喔！這個鐘怎麼變成木頭和石頭的聲響了呢？他認為很奇怪。

講起來這個「夢」，這是第六意識在作怪；所以你在白天遇著什麼境界、遇著什麼事，晚間就會做什麼夢。有的修道的人，也把意識修得能出玄入牝——出玄，就是從頭頂上出去一個人，可以到旁的地方去；可是這個境界並不是真的，這是一種陰神。因為它出去了，有一種知覺力，就叫「神」。

以前有一個老道，這個老道修行很用功的；但是他的脾氣很大，一遇著什麼事情就發脾氣了。因為發脾氣就屬於一種瞋恨心，他自己就覺得他自己有了功夫，很了不起了！他說他能一睡著就出神；這就是好像做夢似的，但是他自己知道，也記得很清楚。

這個老道就遇著一個和尚，兩個人就論道起來。老道說：「我們道教可以修成仙，就可以長生不死，永遠都存在的。你佛教有什麼本領呢？釋迦牟尼佛都一樣死的！我們道教的祖師爺李老君，青牛西去，過函谷關之後，就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就失蹤了；可是一般人傳說他失蹤，其實李老君上天了。所以我們道教的功夫，可以出玄入牝。」這個和尚說：「你怎麼樣出玄哪？」他說：「我躺著睡著了，就到任何的地方去都可以的。」和尚說：「那好！你現在就睡，你出一個神我看看！」

這個老道躺著就睡，一睡，果然就出來一個神；什麼神呢？在頭上出來一條蛇。這條蛇就從床上走到地下、走到外邊，到一個很髒的水池子裏頭去喝了一些個水，又順著那個水池子走；這個和尚就用一個草葉擺到水池子邊上，又插上一根草在這個地方。這條蛇一看這個草葉，嚇得就慌慌張張就就往回跑；跑回來，就醒了，喔！嚇得通身出冷汗！

和尚問他：「你出神都到什麼地方去來著？」他說：「我到天上，到天河那個地方！」他看那個不乾淨的水池子，他說是天河，他上天去了。他說：「我飲了一些個天河的甘露水，我又往那邊一走；看見一個金甲神在那個地方站著，拿著一把刀要殺我，我趕快回來！」那和尚說：「喔！原來如此，你到天上去來著！」然後就告訴他：「我看見的情形，和你所見的完全不同！」老道問：「你見著什麼？」

和尚說：「我看見你是一條長蟲，一條蛇從你頭頂上出來。為什麼出來一條蛇？你這個人大約平時脾氣很大的，盡發火，所以你的火性不化，變成蛇了。這個蛇心裏也毒，你這個瞋毒會變蛇的！你到外邊廁所那個地方，喝了很多又是屎尿，又是不乾淨的水；你以為那就是天河水，就是甘露水了。我放一個草葉，又插一棵草；你認為這棵草就是一個金甲神人，這個草葉就是一把刀想要殺你，你就趕快跑回來，又鑽回你這頭裏邊去了。我就看見這個情形了！」這個老道一想：「這豈不是所修的完全都錯了嗎？」於是乎，就拜這個和尚做師父，跟著和尚去修佛法，把以前的

功夫都放下了！

人有的在夢裏邊說是會出神，這是屬於一種陰神。這陰神，你若有慈悲心，就和你這個人的樣子是一樣的；如果你是瞋恨心重，或者貪心重，那就不同樣了。所以我們人，一念的瞋心起，八萬障門開啊！只要你有一念的瞋心，一念發脾氣的心起來，八萬個業障的門都開開等著你去。這個老道，因為他瞋心太重了，所以就變蛇；幸虧遇著一個和尚把他度了，皈依佛法了，大約將來就不會墮落蛇身。

「於時忽寤，遄知杵音」：遄，就是很快的。重睡這個人，正在夢中，忽然間就醒來了；很快他就知道這是舂米的音，不是鐘響。這回他不重睡了，大約因為舂米的聲音太大了，捶棒槌的聲音也很響的，把他從夢中驚醒過來了；夢醒了，他就知道這是舂米的音。

舂米，在中國有很多方法，有用水力的、有用人力的。在我大嶼山，我那兒也有碓，我也舂過米；不過有的時候舂一、兩個鐘頭，就有其他人來替換，不是常常舂的。在雲門山大覺寺，就是虛老在儒園那兒造的那個寺院，舂米就是用流水的那股力量來舂的，不要人力；舂的米，廟上自己夠用，所有附近鄉村的人也都到那個地方去舂米，所以那兒很方便的。

「自告家人」：他自己就告訴家人說，「我正夢時，惑此舂音，將為鼓響」：頭先我睡覺的時候，我就做了個夢；做夢的時候有一種錯覺，就把舂米的音聲以為是鼓響了。錯覺，就覺得疑惑，就變了；這一有了錯覺，就變不明白了。

前邊那兒說是「鐘響」，這個是說「鼓響」；這一樣的，鐘也就代表鼓、鼓也就是代表鐘，這沒有什麼大的關係。我們講經，要把經文看活動起來，不要看得死死板板地；講經就是講它那個理，你把理通了，它的文字上有多少出入，都不要緊的！

阿難！是夢中人，豈憶靜搖、開閉、通塞？其形雖寐，聞性不昏；縱汝形銷，命光遷謝，此性云何為汝銷滅？

「阿難」！你現在明白不明白呢？「是夢中人」：這個在做夢的人。這個做夢的人，不知道是誰呢？不知道是不是你、是不是我、是不是他呢？「豈憶靜搖、開閉、通塞」：搖，就是個動。他在夢中，他豈是還記得說，現在是靜、或者是動啊？他還記得這個開閉和通塞嗎？在夢中，他沒有這種的分別心囉？沒有分別這是靜和搖、開和閉、是通是塞的，沒有這些個分別心了！

「其形雖寐，聞性不昏」：他的形體雖然睡覺了，他的聞性並沒有昏沉。在夢中，

並沒有斷他這個聞性，他聞性依然存在的。那麼依然存在，他為什麼聽見舂米的聲和捶衣服的聲，他認為是鐘鼓呢？因為在平時他沒有睡時，覺得有響動的聲音，就是鼓和鐘的聲音；所以他在夢中，在他八識田裏頭，就把鼓、鐘這種聲現出來了：「這大約是鼓響、是鐘響！」就生了一種錯覺了。

我們所有的人，有這種顛倒的情形，也就像在夢中，把一切的聲音，都覺察錯誤了；覺察錯誤了，所以就生出一種顛倒的想。就像方才所講的這個道士、這某某道長；老道，他們都叫「道長」，不知道怎麼樣「倒」長呢？他以為他出神，到天上去喝天河水去了；殊不知喝的是廁所水，不是人家的小便、就是大便。啊！你說這個！他若知道這個情形，他不作嘔，那才是怪了！他若自己明白是吃的大便和小便，他一定會作嘔的；不過當時他不知道，所以就像那狗吃屎似地，也就隨便就吃了。當時他沒有想，他吃了，也就覺得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」了！醉飽而歸；他覺得到天上去赴飲天河水，這等於赴宴一樣，等於有人請客一樣。這都是一種錯覺。

前邊這一段文說的，身體雖然睡覺了，可是聞性並沒有昏沉、沒有睡覺。這是講在夢的時候，聞性不斷，是永常的；不單夢的時候不斷，就是到死的時候，它也不斷。

「縱汝形銷，命光遷謝，此性云何為汝銷滅」：縱然你的身體死了，你那個生命沒有了，這個能聞的聞性，它怎麼會跟著你一起就都沒有了呢？命光，就是生命。遷，這個生命並不是一定就斷了，就是人死，這個生命又遷到旁的地方去了；謝，就把這個軀殼不要了，在這兒壞了。遷謝，就好像人住旅館似地，這個旅館的房子壞了，又搬到另外一個旅館去。所以說，這個性不會沒有的，就是死了都不會斷的。

以諸眾生，從無始來，循諸色聲，逐念流轉；曾不開悟性淨妙常。不循所常，逐諸生滅；由是生生雜染流轉。

在前邊這一段文所說的，你即便形銷、你就死了，身體變壞了，你命光遷變了，也就是你這個人死了、生命也沒有了；可是你這種聞性不能消滅。

「以諸眾生，從無始來，循諸色、聲，逐念流轉」：所有的眾生，從無量劫、無量劫以前到現在，眾生為什麼不成佛？為什麼不了道？也就因為認假為真，順著色塵跑，順著聲塵跑，隨著念頭的流轉，在生死間轉來轉去的，盡是為這個假的，而把真的就耽誤了；「曾不開悟性淨妙常」：所以到現在也沒有開悟、也不明白這種本性清淨、微妙而真常的道理。

「不循所常，逐諸生滅」：逐，就是追逐。不跟著、不順著妙常的道理去，而違背

妙常的道理，追逐著一切生生滅滅的法。你說世界上什麼不是生滅法？有形、有相，都是生滅法；無生滅法，是無形、無相的。可是一般人，都是著住到這有形、有相的，而把真正妙常的道理就忘了，就跟這生滅跑了！

「由是生生雜染流轉」：由這個，所以就今生又有來生，來生又有來生，再來生、再來生，這叫「生生」。生生幹什麼呢？雜染流轉。雜，就是夾雜，就是不純一了；染，就是污染，就是不潔淨。雜染，就是混合到一起；混合到什麼一起呢？混合到流轉一起。

什麼叫「流轉」？就是生死；就是生了又死、死了又生。今生姓張、來生姓李，再來生又姓牛、再來生又姓馬，再來生就去姓豬去了！你不要以為都是這個「人」！那個老豬，也是這個老李；這個老李，又是那個老牛、老馬；都是這一個人轉來轉去——是那個「性」，不是那個身。因為這麼樣子，你就不明白、就不認識了；你不認識，那麼我認識不認識？我認識！我認識你是老豬、是老馬、是老牛。你做馬的事就變馬、做豬的事就變豬、做狗的事就變狗、做牛的事就變牛；這個豬若再做人事，或者有了一點功，就又會變人，又會跑到人這個地方來了！這個流來流去，所以就叫「流轉」。

六道輪迴，有的時候生到天上去了，天福享盡，又墮地獄了；地獄受苦受完了，又生到人間來了，或者又托牛變馬做畜生。你看那個不近人情、不懂人性的人，你不要問他，他前生一定是個畜生；若不是畜生的話，他不會不懂人情、也不會不近人情的。所以你遇著不近人情的、很愚癡的人，你就拿他當畜生看，沒有錯的；但是你拿他當畜生看，你可不要輕慢他！

你不要說：「喔！你這原來是個豬來著！你是個牛來著！」你不要看他這樣子。他就是豬、就是牛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當作佛；他現在愚癡，不知道修行，他如果發了勇猛心，或者在你以前成佛都不一定的。所以他就是畜生，你也不要輕看他、不要輕慢他！

所以佛才說：「我不敢輕視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。」這個「汝等」，就是包括一切眾生都在這裏邊了。所以我們人，若沒有得到慧眼、沒有得到佛眼的，你不應該輕慢眾生；你若得到佛眼的人，更不應該輕慢眾生了。一切眾生都是過去生的父母、未來的諸佛，我們過去的父母，生生世世，那不知有多少！所以這一切眾生，都是過去生的父母、未來的諸佛。

我們現在這個盂蘭會，這個機會很好的，這麼多人來超度！又因為這個法會，把這

些個牌位也都沒有送他們去往生，叫這些鬼都在這兒聽經；聽完了經，他們最低限度都托生去做一個很有地位的人，他們將來都會護持佛法的。

若棄生滅，守於真常；常光現前，根塵識心應時銷落。想相為塵，識情為垢，二俱遠離；則汝法眼應時清明，云何不成無上知覺？

「若棄生滅，守於真常；常光現前，根塵識心應時銷落」：你假設棄捨了生滅心，不用你分別的識心，你用你真實的、妙常的心性來修道；久而久之，你就會生出一種常光來，這種光也就是你自性的光；自性的光明現前了，你這時候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這種的心，同時也都沒有了、同時就都消滅了。銷落，也就是消滅。

「想相為塵，識情為垢」：這種妄想和相分是有形、有相的、是外邊有為法，這有為法打成一片了，就叫個「塵」；你在你分別的識心上，又生出來一種情感，這就有了染污了。染污，它的根本就是情；無論什麼境界一來了，就生出一種情。你一生了情，就有了染污法；染污法一生出來，就不得到清淨了！中國人最受害的，也就是這個「情」字，這個情的問題，把人都害死了！害得醉生夢死。

「二俱遠離，則汝法眼應時清明，云何不成無上知覺」：想相為塵和識情為垢這兩種，都應該遠離開，也不要妄有妄想、也不要著住到第八識的相分上。第八識有見分、有相分，想相為塵，這是著住到相分上了；識情為垢，又著住到見分上了。如果情、想這兩種你都能遠離開，你的法眼即刻就會開了，你心裏就不糊塗、就有真正的智慧了，你怎麼會得不到你無上的這種智慧、這種覺悟呢？一定會得到的！

你只要遠離你想相的這種塵、識情的這種垢，你離開這兩種，你就會開法眼，你就會得到真正的智慧。這「法眼」，不一定說是「五眼六通」那個「法眼」；你開開智慧的思想，這也叫「法眼」。你若能正式開開你的法眼，遍觀三千大千世界，盡虛空、遍法界這一切的法寶，那更是更妙了！

我們每個人，現在這幾句經文雖然不多，都要特別注意的！你不要再著到這個情上了、著到這個愛上了，再著到這個妄想分別上了；這些都要離開的，聽見了沒有？這很重要的！你不要拿它馬馬虎虎的！現在不要睡覺！你一睡覺，這個經若聽不著，那可真錯過機會了！這很要緊的，每一個人都把它寫到你自已心裏頭那個心板上，「中懷銘刻」，你不要忘了它！就要永遠把這幾句經文都記得它！

你記得：「想相為塵，識情為垢，二俱遠離。」這個「二俱遠離」！「則汝法眼應時清淨，云何不成無上知覺？」你念這幾句經文，很要緊的。你每一個人都應該記

得！我或者將來出題目要考這個，我現在先告訴你們了。你只要把這幾句經文能夠寫出來，或者背出來，我就算你合格；不單單〈楞嚴咒〉，這是一路一路要增加的，一天比一天要增加你們的負擔。你不要以為我和你們玩，現在不是和你們開玩笑的！你馬虎一點也不可以的！